

秦州志卷之十

詩賦

文會堂

范仲淹

東南滄海郡幕府清風堂詩書對周孔琴瑟視羲皇
君子不獨樂我朋來遠方一學許周查三遷徐陳唐
芝蘭一相接豈徒十步香德星相聚會千載有餘光
道味清可挹文思高若翔笙磬得同聲精色俱激揚
栽培盡桃李棲止俱鸞鳳琢玉作鎮圭鑄金爲干將
猗哉滕子京此意久而芳

浮香亭梅花

秦觀

秦州志

卷之十

一

海陵叅軍不枯槁醉意梅花愁絕倒爲憐一樹傍寒
溪花木多情自相惱清淚斑斑知有恨恨春相逢苦
不早甘心結子待君來洗兩梳風爲誰好誰云廣平
心似鍊不惜珠璣恣與掃月沒參橫畫角哀暗香消
盡令人老天分四時不相貸孤芳轉盼同衰草要須
健步遠移歸亂插繁華向晴昊

和

參寥

朔風蕭蕭方振槁雪壓茅齋欲欹倒門前誰送一枝
梅問訊山僧少病惱強將筆力爲君寫麗句已輸何
遜早碧桃丹杏空自妍嚼蕊嗅香無此好先生攜酒

傍玉叢醉裏雄詞驚電掃東溪不見謫仙人江路還
逢少陵老我雖不飲爲詩牽不惜山衣同藉草要須
陶令插花歸醉卧春風軼軒昊

和

蘇軾

西湖處士骨應槁只有此詩君壓倒東坡先生心已
灰爲愛君詩被花惱多情立馬待黃昏殘雪消遲月
出早江頭千樹春欲暗竹外一枝斜更好孤山山下
醉眠處點綴裙腰紛不掃萬里春隨逐客來十年花
遂佳人老去年花開我已病今年對花還草草不如
風雨卷春歸收拾餘香還畀昊

秦州志

卷之十

二

又和參寥

蘇軾

化工未議蘇羣槁先向寒梅一傾倒江南無雪春瘴
生爲散冰花除熱惱風清月落無人見洗粧自趁霜
鐘早惟有飛來雙白鷺玉羽攬枝閑清好吳山道人
心似水眼靜塵空無可掃故將妙語寄多情橫機欲
試東坡老東坡習氣除未盡時復長篇書小草且撼
長條淪落英忍饑未擬窮呼昊

又

蘇轍

老夫毛骨日凋槁愁見米鹽惟醉倒忽傳騷客賦寒
梅感物傷春同懊惱江邊不識北風勁墻頭知有南

枝早未開素質夜先明半落清香春更好隣家小婦
學閑媚靚粧惟有長眉掃孤芳已與飛霰競結子仍
先百花老苦遭橫笛亂飛英不見遊人醉芳草可憐
物性空自知羞作繁華助芘昊

又和參寥

蘇轍

憐君古木依巖槁西江飲盡須彌倒野花幽草亦何

爲嶮語長篇空自惱萬點浮溪輒長嘆
一枝過嶺誇先早拾香不忍游塵汚嚼蕊更憐眞

味好道人遇物心有得瓦竹相敲緣自掃誰知眞妄
了不妨令我至今思璉老妙明眞覺昔未識但向閑
窓看詩草浮雲時起鳥四飛畢竟安能亂清昊

秦州志

卷之十

三

泰山

方岳

莆田人
御史

秦州無泰山飛來奠茲土凌雲入青霄秀色貫今古
乘風一登之去天如尺五忽聞絃誦聲彷彿過齊魯

又

簡

馬平人
進士

數仞爲山壯秦州一抔何處又羅浮三千丈外人曾
到四百峯頭我亦遊停潦隔堤分上下荒田逋稅兩
春秋蘇湖教遠祠空在兩洗莓牆草徑幽

登泰山聯句

金廷瑞

武林人
郡守

尋春直抵秦華巔翹首惟餘尺五天謝活一片煙霞
隨袖拂萬重青翠入詩聯張一弦歌滿耳知民樂時

序驚心感歲遷

金一亭

我軍登臨留勝跡百年人物壯

山川

吳南溪

上元登泰山

謝源

福建人
御史

泰山高處我重臨不識何人踵後塵極目徐淮青未
了回頭吳楚勢相親萬家煙火州民度五夜元宵天
下春謝公高興誰能憶笑殺紅塵陌上人

次韻

張承仁

州人
御史

名山高處愜登臨身在層霄不受塵半嶺煙霞容我
老四時魚鳥向誰親鶴來不省人間事龍去空餘古
廟春長嘯一聲林谷響此中端合住閒人

秦州志

卷之十

四

與友人同登泰山

張承仁

州人
御史

相約看山出每遲我來猶及暮春時重脩禊事還堪
賞試問丹丘兩不知雲際遠山斜帶郭岍頭新漲綠
平池同遊盡是詞場客拈筆憑高各賦詩

登泰山次張一山韻

劉萬春

封禪無書座秩遲尊稱帝時自何時三台斗極登方
見四序機祥候始知圖蔣山青遙上堞江淮漲綠細
通池軍威道脉今安在弔古憑高幾賦詩

又

張承仁

州人
御史

忽破三生夢來登第一峯高天驚網脫濁世苦塵蒙

白白沙邊鷺冥冥雪後鴻餘杯留晚興且莫扣昏鐘

携沈甥良才與芳兒登泰山

張承仁

汗漫江山愧寂寥鶯花端合試晴朝一春強半還須
惜五日爲期不待招客具祇應供海錯仙厨誰爲炙
山臬欣從狂簡聽高論其吐長虹貫碧霄

登山次韻

張承仁

美酒香茶任所携山中茅屋是招提桑麻景好僧堪
住榆柳陰多鳳不棲暝色人煙迷故堞晴光漾日渺
平溪紫泥封後無仙籙何處尋源問碧鷄

秦州志

卷之十

五

天目山

碑陰題詠

李師中

壞壁摩挲少舊題高情應恠賞音稀煙霞正自無今
古雲水從教遠是非丹并金龍藏洞府配叢蒼犬蕩
霞扉登臨未學神仙事老樹閑看獨鶴歸

又

劉

蘭

府同人

天目名山只兩峰江江法北各爭雄燒丹羽士何年
去杖錫禪僧此日逢靈壙重開真聖界仙臺翻作梵
王宮公餘弔古存殘碣鹿女飛昇闡道風

又

劉廷美

仙家曾住此名山靈跡如今尚可攀物換塵寰滄海

變龍歸洞府水雲閑早知白鹿來遊地莫放青牛去
度關大藥終須留一粒總教人世駐朱顏

又

王棟郡人學博

見說仙源合抱琴籃輿乘興上雲岑天應有目看人
世谷豈無緣聽足音春雨鹿臺述草色曉天龍井護
松陰淹留不敢辭行李生怕歸途起獵心

望天目山

凌儒

隴麥生風爽似秋望中天目紫煙浮百年好句酬清
世四月扁舟作勝遊鹿女不還山自迴壁文何在水
空流滄江隨處堪乘興豈必蓬萊十二樓

秦州志

卷之十

六

芙蓉閣

曾致堯撫州人
郡守

夏日芙蓉閣閣前何最殊參差紅菡舊迤邐綠菰蒲
浮藻青粘柱澄瀾碧照櫺木陰栖獨鶴波影浴雙鳧
煙動烹茶竈香微養藥爐靜疑江寺小幽笑石屏孤
沙鷺窺吟榻風蟬入座隅重簷常碍斗疊砌每生蘆
炎暑微涼有塵埃斷定無傍軒黃蛺蝶縈隙白蜘蛛
豈必居三峽全勝泛五湖立寧憂岼峻宿不怡灣紆
自愛資詩景誰憐放畫圖牕間雲縷細枕底浪聲麓
戍客心如火行人汗似珠此中涼冷興那得暫如吾

望京樓

曾致堯

望京樓上望望久思躊躕境土連江徼人家匝海隅
隋山川隱映負閣水縈紆雨過風生檻潮來岸浸蘆
雲昏述候館樹缺辨溪湖煙暝藏汀鷺林繁失廟烏
浦遙帆片小村迥笛聲孤展轉觀風部徘徊想世途
身爲州郡主心在帝王都際會逢堯曆歡榮荷禹謨
便當思慄慄敢不盡區區苒苒年華至悠悠夕照徂
常時思玉闕每夜夢金爐欲坐晚衙去重簷知矣夫

清風樓

又云清風閣

曾致堯

樓號清風頗覺清冰壺冰室漫傳名並無塵土當軒
起只有松蘿繞檻生秋似玉霜凝戶牖夜宜素月照

秦州志

卷之十

七

簷楹我來滌慮搜吟坐惟恐鬢暮鼓聲

又

王安石

飛甍孤起下州墻勝勢崢嶸壓四方遠引江山來控
帶平看鷹隼去飛翔高蟬感耳何妨靜赤日焦心不
廢涼况是使君無一事日陪賓從此傾觴

積翠亭

曾致堯

高高積翠亭積翠不虛名路小莓苔合墻低薜荔生
當軒攢竹栢繞檻列杉檉公退時來此吟情轉覺清

浴沂亭

侯

瓚

古雄人
工部尚書

鳳凰墩上鳳皇儀鳳去亭高俯碧漪童冠衣新春浴

遠雲影天光入座稠桃李萬家沾潤澤車書一統陋
春秋狂遊漫說攜童冠正學端能慕孔周

守雌堂

陳 垓

再拜守雌堂徐翁今在亾第閑塵滿室宮老褐分房
龍護千竿竹猊薰一縷薌誰呼萃表鶴風月共平章

又

陳 垓

來種吳陵竹便成須友情護全歸鶴表移繞起雲亭
纔聳槐堂幹俄開藥館扃豈無虛靜第數個付園丁

歸鶴亭

陳 垓

出城七里近綠樹蒨平野非谷響答鐘非坡勢奔馬

秦州志

卷之十

九

固應地理家著阡藝松檟獨疑冲和翁生死皆幻假
孰云骨可蛻正爾亦土苴更憐兩翁仲爲客護瀟灑
柏陰供解鞍竹色人浮笋此翁言可人萬事第一把
壁門六尺影月夜豈自寫向來萃表鶴千載有歸者
喚翁願一醉矮榼共傾瀉

駝嶺

韓 恕

駝峯突兀倚雲端兩袖天風送曉寒細卷松濤鳴祖
帳亂飄雲靄濕征鞍稜稜肅氣含霜簡凜凜嚴威上
鍥冠還向薇垣報吾主故園花鳥日平安

秦堂

王 定

州人
教論

廣陵明月夜寂寂轉棠陰苑外沉清漏花間出素琴
隔帷書易讀對榻酒常斟一別江南北寒光繫寸心

海陵八景

舊有十詠今刪桑君丹竈羅浮春曉丹竈在天目山一山二景羅浮春曉

在新城河西西湖春雨已備此景况天朝兩京惟具八景一州十之乃誇辭也二景當刪舊無貢院奎光今考風景清妍山水映帶增此新題七景皆郡人丘容作惟貢院奎光題雖具而詠闕焉學正陳琦續以足之

泰堂明月

丘容郡人

泰堂虛且清明月照今古時有鳴琴人棠陰思召父

又

凌儒

高廬巍然牧愛懸湯銘垂示自何年相看夜夜來明

泰州志

卷之十

十

月不媿時時對昊天草滿訟庭長浥露花深臥閣不
籠煙清光墮地寒如水偏照淮南郡守賢

駝嶺清風

千戶所後背如橐駝然

丘容

蜀岡多秀靈駝嶺產奇樹長自清風生炎蒸不知處

又

凌儒

守禦堂垂玄武強明駝高峙鎮金方清風過嶺吹蕭
艾旭日臨岡睹鳳皇地險有人司保障時平無士死

封疆詩書自可銷氛氣謾道漁陽騎射長

鳳池筆穎

南禪寺東廊舊有古塔高插雲漢夕陽西馳影落鳳池宛如大筆風水家

取此兆才人學士科舉之應鳳池即今泮池也

丘容

池上鳳皇古池中筆穎長地靈多俊傑星斗煥文章

又

凌儒

膠庠雲擁鳳麟遊形勝多從壁水收峻塔倒成橫筆

影清淮分作曲池流文明此日昌期會元氣終天萬

古浮安得迴梯還百尺題名盛繼許查周

貢院奎光

學異隅宋守陳垓造屋備制以選秋闈之士蓋省試也天香叢桂查許周

多士皆由此選地勢如天馬橫空又名天馬峯

陳琦

後漢東陽郡南唐較藝闈人文從古盛奎壁尚騰輝

又

凌儒

俊又何時海上收鎖闈開向郡南頭文章一代聲華

秦州志

卷之十

十一

往禮樂千年教化留地廢自應禾黍長時來還見鳳

麟遊興賢會萃鍾山勝夜夜奎纏紫氣浮

范堤煙柳

文正范公為鹽官時奏築長堤以捍海潮以護民田數百里生民恃之無

恐堤栽柳以蔭行客真葉葉甘棠也

丘容

范宰憂民患防潮築海堤蒼煙含柳色終古暮鴉啼

又

凌儒

長堤捍海幾經年萬柳青青含曉烟鰲極永安潮應

月蜃樓高結碧連天自宜煮水堪成賦不畏揚波好

種田我亦鄉人事疏鑿謾將經濟繼前賢

董井寒泉

董永年饑傭於西溪富室賣身葬父井乃天女汲水縑絲井也又有辭

河鳳昇橋皆
仙女別永處

丘容

天女縑絲井仙君始得名誰知千載後不斷轆轤聲

又

凌儒

報德何難自鬻身縑絲人遠事猶新金梭尙照西溪
月玉井長流東海春萬古綱常垂勝地千年祠屋傍
通津謾遊憶昔曾瞻拜採拾方言字字真

西湖春雨

安定祠東起雲樓
清波數曲是也

丘容

泰阜靄春雲西湖作春雨鷗鷺亂驚飛鳴榔過漁浦

又

凌儒

殿山連郭小西湖一鏡澄然落影孤日日寒波浴鷗

秦州志

卷之十

十二

鷺年年春雨長菰蒲精忠上仰將軍岳正學前依教
授胡爲愛幽遐隔塵市結茆隣並著潛夫

天目晴嵐

州治東姜堰鎮鹿女飛昇宋發運使
蔣之奇淘古井得金龍玉璧二十六

處也山脉起自揚州蜀崗山僅數丈
吳陵近海此山脉走滄溟如龍尾然

丘容

三山王鹿女異跡落人間瑶草今何在晴光滿舊山

又

凌儒

形勝東來第一山嵐光飛滿日堪攀塵封廢井壁何
在草没高丘鹿未還不斷門前邗水遶長停峯頂楚
雲閑里人據此稱雄鎮抱恨年年松檜間

登郡樓詩

張承仁

嘉靖丙申郡樓成七月三日郡大夫裕庵陳侯
邀請郡博暨鄉士夫命酒登賞竊惟一郡偉觀
百年嘉會東南盡羨渚鴻雲鵠之縣扇興廢膺
懷海戍山城之欸兀身依霄漢授簡非才思滿
江湖圖南有翼由今視昔事紀咏言觀國采風
談歸吟塵同登者郡大夫林思泉郡博士李東
嶼劉良山吳巽峰鄉士夫林定軒方伯萃南畹
光祿方玉山轉運冒南臯別駕袁方洲徐香巖
李澄江進士共十三人

泰州志

卷之十

十三

公暇相邀上郡樓元龍豪氣已橫秋銜盃興欲吞江
海作賦才應貫斗牛今古曠懷何處寄乾坤清氣此
中收擊空鷹隼爭飛急俯檻怡情羨白鷗

又

海城江戍此危樓翠爽浮空碧樹秋一覽已知無隱
豹九衢誰復見全牛履隨鳧去何當返劍逐龍飛竟
不收却羨真鴻高的的閑將蹤跡寄沙鷗

又

暑雨瞻晴海國樓涼風吹盡楚天秋憑欄送日常依
日仗劍盟心欲射牛五馬風流千載遇三秦豪傑一

時收棠陰書永渾無事猶自招提看浴鷗

又

林庭璋

名勝吳陵壯此樓落成載酒醉新秋高軒焦雨觀儀
鳳短草斜陽滿牧牛樂事喜從心上得風雲都向筆
端收世臣報國孤忠在欲擬漁磯狎海鷗

又

徐麒

傑閣崢嶸空外樓高雲爽籟度新秋逢君試續來三
輛對閣揮毫回萬牛王謝登臨今不倦臯夔功業後
還收丈夫本自無機事猶謂知機笑海鷗

又

泰州志

卷之十

十四

公暇同登百尺樓松濤翻動半天秋江南客子初聞
鴈楚外征夫不佩牛蓉媚小塘秋水靜樹藏宿靄晚
風收凭欄一笑乾坤濶驚起沙汀幾白鷗

又

揮汗同登百尺樓論心入座便生秋多情自是關廊
廟連步誰知近斗牛野樹陰森晴不斷江雲狼籍晚
初收一聲何處無腔笛驚起雙雙泛渚鷗

又

李湘

冠蓋初登近海樓風煙新送半江秋景延吳越疆分
楚星度婁奎宿應牛囊底乾坤容我放寰中風物任

君收漢皇前席恩方重何事憑欄羨白鷗

又

李湘

百年今復仲宣樓圯壤兼逢宋玉秋海嶽有靈時送
鶴桑麻無事自眠牛東南麗藻晴相並西北晴嵐晚
未收愛看冥冥萬里在背沙驚起二三鷗

次陳裕菴早秋登樓

儲

巘

州人吏部侍郎

青霄欲上更登樓碧落高寒別是秋畫棟流雲凌翥
鳳虹橋傍夕渡牽牛酒薰舞劍魚龍激風颭歌鐘燕
雀收長笑凭欄情未極江湖何地狎浮鷗

又

儲

洵

州人僉事

泰州志

卷之十

十五

徙倚追攀暇日樓瑤臺金粟綴清秋半簾倒景飛烏
兔極浦浮槎轉女牛風靜五雲簷外合星羅萬戶檻
前收興來直欲槌黃鶴寧事忘機嘆白鷗

登望海樓

徐爌

蜃氣微茫曙色開海門東下是蓬萊飛樓絕壁青霄
起危堞連甍柴氣迴萬頃春潭龍正臥五雲朝日鳳
還來凭高落筆搖山嶽誰似相如作賦才

又

鄭夢賚

廣東人郡字

蜃樓縹緲倚天開仙客凌空駕鶴來氣奪湖光吞五
嶺劍橫秋影薄三台之衆翔鴈隨旌施樹窟芳香入

酒杯海內交游真不偶登臨况是孟嘉才

題望海樓

凌 儒

百尺樓高睥睨前吳陵形勝似當年東溟下見滄波
盡北斗遙瞻紫極懸江上圖山青不斷門前邗水碧
相連拱天地接雲霄近應有神龍奮九天

又

巍然崇構傍層臺雄鎮東南王氣開泰岳一峯當檻
落河流千里抱城來倚天寒色看歐劍盤地高標識
楚材最是登臨宜作賦操觚終是馬卿才

又

泰州志

卷之十

十六

海色蒼茫見十洲乾坤此地一登樓邗溝水落清流
合天目蓬萊紫氣浮寺逼何妨龍虎會臺高應得鳳
凰遊憑闌不獨覘形勝溶漾澄江好狎鷗

又

飛樓縹緲廣陵東海色蒼茫一望中左翼膠庠麟藪
滿西肩泰岳鳳城雄清淮水遶天連碧仙島雲來日
射紅獨取微名從所好憑虛時自舞霜虹

登望海樓次徐巖泉韻

劉萬春

落日憑欄望眼開蒼茫氣色接蓬萊千家井竈孤城
合萬里帆檣一水迴不見秦鞭驅石去空聞漢弩射

波來卽今過客知多少可有玄虛挾藻才

同雨江道長登樓

朱廷立

通州人
太僕卿

豸袍阜蓋作清遊萬里遙空共倚樓天下舟車通北

極聖朝戎馬散南州危簷綵筆慚羣玉短髮黃花入

一秋回首爲儒俱努力未應對酒賦離愁

縑絲井

王

瓚

州人舉人
千戶

綵雲飛去鳳笙殘丹轉梧桐玉斝寒機杼荒涼秋草

歇輶轡寂寞野花團坻憑博望知源邃肯信麻姑見

底乾千古真遊何處覓一雙鳴鶴遶欄杆

富鄭公讀書堂

韓子蒼

泰州志

卷之十

十七

藤床瓦枕快清風破悶文書亦慢供鄉信未傳霜後

鴈旅懷生怕晚來鐘淹留已辦三年許流落應無萬

戶封猶有壁間詩句在他時誰爲寫眞容

過晏溪書院

陳宣

精舍瀟瀟枕水傍紅塵飛不到滄浪窓涵夜月清光

溜簾捲秋風爽氣涼克棟千編儲典籍盈囊百詠富

文章道眞共羨嶠嚚久源委深探意味長

秋日南山寺訪客

龔大器

公安人
海道

古寺依南郭禪房苔蘚封寒雲萋白石靈籟動青松

客思驚秋筵梵音下暝鐘故人天北至良夜喜重逢

文昌閣贈羽士

張玉成 如皋人

樓高迥紅塵豈是朝元宅聊棲步虛人以迓凌霄客

花朝大隱觀燕集

張承仁 州人御史

戀惜韶華不自由暖風晴日愜春遊桃花又滿玄都
觀草色初回謝眺洲尚憶故吾慚地主肯來今爾謝
交游十年重到看花處笑倚東風十二樓

遊新城觀

張承仁

此地今非昔日都暝烟和雨上金鋪百年樹色殘霞
暗一帶河聲片月孤畫壁音塵猶祀李舊家聲望合
歸盧廢興自是人間事仙術何須問有無

秦州志

卷之十

十八

遊新城觀次張侍御韻

劉萬春 州人武選司主事

僞吳當日此稱都匝地曾經錦繡鋪古木寒烟鴉影
亂長天秋水雁聲孤羽衣笑傲頻揮塵酒伴狂呼每
得盧幾度來遊生感慨繁華畢竟屬虛無

遊新城祐聖觀

方岳 莆田人

出郊便覺絕喧闐節物驚心歲序遷圩岍有田多種
林野塘無處不生蓮白蘋洲畔回寒雁青草湖頭臥
釣舫倒指重陽無幾日登高仍上碧山巔

次韻

徐改之 興化人詞客

玄都幽迥絕喧闐桑海從他有變遷洗馬亭

草養龜池煖但生蓮

觀南舊有洗馬亭養龜池

何時借地開丹竈

幾度看碑繫釣船萬水樓臺吾極目恍疑身上碧山

巔

夜宿新城觀次韻

劉希文

州人長洲訓導

厭聞車馬到駢闐幾見桑田有變遷無計煉形逢絳雪何從慧悟出青蓮祇爭名利飛蜉羽一任浮沉泛葉船信宿仙宮清夢寐却疑身在白雲巔

又

豈無異玉出于闐卞不逢時亦遷蒼翠寒巖猶古栢紅香秋落但枯蓮追隨雲水尋丹竈盡攬烟霞上

秦州志

卷之十

十九

釣船願得玄風醒俗慮道房亦是最高巔

次韻

劉萬春

當年歌管此轟闐豈料滄桑有變遷翠縷尚牽橋畔柳紅衣已落渡頭蓮田疇處處皆儲水村市家家可放船不向玄都窮勝覽更於何地覓山巔

且樂橋

凌儒

北郭臨關處虹飛十丈餘避驄桓典里賣藥伯休居境逼難容市途平可渡車千年歌舞地愛有草玄廬

次韻

劉萬春

梅福當關處韓康賣藥餘

卽韓翁懸壺處

人猶思舊隱民且

樂安居歌舞空名巷衣冠幾下車低回不能去松翠
滿荒廬

大寧橋

凌 儒

鎖鑰聲聞近通津第二橋坊臨官閣直路八泰山遙
闕閱門相倚秦淮水不朝當關誰爲訴烽警日來銷

次韻

劉萬春

銀津通郡廨此地再逢橋望去人烟雜分來野色遙
柝傳明月夜鐘度白雲朝問俗知仁政萑苻警已消

天寧橋

凌 儒

百尺臨淮秀邗流自竹西水深龍臥穩松暝鶴飛低

秦州志

卷之十

二十

梵宇隣鐘磬轅門接鼓鼙獨憐愚士女祈禱往來迷

次韻

劉萬春

卜宅臨淮里茲橋恰在西緣溪僧刹近隔樹女墻低
問渡思舟楫觀兵習鼓鼙稍斜通別墅竹徑未應迷

稅務橋

凌 儒

歲課垂名舊中城路不賒總戎司馬第簪筆夕郎家
東海迎朝日西山送晚霞從來冠蓋里時過七香車

次韻

劉萬春

中市虹飛處當壚酒易賒棠郊隣此地杏館屬吾家

寒家有
秋實園

小割西湖水遙分東嶽霞一從蠲稅後不復

甃石古藤封君王此顰容海神應未見釣叟豈曾逢
夢已徵亡鹿名猶記伏龍傷心南渡事不忍問遺踪

伏龍橋

方岳 莆田人
御史

十勝街前事君王勇未消空餘一片石猶記伏龍橋

池上二小橋

曾致堯 撫州人
州守

最愛碧池好平橋西與東烟中兩飛鵠波上二長虹
偃蹇形相照浸淫路盡通晚來吟咏處徧歷思無窮

池上小舟

曾致堯

碧池澄澈處最愛小輕舟有浪防誰借無風更自由
岸深從不繫潭淺任隨流彷彿平江上依稀古渡頭

秦州志

卷之十

二十一

靜留鸚鵡晚寒載鷺鷥秋入夜和煙泛侵晨帶露浮
篷遮堪聽兩棹穩好垂鈎日暮蒹葭畔何人憶蓼洲

詠范堤柳贈唐宗醫士

石元霽 州人
國子博士

東溟萬里楊鯨波飛濤衝突將奈何大賢憫念蒼生
苦築堤爲護田中禾堤成遙遙過百里彷彿蒼蛟洪
濤裏盛栽楊柳夾長堤參天萬樹參差起春雨初收
海氣屯溟濛翠霧連遠村但聞枝上鴉何處啼朝昏
居人惜似甘棠樹滔滔遺愛今猶存海上良醫世稀
有無數竒方懸左肘行年八十活人多應與大賢名
不朽昔曾賣藥遇堤傍種杏多如堤上柳

安定祠銀杏樹

劉萬春

薰風下天來吹我凌空衣
睠此千年樹欲去還依依
繁陰沁詩骨靜宇發天機
安得北牕閒羲皇謾同歸

謁安定祠

楊

瞻

蒲坂人
御史

再拜瞻遺像荒祠古樹陰
蘇湖體用學朝野聖賢心
隨鑄匡時器分方振鐸音
至今薄海內在在重儒林

又

陳源清

三山人
教諭

孔鐸旣沉響師傳曰荒涼羸秦事
法隋隋唐競詞章
漂淪迨五季一軌趨猖狂
天未喪斯文宋運逢其昌
表表胡夫子應期生海邦
學能兼體用譽用徹朝堂

秦州志

卷之十

二十二

出爲天下師英賢滿門墻
淵源啓宋學隆盛追虞唐
高岡生梧桐朝陽鳴鳳凰
曰惟夫子功日月可爭光
生有益於時死合祀于鄉
誰其廢不舉我意欲存羊
垣宇旣以飭像貌亦輝煌
衣冠拜祠下告之一瓣香

重脩胡安定先生祠落成賦此紀事

魏錫祚

萊蕪人
進士州守

有宋崇理學代興得眞儒
偉哉安定公奮起淮海隅
經術乃大昌淵源啟程朱
本是王佐儔致身願唐虞
器大用顧小秉鐸蘇與湖
卓然師道立學者循步趨
經義兼治事全體大用俱
後復侍講筵密勿陳訃謨

所施雖未竟屹爾垂斗樞教澤流無疆道統昭天衢
濂洛及關閩賴公剪榛蕪譬諸先河祭首庸固非誣
迄今數百年士猶奉楷模賤子生鄒魯仕學均述途
幸官大賢鄉嚮往徒區區下車謁祠宇傾圯增慨吁
謹以薄俸入庀材新構櫺將伯樂予助踴躍衆志孚
楹桷稍加飾妥侑神或愉前規一朝復吉日仍載諏
堂上肅豆籩堂下調笙竽斐然集童冠紛若屏覲巫
景仰有同心先後合節符火盡薪爲傳庶幾懷永圖
余重刊海陵志於舊文毫無增損惟附此一詩以
志景懷先哲之意錫祚識

泰州志

卷之十

二十四

書名賢祠碑陰

陳琦

祠堂久圯喜光新舉廢誰云不屬人千載岷山魯墮
淚州民爭識宋名臣

泰山碑

朱炳如

河間人
鹽院

大道元來只共由莫將灑落易煩愁天機悟處防思
鵠夜氣清時戒牧牛兩字良知非外致一圈太極豈
旁求先賢倡道今猶昔笑向濂溪問正流

海陵春雨

曾

肇

南豐人翰
林學士

公事無多使客稀雨時衙退吏人歸沉烟一炷香陰
重畫角三聲晚照微桑雉未馴慙報政海鷗相近共

念機只將宴坐收心念懶向人間問是非

過泰州茅山

徐改之 興化人

颯爾蒲帆疾茅丘欠一遊寺藏深樹裏僧立古溪頭
矯矯孤飛鶴飄飄不繫舟欲修玄豹業捨此復何求

寄吳陵章月鹿明府

陸君弼 江都人 詞客

彭澤歸來臥自高江鄉風味晚偏饒翻匙曰飽桃花
飯恠得先生懶折腰

送李曲江庶常省親

李春芳 興化人 少師

玉堂清望重朝紳負宸還推獻納臣身在丹青偏戀

泰州志

卷之十

二十五

主情懸白髮暫寧親泥封降日人逢壽綵服歸時酒
近春何用竇家仙桂勝一枝秀發映芳辰

送劉翼齋學博還海陵

申時行 吳縣人 少師

高情雲外吏情疎解組歸田賦遂初春去海東畱竹
箭秋來江上美鱸魚鹿門不斷煙霞侶栗里誰嫌薤
薜居聖世祇今褒令節卽看巖下有懸車

閱武喜而賦此

朱炳如 河間人 鹽院

海濱將士氣蒸雲共道凌煙好策勳初試結營開八
陣俄看奮男冠三軍鈎弦九矢隨風迅躍馬雙刀耀
日分江表長城知永賴倭平北顧尚勞君

吳陵竹枝詞

王之驥

州人諸生

菖蒲溝頭水濺濺
蓮花池上月娟娟
金盤擬薦銀絲鱸
隔岸催呼白小舩

約郎載酒賞春臺
郎跨青驄得得來
笑指鬢邊春信早
隴頭先折一枝梅

金波十里長菰蒲
浪打飛花濕繡襦
貪唱採蓮渾不惜
蘭舟蕩入小西湖

秋風原上百草肥
公子城南射獵歸
桃葉焉飛珠作勒
蓮花劍舞玉爲衣

風搖雜佩玉玲瓏
橋畔金車處處逢
女伴燒香來赴

秦州志

卷之十

二十六

約含羞同禮碧霞宮

蒹葭一帶小溪斜
紅簇籬邊散晚霞
知是吳陵二三月
家家分得洛陽花

長歌行海陵署中贈郭仲滋王季安東雲駒雲

雜諸詞盟

來

復

三原人海道

南地暖于北首春
過鴈翼鴈到秦關
時奏關暖亦得江
梅更早放香馥和
風颺臘黃檐外舒
綠萼盆中養却憶
家園翫賞時瓊英
雪瓣逞綺姿
蕊紅已離桃期近
寒重還憐鴈影遲
是時釀酒有百甕
是時製曲有百弄
草漲綠茸蜂課新
溪盡流澌水紋動
經過吟咏

富詩篇幾處友生好伯仲華下諸子策馬來不肯到
門祇題鳳只今勝事歇十年萍梗驅馳霜滿顛我戴
進賢不稱意君乎豪氣亘霄煙亘霄煙捫南斗飛帆
去訪六橋春停橈共醉吳門酒神遊和靖卜居前詩
繼韋公題江後海陵使者吟興灰芳晨幸遇詞人來
投我南行詩盈帙取看多于簿領堆使者唱和筆花
開不覺徒媿大匠斲爲勸諸君且暫留嗅梅莫向故
鄉求逢鴈先教擊帛去須臾柳陌暖風柔定須劇飲
兵厨麪生盡歸語華峰驕勝遊

清明日讌王宛委元戎於海陵岳王臺同用桃

泰州志

卷之十

二十七

字

今歲清明卽上巳纔舒新柳與夭桃物華經眼憐人
遠水國張筵據勝高春入籬墟開沃壤兵環堞海奠
神臯卽非吾土逢談笑短曲饒歌任爾曹

種竹泰州署小詩二首告後之君子

種竹方纔三月餘笋抽盈丈葉扶疎宜晴宜雨更宜
月隨意簷前把素書

若無百個只空堦冷落寒梅傍小齋幸我灌培添遠
韻只愁乾旱斫如柴

署有綠藥梅
一株甚盛

馭仲弟視余海陵投卽景詩十絕時余抱足瘡

不寐枕上撮其意得五首

一日常餘半日閒病夫藏拙海壖間孟陽有景王維
縉各出新詩燭下刪

棐几匡牀千古情橫牕皓月映梅清若無修竹盈階
長那得敲雲颺雨聲

數弓園址曲籬遮共醉公然當作家水旱關心童僕
課等閒栽徧廣陵花

性懶客希宜地偏麥登秔秀兆豐年羨烹菜甲多新
種且覓家常菽水緣

蒸濕須教頻曝書珍携名繪卷還舒書難盡讀聊翻

秦州志

卷之十

二十八

爾繪不逢人且韞諸

書王式小西湖畫卷後

劉萬春

惟有西湖在錢塘練光黛色何微茫烟拖楊柳千堤
翠風遞荷葉十里香側身南望隔楊子無因飛渡六
橋水平生曾識兩高峰夜夜神遊清夢裡吾鄉亦有
小西湖泰山之麓城西隅蛙鼓隔林空積蘚鴈沙連
野剩殘蘆寧知得遇來陽伯身作江淮天半壁載疏
載淪追禹功頓使湖波依舊碧碧流如帶更如環臨
賞眞同濠濮間宛轉橋通仙舫過菁葱樹待美人攀
畫史王郎稱好手筆落水綃堪換酒他時携向越中

行還能彷彿西湖否

讀海陵新誌是忠孕劉大叅手筆

魏應嘉

興化人兵部左侍郎

襟江帶海古雄州中壘新書更可求紀載有才追左
馬闡微寓意比陽秋人文不獨冠南國形勝眞稱控
上游玉圃珠淵紛照眼一編把玩恣漁蒐

寓海陵閒步城隅口古時率諸子應科試

日日城闌興未休閒行漫立意夷猶水邊高樹陰將
合屋角群芳紅尙稠藉草惟知娛野老杖藜免得遇
公侯燈前繞膝看兒輩把勸何辭酒滿甌

泰州志

卷之十

二十九

光孝寺前卽事

已多芳草地又過杏花天柳釀絲絲絮榆飛細細錢
臨池墓聖字入寺問仙禪莫謂非吾土邀遊總暢然
登城偶得

縱目睥睨上誰家花工開霞標高戶牖雪色倚樓臺
恰與麗人會時看畫舫來春光共駘蕩席地欲傳杯
徐明府母盧孺人旌節贈言

黃道周

龍溪人編修

圖經曾紀維揚美羅浮天目凌雲起千尺長松謾謾
風太君霜節亦如此太君之節世所稀芳名千古播

蘭芷一從神啓倦魂甦佞佛多年謝鉛水緝纊寒夜
課青燈絡緯秋啼淚如雨六十年來老眼枯叱馭祇
及維揚止三年健翮忽冲霄黃封報下明光裏節壠
崔嵬高刺天紫誥賾封從此始

海陵水南竹里卽事

陳大對

晉江人前
提學副使

傑閣華亭傍水開草茵花逕轉紆迴萬竿玉種鳴清
籟半榻金鋪點碧莓元季方來成二仲梓橋踵接近
三台伊余一水盈盈隔別後相思懶更裁

猶憶西郊一草堂瀟疎四壁瑤琴張清真地主重相
約潦倒勞人底事忙桂馥尊前虛下榻松醪石上漫

秦州志

卷之十

三十

生香殷勤寄語花間月畱醉他時錦瑟傍

秦州

文天祥

廬陵人
丞相

羈臣家萬里天目鑒孤忠心在坤維外身游坎窞中
長淮行不斷苦海望無窮晚鵲傳家信通州路已通

過如臯

文天祥

雄狐假虎之林臯河水腥風接海濤行客不知身世
險一牕春夢送輕舸

發海陵

文天祥

自海陵來向海安分明如度鬼門關若將九折回車
看倦鳥何年可得還

鰕子灣

文天祥

飄蓬一夜落天涯
潮濺清沙日未斜
好事官人無勾當
呼童上岸買青鰕

馬塘

文天祥

孤舟漸漸脫長淮
星斗堂空月照懷
今夜分明棲海角
未應便道是天涯

大貼港

文天祥

王陽眞畏道季路漸知
津山鳥喚醒客海風吹
黑人乾坤萬里夢
烟雨一年春起看
扶桑曉紅黃六六鱗

北海口

文天祥

泰州志

卷之十

三十一

滄海人間別一天
只容漁父釣蒼烟
而今蜃起樓臺處
亦有北來蕃漢船

出海口

文天祥

一團蕩漾水晶盤
四畔青天作護闌
着我扁舟了無碍
分明便作混淪看

又

文天祥

水天一色玉空明
便似乘槎上太清
我愛東坡南海句
茲游竒絕冠平生

旅懷

文天祥

一日經行白骨堆
中流失柂爲心摧
海陵棹子長狼

顧水有船來步馬來

又

文天祥

北去通州號畏途固應孝子爲回車海陵若也容羈
客賸買菰蒲且寄居

又

文天祥

天地雖寬靡所容長淮誰是主人翁江南父老還相
念只次一帆東海風

又

文天祥

昨夜分明夢到家飄飄依舊在天涯故園門掩東風
老懊恨杜鵑啼落花

秦州志

卷之十

三十一

賣魚灣

文天祥

風起千灣浪潮生萬頃沙春紅堆蠓子晚白結鹽花
故國何時訊扁舟到處家狼山青兩點極目是天涯

稽莊卽事

文天祥

乃心王室故日夜奔南征陷險寧追悔懷忠莫見明
鴈聲連水遠山色與天平枉作窮途哭男兒付死生

又

文天祥

小泊稽莊月正弦莊官驚問是何船今朝哨馬灣頭
出正在青山大路邊

過掘港營

文天祥

海口來屯數百兵，貔貅嚴衛號精明。驅馳每到長蛇陣，駐劄無殊細柳營。千里旌旄驚遠寇，四圍戈戟比重城。夷人未解將軍令，石砲聲疑霹靂聲。

寄贈胡先生詩

并序

王安石

孔孟去世遠矣，信其聖且賢者，質諸書焉耳。翼之先生與予並世，非若孔孟之遠也。稱述又詳於書，不待見而後知其人也。歎慕之不足，故作是詩。

先生天下豪傑魁，胸臆廣博天所開。文章事業望孔孟，不復睥睨蔡與崔。十年留滯東南州，飽足藜藿安蒿萊。獨鳴道德驚此民，民之聞者源源來。高冠大帶滿門下，奮如百蟄乘雲雷。惡人沮服善者起，昔時躋

泰州志

卷之十

三十三

跖今騫回先生不試，乃能爾誠令得志如何哉。吾願聖帝營太平，補葺廊廟支傾頹。披旒發纊廣耳目，照徹山谷多遺材。先收先生作梁柱，以次畜架桷與羣臣。面向帝深拱，仰戴堂陛方崔嵬。

寄海陵縣韓長官

鮑溶

吏散重門却不開，玉琴招鶴舞徘徊。野人爲此多東望，雲雨仍從海上來。

寄泰州曾侍郎

陳師道

八年門第故違離，千里河山費夢思。淮海風濤真有道，麒麟圖畫豈無時。今朝有客傳何尹，是處逢人說

項斯三徑未成心已具世間惟有白鷗知

自道山倅海陵

劉 放

壁間金闕倚天開五見宮花落井槐明日扁舟滄海
去却尋雲氣訪蓬萊

送劉貢父倅海陵

李清臣

給事中 人

吾儕客京師晨夕厭謹晤僦舍八九椽鬱滯增煩渴
有如轍中魚噉喙不可活百鳥趨高門趁趨互揮喝
論辨若難裁氣欲歛相奪所喪或捐軀所得未易撮
我聞江湖間連山翠如抹山下走滄浪山巔富松栝
鳧鴨亂菰蒲魚鼈聚坡竭世事劇飛電人生真漂沫

秦州志

卷之十

三十四

誰其違樂遊而此就噸額君直秘書閣日趨黃金闥
忽思雲水行飄然詎能遏朝出都門東襟胸迥披豁
放舟下淮楚天地頓空濶莫苦道路難暑今况己未
君看日月疾俯仰換裘葛無謂監州微孔孟猶短褐
時來發光華春陽奮枯枿惟君飽經術流輩服穎脫
早作歸朝期豈學弦與箏

又

蘇 轍

君不見阮嗣宗臧否不掛口休誇舌在齒牙牢是中
惟可飲醇酒讀書不用多作詩不須工海邊無事日
日醉夢魂不到蓬萊宮秋風昨夜入庭樹蓴絲未老

君先去君先去幾時回劉郎應白髮桃花開不開

詩付判官簡輔

蔣

冕

湘源人
大學士

謫宦南來又幾秋海邦凋瘵不勝憂相逢客路無他語說澗談荒淚欲流

又

一夜拿舟自海濱曉來相見亦情親病中因說吾民病疾痛須如在我身

別海陵陳掌教

謝

源

福建人
御史

我來至泰始相逢便覺斯文氣味同卓犖才華眞士望堂堂狀貌實人雄我時傾蓋日相與道義之交情

秦州志

卷之十

三十五

自通長至光孝習朝儀我與先生同一宮海陵往跡談未了齒牙議論尤生風名賢姓氏能歷數節婦家聲知始終故我得聞先生言慨然有感思尊崇歸來須索志書考遂乃謀于太守公由是建祠與立坊市材鳩匠以興工人知我輩敦風化誰識俱是先生功先生本是世家胄西蜀移來湘水東奕葉簪纓世罕匹譜序曾聞敬所翁

大學士
蔣冕別號

振鐸海陵幾九載甄陶士類教無窮蛟龍終非池中物鳳凰自是棲梧桐一朝徵書出九重會見冀北羣爲空先生遭此明盛時何所作爲澤疲癯惜我不久與君別他山之石難

爲攻

寄海陵分教兄希顏

潘希曾

金華人
本僕卿

目斷鴛原鬢欲霜那知此會復滁陽鯉庭幼學年光

逝姜被秋同夜漏長歸夢遠隨賓鴈去素餐聊取婢

魚嘗明朝驛柳仍愁折烟水吳陵正渺茫

送沈復吾任泰州學正

孫繼臯

無錫人吏
部侍郎

不去公車籍聊爲捧檄行魚鹽通故國桃李艷春城

楊子傳經渡門人載酒迎朋來看勝事片玉久知名

送冑少叅入閩

林庭楫

侯官人
尚書

十年司馬託交盟此日臨岐不盡情白玉橋邊春萬

秦州志

卷之十

三十六

里紫薇堂上月三更相思有夢憑魚鴈麗澤何人倚

鑑衡聞道海濱徵賦急願言膏雨沛蒼生

贈瑤湖王州守陞刑部副郎

萃

湘

州人光祿
寺少卿

文旌高揭促行囊倚路梅花送舊香事向眼前知造

化日從心上見羲皇鷺湖一脉分流遠魯國諸峯接

地長爭說高門先有慶園墻六月定無霜

贈冑貢士鸞

李東陽

茶陵人
大學士

古道陵夷繼者希獨予才力尙卑微無成頗覺初心

負未老先知舊事非今日中流須砥柱幾年東壁仰

餘輝期君合在風塵外千仞江頭好振衣

寄儲靜夫太僕

邵

寶

無錫人禮部尚書

未出都門便憶君滄波渺渺海陵雲船如米芾誰當

泊榻似陳蕃我合分塞北兵戈方用武江東尊酒自

論文不堪畫鷁催南發揚子灣頭日正曛

送冒明府謫教杭州

宗

臣

興化人副使

匹馬天風聽暮笳南歸尚醉故園花尺書在袖逢江

鴈萬里揚帆似漢槎帳下談經餘苜蓿湖中對客半

蒹葭錢塘歲歲春堪臥莫憶漁竿送玉莼

西溪

秦州志

卷之十

三十七

山垠西北沙塵少水際東南風月寬盡日朱門人不

到鳧鷖引子傍欄干

西溪牡丹

范仲淹

陽和不擇地海角亦逢春憶得上林色相看如故人

擷蘭爲窓友題

王俊乂

如臯人狀元

晨興涉蘭澤駕言思采芳淒淒歲云暮白露沾我裳

及時不采佩恐隨蕭艾黃相求在同氣孰謂盈傾筐

獨醒去以遠清風激沅湘

喜均田命下

黎堯勳

樂至人州守

誰捧天書下紫宸海臯草木盡精神而今鼓舞輸租

者卽是當年逋賦人

又

烹鮮海上又經春
河內深慚借寇恂
豈有涓埃能報主
空餘琴鶴白隨身
虛糧積歲追迹屋
履畝從今稅富人
稍喜流移歸滿路
聽歌鴻鴈動比隣

頌郡二守林思泉祈雨有感

張承仁

明裡露禱一壇開
香帛初臨好雨來
沛決江河浮島嶼
洗清寥廓見樓臺
高田出水隨潮落
晚稻迎秋徧地栽
生意滿前枯稿潤
君侯真是濟川才

秦州志

卷之十

三十八

趙長者詩 有序

王元吉

趙長者名禮字信夫秦州丁溪場人生而寬厚未冠父聞同里孟翁女有容德為聘之時女年十四矣初孟翁有子女輒殤天晚得其父以語之及笄以目疾瞽翁病焉辭婚於其父以語長者長者曰不可父喜謂其母曰吾兒直有菴陰呂氏風後其昌乎既娶生子女十一人中子玉為水軍萬戶中年家益饒迎翁夫婦就養翁歿葬之猶父鄉大夫士咸稱趙長者云

淑女春蘭秀仙郎
玉樹姿目從何日
瞽義守百年期團
月開紈扇雙星結
綵襦韜輝磨鏡匣
流響蜀琴絲遂叶
熊占夢旋生燕頤
兒德齊中饋禮恩
出外家慈蒿蕕俄
霜露蘋蘩數歲時
留題長者傳庶望
厚民爨

何氏雙節堂

劉蘭

府同知 人本

妯娌堪嗟失所天一門雙節世稱賢杯懷合盞情常在帶縮同心誓弗遷列傳每勞高士著褒章應待史臣編他年若作瑤池夢無愧良人見九泉

袁智周佩刀歌

并引

智周字道濟善醫世爲丁溪鹵戶至正問父受戶甲非辱死智誓復讐陰佩刀伺間凡六年甲

被他人害既亂有司禁持兵者刀棄之邗溝其終天巨痛則無時釋焉儒先爭唁以文予作佩

鹵豪煮海地沸蒸忽報孝子蒼天崩被髮誓雲雨若鷹百金一片陰壑冰六年泣血絳雪凝悲風淒淒常夜興妖狐戴體鬼物馮含沙射中左右肱陸阻層坎

秦州志

卷之十

三十九

渡阻湖 歌獨漉氣填膺刀亦汝知龍梭騰神鋒寒芒鐔威稜仰號彼蒼奚瞢瞢斯須間隙不可乘坐令骨立枯厓藤墓廬青冷松明燈矧有母老鬢鬢破涕爲笑躬豆登無何仇家死棘矜臭肉獸 與蠅天其假手俾世懲人生五倫首父子復讐義昭春秋禮見遺刑書著諸史宗元議足垂千祀倒行逆施伍員耻舞陽吉玃同轍軌老涉遲鈍幼超偉固關時命非偶爾嗟卿避兵家轉徙事往行存宜繕紀醢醢花香鯉搖尾癯然鶴行過客邸欲言復吞鬢耳婢婢猶嬰慕焉已酒酣問刀首如匕忍歸武庫投邗水水

收烟消靜霜葦電光霍霍無時起安得河伯以罇授
烈士來舟積冤從一灑

袁孝子篇

梁寅 編修 人

海陵袁道濟爲鹽丁貼戶其父爲富豪所凌鑠
死非命道濟茹哀廬墓三載山東張輯爲之作
傳前御史趙侯子威尹於是復爲上
其事侯之子致本學於予因請賦之

袁孝子思死如生生欲死海鹽場上淚眼枯哀心無
窮海之水誰云猛虎兇誰云長蛇毒咄爾兇毒人何
獨無骨肉爾身雖齧斷腸已裂我腹父也啣冤螻蟻
鄉兒猶飲食被服裝皇天昭昭運三光如山之罪胡
可以掩藏暑臥埃塵寒臥雪霜狡兔躍我前野狐嗥

泰州志

卷之十

四十

我傍父魂有知兒共處母存未忍兒身亡嗚呼天下
幾人冤且苦孝子三年獨廬墓官書大字表門戶更
願除却人間蛇與虎

石節婦歌

周洪謨 長寧人禮部尚書

女蘿托喬木誓保偕老期狂飈忽拔木女蘿將安依
憶昔迎鸞辭內駢玉琴瑤瑟諧朱絃誰謂青天負薄
命不教白髮齊喬年九原何處問泉路膝下孤兒才
學步鴛鴦飛散暮塘雲芙蓉泣老秋江露孤燈吊影
寒夜長促織聲悲機杼傍手持斷絲羞再續雙雙玉
筯流空房空房寂寞守貞節離腸恰縮同心結篋中

白蠹蝕羅襦鏡裡青鸞愁黛月君不見巢父牛許由
洗耳移上流又不見共伯婦柏舟自誓甘荼苦兒能
讀書着父衣妾應死草生春暉

高麗鼓

千年人已化三昧語空傳唐世碑猶在高麗鼓半穿

車螯

王安石

車螯肉甚美由美得烹燔殼以無味棄棄之久能存
予嘗憐其肉柔弱甘咀吞又嘗怪其殼有功不見論

泰州志

卷之十

四十一

醉客快一瞰散投墻壁根寧能爲收拾待用訊醫門

野趣堂賦

梅

鶚

繁昌人戶部主事

淮海揚州乾坤草堂偉高人之玉立閱野趣于蒼茫
機或飛而或躍心勿助而勿忘忽全體之呈露煥大
雅之文章蓋其澡雪世氛剝落物累雲萃詩書春生
肝肺卷舒天地之心凌跨人間之世近取諸身寸心
百慮而一致遠取諸物萬象異形而同體其喘息呼
吸也氣同於物其所以喘息呼吸也氣通於帝惟玉
堂兮天游覺冰壺兮月霽胡出戶兮知天粲舉目兮
皆趣爾乃高明爲棟弘毅爲梁精微爲室廣大爲墻

曾哲先駕子思後驤駕風鞭霆歷覽無疆或超超太
初或徹徹園方或泠泠元氣或纏纏毫芒或幽陰鬼
秘或軒豁神彰或陽輝艷艷或涼月光光或迅雷殷
地或甘露生香或神靈和氣降於山牡或豚風塵雨
發於海王千變萬化一陰一陽時乎春也紅葩火然
素英雪翻芊綿葱蒨竅窳迴環雛鶯乳燕蜂蝶差池
葦醞甘成粉宿香棲臥護東風興入翠微時乎 也
朱明遍宇萬物光鮮雜葩照燭衆彩相宣大柳起風
甘棠覆欄虛蕙沉沉皓壁娟娟羽扇不搖清滿南軒
惟菱惟荷妖冶廉纖清風徐度香氣滿天解帶臨水

秦州志

卷之十

四十一

吾心爽然及夫金飈蕩後玉露凋初西皇爽氣自東
而驅老桂裴回秋容新沐月地雲堦餘香剩復黃花
紫艷偕寒互綠一杯東籬三徑西蜀至若玄冥按節
瑞雪盈尺夜竹有聲朝堂虛日置酒褰帷飛軒憑虛
洞壑在下玉樹交加如貞極元生天理乘除亦可謂
極吾心之至樂而真味之紆徐者也嗟夫人寰鼎鼎
塊圯難齊或瓊琚玉佩或煙簑雨犁或集苑而笑或
集蓼而悲或還復明月而泣或翻濁河清而嬉古瑟
淒清或寫怨於神女飈車浩蕩或寄恨於安期或橫
倚天之劍而無辭手藉或挾濟世之舟而有意天稽

世態多方最難究者物僞人情億變所不改者天機
而能謝彼紛紜凝吾精神盈縮造化吐納顯冥不貪
軒冕而踐夷曠之域不出戶庭而獲江海之心序閱
四時之勝節宣萬物之情使夫上天下地森羅萬象
或以竒正合離或以妍媸下上或以濃淡縱橫或以
萃偉摩盪高深互呈心目相狀風雲月露吾之清潔
飛動也草木禽魚吾之妍茂奮踴也邊色閨情吾之
慷慨而淒淚也車馬弓矢吾之馳騁而悲惜也油然
者吾善之機泊然者吾藏之用也闔者靜闢者動而
不動不靜者吾之統也陽明芳香者仁之條也幽陰

秦州志

卷之十

四十二

凝肅者義之分也沛然而流者恕之推而存之不欺
者忠之蘊也大哉野趣之義乎伏羲得之而遠取近
取曾點得之而約見大意子思得之而鳶魚是察茂
叔得之而庭草交翠希東得之而花鳥皆春堯夫得
之而雪月皆理伯淳得之而雲淡風輕晦庵得之而
千紅萬紫蓋自文公之後三百餘祀而后儲伯雲崖
得之以作野趣之堂弄九遊戲於戲休哉吾是以賦
此

鳳凰墩賦

潘鳴鳳

海陵之邑文獻之邦甲第纏聯而繼美英才輻輳以
弘長麟麟炳炳裔裔皇皇說禮稱詩固君師雅化而
成俗握瑜懷瑾亦川嶽鍾秀而降祥間閱輿圖博觀
州誌鬻宮之中園橋之際四圍華表嵌玉石以塗朱
一道清流分淮瀾以繞翠植以芹藻間以荷芰環抱
一墩巍峩孤峙豈夙號鸚鵡之洲卽今名鳳凰之地
名何取也意有在焉念九苞之呈異瑞兆二儀之產
英賢故欲並紫庭而並著因恩與丹穴而同觀寧昔
有授璽啣圖之遇今反無棲梧食竹之緣爰培龍門

秦州志

卷之十

四十四

之萬株種衛濱之九畝霞蒸日映球琳之實同珠雨
護烟迷碧玉之柯若堵待雙鸞之將翔會百禽而聚
舞千仞其來五珍可覩似此呼名非樂聞於棄世之
輩如斯稱謂或得慰乎憂時之人若夫楊震開堂馬
融設帳接引而來攀援而上義理闡揚詩歌跌宕文
峰在前羅浮在望翠嵐則駝嶺霏微蒼波則西湖蕩
漾烟火千家雲山萬狀巷誦塗吟樵謳牧唱聞見豁
然而新心神悠然而曠乃知堤楊岸柳莫非染藝苑
之宮袍并李山桃盡是出杏壇之支派信毓秀於此
墩媿鍾靈於泰岱洵名勝之大觀實斯文之攸賴

儲烈婦詩

有序

顧溥

秀才儲濯之妻陳未亡人也年甚少家貧抱遺孤
 隨一老媪寄居父之從房針線自給逆奴某媪
 出覓柴米脅以刃陳悉力拒奴膚寸見指爪血
 痕奴益怒加數十創陳遂死於竈前之水缸而奴
 左右顧呆坐莫能逸媪歸陳復甦從缸中起指奴
 示見殺狀遂驚集家人縛賊送之官而烈遂長逝
 太守魏公詳憲聞於朝予以公務之海陵知已
 尸賊於市值憲旌表落成太守設祭余驅車其下
 賦曰感而

薑桂未老性非蔓草孤兒黃口同穴難早鴟鴞目屬
 欲盡黃鵠烈哉陶嬰義不可辱決脰陷胸慷慨撓鋒
 不畏刃白何有血紅下從所天可報黃泉呱呱在膝
 半塗息肩逆僮梟首雷驚電走匪躬之故天地不朽

泰州志

卷之十

四十五

大哉 王言無餒爾魂寒塘蘋藻停車薦焉

送宮紫陽歸海陵

宋 琬

翡翠巢蘭苕瓊枝棲海鶴君子秉遐思翱翔慎所託
 高冠撫長劔馳馬游京洛短褐揖公卿絳灌爲之作
 太息昭王臺黃金从寂寞拂衣駕言邁去去青門郭
 良朋別路衢客子行復卻燕趙異疇昔濁酒猶堪酌
 古來羨豪達會不羞翟籥繫爾青驪駒懷哉咏場藿

又

驚風飄朔葉元鳥鳴中林豈無稻梁志浩然江海心
 借問客何游言返故山岑平生懷五嶽杖策將幽尋

褰裳欲從君畏此長淮深相知在顧盼豈必投兼金
何以叙綢繆三奏朱絃琴宵征易水上勿爲霜露侵
惆悵薊門客俛仰嗟陸沈

送宮紫陽歸海陵

龔鼎孳

从容知歲寒日暮知他鄉駕言返故廬悲風相慨慷
登高眺大陸我馬方元黃長跪告執綏斗酒當盈觴
壯夫志萬里胡爲急晨裝鴻鴈已南蹈執轡愁雨霜
雙闕鬱岧嶢百感迴孤腸一奏伏櫪歌天地爲低昂
君子勗令名達人娛景光

又

泰州志

卷之十

四十六

荆璞棲巖阿物以知希珍時運有往復櫟士寧長貧
入燕弔漸離遊趙晒劇辛深懷管樂志絲竹怡芳晨
高鳥得安巢潛龍無損鱗尺素墮雲中馳情若比鄰
上言樂未央下言思故人

甘烈女詩

鄧漢儀

孤雁號空陂貞女守敝幃伉儷旣以定生死無乖違

解一 孤雁未有匹貞女未有室比之于伉儷那得言膠

解二 漆媒氏旣通辭父母旣心許此身已屬人周易重

解三 男女嗟哉甘家女曾許冷家兒雖許冷家兒未爲

解四 冷家妻何意訃音至冷家兒溘亡父母悄無言女

樓下給母羹樓上縵已荆閭左欲聞上畏其遭譴叱
搜索不一事無棉裏饑蟲十載不能伸冤鬼空芳苾
至今小溪上墓柳雙縈拂甘女一何得蕭女一何失
向非使君賢甘女亦湮鬱

又

呂潛

婦三從是節女一心爲貞維彼妹者子冰鐵聲錚錚
未識夫子顏一朝偕死生寧違父母情百歲鴻毛輕
成仁乃全志赴義豈知名世季道淪沒海曲歎商臣
乾坤仔閨閣山川生光榮黃鵠歌縱悲戀戀卑陶嬰

劉節婦詩

王晉原

泰州志

卷之十

四十八

海濱有孤雁音斷葭蘆洲乳雛墮巢盡寒飈夜颼颼
家本客星後節操素講求心安不奢望聲名乃所羞
草莽甘埋沒同穴蓬蒿邱春來薜蘿長採之非一儔
岐路隨所向誰肯相從遊蒼天浩無極悲風鳴松揪

修安定祠和魏州牧長麓

張符驥

洛閩未興日前驅有醇儒胡公本天人拔出方之隅
承學所不至岐路悲楊朱行修教亦立義事無艱虞
遥遥五百載餘韻追蘇湖何怪從遊賢心隨頭容趨
厲聲能感人挺然嚴松俱顏好果何學高論繩典謨
發機實自公仰止如天樞闕宮斯乃宜歲久爲行衢

誰使一朝新有來魏萊蕪萊蕪名進士修復理匪誣
表端影方正先賢後所模不見新安翁所泣罕夷途
韶州及漳州祀典徒區區以茲覘良牧瞻顧興長吁
不然此公祠經營到樽櫨此公邦所產俎豆情固孚
尚有范希文奇功生禹愉廟貌或不飾藉君仍謀諏
秉爨有同好疇其 琴竽向後紀君績赫若沈何巫
名祠留四所邈與梁公符何如伴食流千級造浮圖

又

潘鳴鳳

盛時崇道德仰止在醇儒安定久彌光丹旭照天隅
蛙聲不干律紫色豈移朱經義兼治事終古振艱虞

泰州志

卷之十

四十九

卽今數百載師範著蘇湖淮海屬鄉井嚮往擬電趨
建祠在城角聞風愛敬俱歲久圯欲修莫爲先矢謨
斷碑卧野田蔓草穿戶樞蒼涼空夕照感歎動交衢
世人愛蕭艾誰解識蘼蕪風行必自上相感信非誣
幸賴賢太守邦人奉軌模經義闡幽境治事遊坦途
雅士營管城閒農耘芋區父老親化日扶杖動慨吁
與古合其德捐俸新樽櫨經始旋落成明冥志交孚
鳥鼠泯其迹工師心亦愉芬芬陳燔炙瞻拜爰載諏
童冠欣有事樂具及笙竽相感在神明豈屑勞僮巫
崇儒心獨苦化俗鎮乾符勤除階下草莫使蔓難圖

又

張鰲

安定胡夫子千秋表大儒宋代衣冠士設教海陵隅
兼愛闢墨翟爲我非楊朱實學居高遠譽非處不虞
有化行關閩有誨及蘇湖多士因爭仰尋師接踵趨
治事和經藝體用却兼俱一旦立朝宁入告獻嘉謨
不乏從游者登堂望斗樞惜哉人世久空祠達道衢
芳碑猶自在地境頗荒蕪幸來賢太守理學信非誣
景行崇正道仰止羨規模只爲生東魯心法得同途
觀此傾頽象慨慕豈區區四顧低回留不禁發唏吁
忽欲興舊典忽欲新棟櫺卽日遂鳩工工多不戒孚

泰州志

卷之十

五十

廟貌重加盛一邑盡歡愉士子咸思集名宿盡前誼
鐘鼓常應瑞祭祀奏笙竽從此文人衆功由魏大巫
從此頑懦振奮志有同符猗歟事不泯軼世羨良圖

周公鋪

沈龍翔

曉發茱萸灣晚宿周公鋪鋪上有居人不是當年路
三月海陵官千載周公鋪立功貴及時何用終年住
西有召伯埭東有范公堤中有周公鋪芳名萬古齊

出州南門沿運河折而東十五里爲塘灣兩岸空
濶漭塊無人迹爲萑符藪往來舟車久成畏途如
臯知縣周公鼎鑑攝州篆甫三月卽損俸建屋四
十間募民夾河居之行人恃以無恐遂呼爲周公
鋪口碑頌
之不絕

贈節孝

袁念嚴

十九初出幃明月吐光輝入門供湯藥塵垢暗娥眉
三年殞所天庭中啼妖鴟高堂與襁女忍死相扶持
河伯毀田舍環堵風雨淒青燐照流黃勉力供饘飴
大耋偕老親魍魎攫髮彌苦節世所難貞孝永不移
躋辛七十年白壁無纖疵何以蘭蕙質成此松柏姿
天柱有時艷芳馨萬劫垂女訓閨中聞彤管有榮施

甘烈女詩

宮夢仁

女之靈兮何所女之節兮獨喜佩椒桂兮無言餐冰
雪兮終古錦鴛未匹兮深幃雲車來迓兮江渚竟絲

秦州志

卷之十

五十一

繩之畢命兮蒐杳杳而孤去使君歎絕其貞操兮降
千旌而弔下女招靈爽于白日兮陳牲醪而擊鼉鼓路
人聚觀而泣下兮隣女紛其環堵諒珮聲之未遠兮
獨哀媛兮暮雨自今春秋之奠祀兮永用採夫芳杜

重刻宋賢梅花詩和韻

杜光先

有宋人文名不槁留題到處羣傾倒鴻譜秀句付雕
鐫歲久沉埋人增惱自古名蹟以人傳寧獨東閣梅
開早太虛高唱和者稀二蘇參寥方比好萊蕪先生
綰綬來修廢舉墜俗塵掃重勒四賢賡和詩挾出豐
城劍氣老不似當年没字碑春風吹又生春草芙蓉

聖度乾坤廣

天恩日月懸疏中纏綿兒女語嗚嗚咽咽涕血漣疏曰
臣蕙昧死上父琦枉繫經歲年願代父死贖父生臣
妾雖死瞑目遊重泉

天子惻然下 明詔 勅爾有司驗琦寃

天子下有司有司發案牘案牘森如麻言言皆誣服有
司奏

天子

天子坐明堂釋爾無辜囚 賜爾生還鄉父女相携
歸携歸步踉蹌衆口氛霾散

秦州志

卷之十

五十三

君恩日月長悲生事如夢喜極泪成行父歸讀故書女
歸事鍼綫父歸力耕鋤女歸守庭院父歸生阿弟祖
脉延不斷祇緣悲懼摧肺肝鞭心嘔血難成痊一夕
夢神嫗兒病久縣延亟當隨我去驂鸞返瑶天溘逝
在一日香名著千年鄉里報官長官長列其詳仍爲
奏

天子

欽賜建高坊危牌大石當孔道龍章鳳篆題輝煌自古
生男勝生女生男勿喜女勿怒但願天性常不泯女
勝於男今炳炳緹縈木蘭先後師虺蛇誰謂非熊羆

清署亭浮香暗香直欲凌蒼昊

蔡孝女歌

司訓 曹 濬

自古在昔日有女名緹縈上書救父刑後有木蘭女
從軍替爺征迄今千載下蔡蕙齊令名蔡家有女名
曰蕙養在深閨年韶稚初披雙髮不覆肩纔學女紅
粗識字阿罷孕琦罹仇口羣嗾紛曉嗟束手書生卷
舌爭不得身邇金木狴狴守孤憤抑鬱無時申佇見
難全身與首淒淒復淒淒弱女斷續啼憐女無兄弟
憐父無男兒憐父抱沉冤憐父無支持痛哭禱斗母
兩泪珍珠垂夏不驅蚊虻冬不着絮衣朝不求飽食

泰州志

卷之十

五十四

夜不卧床榻橐餽力經營出入慎筭鑰

太平天子東南巡枯草驚回寒谷春決計陳情遮 輦
道萬死一生死亦好父命如絲懸女命如危絃父命
朝露晞女命霜葉乾但願父生還女命甘摧殘母弟
挈我行相隨涉長江涉江逾京口夜宿毘陵城毘陵
孤月照愁黛竟驚扈蹕萬騎如雲行瑞雲開曉曙淑
氣亘中天 輦度垂楊路旌飛紅杏烟牙檣上鳳舸
錦纜引龍艚青天驚水破孝女墜沈淵搜得胸前帶
血疏

大子親披玉案前

何爲乎貴璋與賤瓦願爲疾呼溺女者

吳門四節婦歌

魏錫祚

誰言茶味苦不忍爲其甘誰云松柏孤輝映山之南
誰云大節少四婦成美談撫孤代嫡哺三鳳紐絲五
夜荒雞動但使此心質九原寧惜此身飢與凍子旣
生孫孫早死善嗣徽音沈家女芳齡二十悲淒風啼
斷鶻枝漬血紅手抱孤男纔四月二老龍鍾髮如雪
有姆有孀皆少寡繼嗣相依淚同灑鞠凶所降在一
家青天無月春無花慘澹經營廿載餘四月雛男偉
丈夫有婦有孫遶膝下婦能色養孫能呼一朝揮手

秦州志

卷之十

五十五

到黃泉冤繞青霜金石堅子籲 天閻邀 綸綉楷
模閣閣人爭傳嗟乎桃李但經水霰槁松筠亦愛春
光好能禁水霰是松筠遂覺紛紛桃李松筠少

辭郎河古意

潘鳴鳳

孝子丹忱格旻天傳聞仙媛締塵緣一月織縑三百
匹持向主人償萬錢功成事畢辭郎去縹緲雲軒不
知處千秋明月照西溪緱氏山頭鶴未歸

古松吟

劉靖

城南十里江村路江水灌河日東注尋春有客溯河
流河邊都是垂楊樹樹裏聲聲雜雞狗舟人指點寺

巷口板橋東去問山居
翳鬱幾難辨林藪主人有客
入衡茅客撫千章延佇久回頭
却視樹如烟風雨離
迷蔽遠天爲言此地蒼松古
斷碣荒坵不計年因向
松陰冒雨走走過麥疇三五畝
半空寒綠偏鬢眉不
顧淋漓但矯首周遭一望十五株
俯仰向背意態殊
老虬屈曲蟠頭角層鱗蝕鐵儼
剝膚烏鵲不敢巢上
有天風颯颯如奔濤牛羊未許
牧下有地祇冥冥護
林麓須臾索酒一開襟吉氏山莊
春草深醉後狂歌
興勃勃揮毫各寫古松吟古松吟
余技短座上在前
珠玉滿常司馬李徵君我讓詩人
兼酒人就中領袖

秦州志

卷之十

五十六

究誰是司馬才高筆有神
時維三月三十日半爲看
松半送春

重建浴沂亭

陳堯銓

赫赫舊泮宮泮水千年碧
中有浴沂亭傾頽成廢蹟
滄桑幾變更茂草鞠爲宅
誰爲弔古今誰爲重修葺
何緣司鐸得吾師卓哉斯
文振起時救敝扶衰尋舊
址鳩工庀材樂捐貲畫棟
嵯峨倚半空朱欄面面襲
清風清風吹繞地荷颺夕
照穿簾隱斷虹淮流千里
環其側面拱山城高劣削
斷橋迤邐接文峯翬飛兩
閣邊相偪田園疎密列東
西處處凋菰似掌齊春來

竹木森森秀春風桃李總成蹊四顧亭池清且潔竹
苞松茂磐根節鳳池烟鎖綠楊枝兩晴駝嶺邊峯列
主持風教賴有人晦明風雨任艱辛一朝輪奐美重
新悠悠千載實嶙峋

重修胡安定先生祠

潘葆光

先生堂奧承東魯學兼體用橫今古經治兩齋育英
才蘇湖教澤震天府明禋共仰崇儒祠祠圯那能避
風雨欣逢太守萊蕪公特出俸錢修棟宇雙雙老
樹重生色金碧輝煌羣映睹蒿萊復見講堂新吾道
振興得宗主統領多士溯瓣香衣冠瞻拜隆樽俎從

泰州志

卷之十

五十七

今內聖與外王人才輩出更僕數 聖朝最重菁莪
化行擢我公居弼輔

萬壽詩

康熙五十二年進

臣

宮夢熊

治民勞

帝眷祝

本民心大化兼天地勤思徹古今萬年宏寶曆八極
沐甘霖歌舞歡童叟生成戴 德深

其二

元后勤宵旰高深滿太和漸摩欽化育歡感入絃歌
上錫民生樂羣祈

帝壽多靈長綿景祚中外沐 恩波

喜雨

褚世暄

昨夜雨霏霏平原接翠微青添荷葉重綠潤竹枝肥
野鳥歌芳樹游魚戲石磯歡欣遍四野擊壤樂忘歸

遊某人園亭

褚世暄

名園多異卉乘興一登臨雨過魚鋪錦風來竹弄琴
尋幽穿石徑課鶴卧松陰忘我勞形客悠悠生隱心

九日登樓

褚世暄

獨卧層樓久登臨放眼明科頭無帽落農事有秋成
夕照雲生彩平疇菊吐英蒼茫烟樹外瑞色是神京

秦州志

卷之十

五十八

北山寺遇雨

程瑞枋

破寺驚重葺苔荒屐始經犬聲迎客慣松色逼人青
雨過郊原綠龍吟草木腥晨鍾毋浪擊塵夢有誰醒

西莊雜興詩

程瑞枋

游民阡陌少比戶事農功鷄黍貧家意茆茨上古風
饗殮愁歲歉婚嫁賴年豐得雨良苗好懽騰萬井中

又

陰雨寒將至田家早授衣木棉豐歲賤井稅海鄉微
稻穫知農足秋深識蟹肥西成饒樂事婦子各依依

又

一望村莊好星羅近萬家未曾離市井只識話桑麻
風俗醇猶古園林靜不譁牆頭餘隙地還種幾叢花

海陵水災紀事

程瑞祊

浪裏逃生出紛紛盡入城魚龍蟠窟宅鄉里失柴荆
牛向街頭賣船從樹杪行可憐終歲苦不復望秋成

又

此鄉成大壑河決衆流歸十載民重困三冬食竟稀
水頭來不盡海口瀉偏微匝月還如舊連天雪浪飛

題劉節婦嚴氏苦節錄

史貽直

黃鵠堅心志倫常在一身瑤池古冰雪蒼岫舊松筠

秦州志

卷之十

五十九

壺範鄉邦重芳名歲月新海陵留他石苔蘚繡千春

隨 駕謁 陵望功德寺

林 濬

招提望北極羸馬怯途長古樹依僧定青山笑客忙
麥苗經眼碧花片點衣香自漸陪法 駕敬職誦無

荒

懷黃仙裳

劉應祚

故人千里外計別十年前筆墨有真趣疎狂無俗緣
自知廉吏拙深憶隱君賢惆悵東山路歸依蘿薜烟

過胡安定廢祠

鄧漢儀

老樹峻嶒極人傳舊講堂兵戈一橫厲祠宇盡荒涼

蟋蟀鳴頽瓦
黠語竄短牆
怪來仙釋地
金碧盛輝煌

泰阜

張宸

壤土成山勢
江城一望中
樹平春野綠
花染夕陽紅
高閣因天廠
殘碑倩草籠
登臨悲往事
烟靄暗西東

小西湖

黃雲

泉壑耽幽勝
名園屬太邱
爲逢良讌會
同上岱雲樓
澗落危橋晚
鶴鳴霜樹秋
前隄燈火起
一一尚賡酬

送州牧王文山先生歸里

王孫驤

來暮歌方遍
如何忽唱驪
兩年爲衆母
一字亦吾師
解組人歸早
攀轅馬去遲
棠陰留草舍
歲臘繫遐思

泰州志

卷之十

六十

將任泰州奉

旨引

見恭紀

天恩七言律詩一章

臣 褚世暄

九重宮闕紫雲間
何幸叨隨忭舞班
吏治民生勤

睿訓春溫秋肅觀

天顏龍章煥爛風雷擁

寶賜輝煌霄漢頒稽首

彤墀思報稱

聖朝恩澤重如山

海子演師應

制乙酉

臣宮夢熊

聖人親駕九花虬農隙觀師武備修金甲麗雲騰虎豹
霜戈耀日整貔貅萬方寧謐

天威肅四海清和

帝德周寵扈習知增遠畧 臣引領戴

皇猷

湯山應 制乙酉

臣宮夢熊

曉隨仙仗出 楓宸律轉陽和景物新豹蔚鷹揚齊
輔翼山瑤海翠供時巡龍騰靈液春波濶人沐殊恩
帝澤頻何幸微臣沾雨露獻詩獻祝倣堯民

秦州志

卷之十

六十一

秋海棠

施世綸

鳳城十月小春光仍許秋花開海棠冷艷更深憐有
色品題未忍說無香嬌含微雨佳人並醉倚輕霞公
子傍睡覺碧紗窻裏月却疑永夜有紅粧

早朝

林春

長安月色馬頭明遙聽雞聲滿帝城綠樹陰森溥早
露銀河影耀帶殘星鳳樓鳥語喧歌吹象魏龍旂雜
珮聲翠幄重光瞻拜近肯將舊學負初心

芍藥

施世綸

只爲多情別却春千花落盡始含顰東風乍上芸香

閣暮雨時登錦繡茵金屋巧藏巫峽女銀餅高貯漢
宮人一枝艷質風流在相贈河須到洧溱

孝女詩

褚世暄

坊建巍峩巷易名蔡家閨閣續緹縈冤從黑海分清
白身赴黃泉呼

聖明臣妾代親唯一死

君王教孝勅重生中天雷電群氛散啼笑歸來父女情

咏泉源石壁

陳厚耀

奠定新開繼禹功九州域外碧霞宮千尋削壁儼鋪
玉百道飛流似吐虹天獻奇巒多瑞景神輸太液匪

秦州志

卷之十

六十一

人工欲知萬象無窮意盡在三才變化中

題正女楊善正

王民皞

盈盈十五誓冰霜不識夫容哭未亡冷瑟無絃風咽
恨栢舟有賦鏡埋光養姑緝緝蓮心苦賫志淒清玉
骨香三十年來肝是鐵好留青史振綱常

弔袁正女

單一鳳

浮生苦樂樹花飄難得芳名百世標天上赤繩虛月
老人間清譽薄雲霄正魂貫日輝千古烈性如山壯
聖朝一片冰心沾澤露夕陽青塚悼漁樵

喜雨爲魏長麓太守賦

王晉原

皇壽北闕欣添籌萬莖

重建浴沂亭

徐義

宮牆魏煥接城闈亭繞迴欄舊宇新曲水東流樹隱
現晴霞晚照塔嶙峋當年盛事來驄馬此日傳經集
鳳麟慚愧絳幃多指授好隨童冠浴三春

其二

思槐堂圯念崇文百歲亭荒復舊勳影落橋門雙壁
合窓開山寺遠鐘聞春風桃李開芳徑曉日鸞旂映
瑞雲仰止河汾沾教澤登臨多士頌清勤

浴沂亭

俞維植

泰州志

卷之十

六十四

塢頂冲霄映泮池常如筆影寫坤維文風累振迎淮
水亭榭新傳建浴沂一色蓮花鋪玉闕兩行鴛鷺繞
彤墀 聖朝際會需良相竚看鰲頭起躍時

浴沂亭

黃鸞和

少女風當停午清快哉此樂迥難名涼從近水空中
起雲向遙山缺處生桃李亂陰浮茗椀芰荷香氣土
軒楹晚來一雨渾難寐無數池蛙不住聲

海陵重建望海樓

鄧漢儀

海郡東偏鬱大觀畫檐朱栱碧雲端正宜番舶漁檣
入不盡蠻風島雨寒誰使沙洲紛戰鬪遂教樓觀倏

凋殘行人驅馬城頭過愁向雙柯數箭瘢

舊址今尚存老樹二

此地非同歌舞場文星竟夜燭天閭應增樓閣符形
勝忍見荆榛老夕陽築舍數年羣議費建標一夕萬
夫忙會看百尺峩起海賦新成壓大荒

皂蓋朱轡江上來蒼茫風景接蓬萊可餘博望乘槎
去昨報戈船下瀨迴全盛輿圖憑漲海太平郡國有
樓臺休言土木非天意畚鍤旋轟地底雷

建幢之日雷雨大至

新晴泰山春望

劉靖

晴光漸入杏花天抖擻探春上絕巔雪岸亂流歸壑
水寒峰初散隔江烟帘搖疎樹村中市網罟斜陽郭

秦州志

卷之十

六十五

外船安得雲谿北麓下貫休容我共臞禪

花朝後二日泰山晴望

劉靖

春光浪擲過花朝且曳尋山杖一條遠岫淡描新黛
現微風輕度薄雲消半灣鴨綠浮波面幾縷鷺黃入
柳腰好景謾云攜不去望中收拾貯詩瓢

其二

老眼逢春轉覺明四圍晴色面開生萋萋草碧粘天
碧淡淡風清約水清有句欲求黃鳥和無拘却羨白
鷗輕林端月上忘歸晚韻事僧厨備酒兵

清風閣

用曾太守致堯韻

張音

高閣風清人更清
風前尋閣憶芳名
多時人共梅花
芒向日風隨桂蕊
生乍泠泠來驚藪
澤長飄飄復下
檐楹可憐到
此空荒址惆悵
松蘿鳥雀聲

小西湖

張

當年畚插事紛紜
鑿就湖光兩岸分
依水置亭通畫
舫呼朋命酒賞
奇文樹聲響處
疑來雨山色開
時似去雲悵望
只今成僻壤啼
鴉荒草伴斜

題春雨草堂

余懷

流水荒村第幾橋
一亭春雨草蕭蕭
尊開北海遲新
月船過西湖帶
晚潮人爲窮愁
多著作地因征
戰罷

泰州志

卷之十

六十六

漁樵杜蘅芳芷
繚天末鶴放孤
山不用招

又

周亮工

鬣公小築在銀灣
楹外時看鷗鷺
還半畝惟欣春
雨足百年只愛草
堂閒空餘几隱
稱南郭未有文
移自北山一過
嶺頭十六載聞
君歲歲戶常關

又

王士禛

直從高枕狎漁樵
客至無須倩鶴
邀接檻幽燈梧
夜碧沒磯新漲
雪初消遠山對
酒時憑几斜日
行吟偶過橋一
曲鏡湖堪自老
芷蘭滿眼罷離
騷

又

雨霽青山映草堂春波分綠上垂楊聽鶯選樹那愁
寂藝菊開畦太劇忙花嶼夜漁通野響木蘭晨露墜
初芳若爲點筆幽吟處苔長松陰白石牆

甘烈女詩

許承欽

華襦朱結已心親誓不移天殉乃身歸窆竟同曹令
女無言羞傲息夫人如蠲巾幘真烈士倘借鬚眉必
蓋臣良牧闡揚敦闡教千秋坊表傲松筠

崔兵巡三妾苦節詩

楊芳

堅辭桃李對檀欒苦節清風百尺竿半世榮華餘瓦
鉢前生福分了蒲團舞衣換得緇衣冷雲髮甘從剃

秦州志

卷之十

六十七

髮寒我輩休輕孤苦寡但爭當局與旁觀

西山寺尋辛未年讀書處

程瑞枋

雨餘芳草見斜陽着屐重尋選佛場舊犬迎人歸院
落雛僧引客到繩床竹穿蘿逕蒼烟暝松老經堂積
蘚荒銀杏陰陰還似昔幽吟可許任徜徉

其二

行來彷彿是山家藤覆柴門老樹遮三徑竹風聲似
雨滿庭秋色爛如霞寒衣未授砧偏急旅病初瘳興
漸賒適意溪橋閒散步狂吟不覺日西斜

王子隅先生入賢祠志喜

黃雲

從來富貴鬼都賢今祀先生獨不然東郭破書遺陋巷北邙衰草沒荒烟明裡無愧羞蘋藻父老羣趨醉几筵公語百年歸白屋中丞刺史總堪傳

徐孝女

王晉原

額髮初垂十五時一心救父有天知倉皇無計尋神草涕淚臨窓剌玉肌片片香雲凝雪盞霏霏靈雨潤椿枝璇閨便是娥江路那用中郎幼婦辭

甘烈女詩

段振蛟

一死方成烈女賢未逢夫面更堪憐冰心不合人間翥玉骨甘殉泉下緣萬古綱常閨閣重千秋名教海

秦州志

卷之十

六十八

陵傳貯看 寵詔光門里詎令名隨蔓草湮

議復靖海樓

宮壽平

東南形勝峙神邱文物由來最上頭何事高臺空茂草幾人長嘯漫登樓斗牛尚有衝霄氣棟宇能無借箸籌他日丹梯憑眺好海天一色望中收

賦泮池筆影

王礪品

清淮流入泮宮前影落岑樓彩筆鮮遠巘數峯堪作架綺霞一片卽爲箋揮毫五岳搖空翠濡墨千江失暮烟忽見芙蓉開鏡裏江淹幽夢此中傳

五月泰山岳祠聞杜鵑

鄧漢儀

高原古廟夕陽西碧樹陰陰謝豹啼呼徹孤忠江月
照哭來望帝楚天低金繒誤國原南宋骨肉無家更
五溪欲拜遺魂愁血盡年年芳草自萋迷

浮香亭

俞維植

泰堂明月駐循良官閣梅花繞署芳召杜仁風今復
見龔黃善政載歌揚海濱頑梗知風化澤國亨嘉稔
稻糧力補遺編修盛典功成不朽大文章

施州伯重建靖海樓

黃雲

形勝東南最上頭時來依舊湧丹樓已無海氣浮鯨
鱷自有奎光射斗牛築址忽逢雷震發建標爭指鶴

秦州志

卷之十

六十九

羣遊憑誰再啟嘉祥運五馬榮兼萬戶侯

其二

黃泰來

形勝連雲雉堞頭重修井幹起飛樓仙禽似兆鳴鸞
鳳營室新看映女斗喜有朱輪興復切何勞候馬往
來遊如今瘴海妖氛靖一將功成盡列侯

太守施公倡復靖海樓

同人建
旗豫慶

楊瑚璉

當年舊蹟在城頭太守乘閒議建樓瑞應高標來
白鶴靈鐘喬木走青牛爲刪藁莽馨遺趾得際風雲
選勝遊山外一聲雷震發化分時雨賴賢侯

又

潘晏

海霧東連苦樹頭幾年不見舊時樓高 彩光搖
日勝地鍾靈氣射牛雷震天池魚欲化雲開雉堞鶴
來遊題詩若到層臺上石碣榮增新郡侯

靖海樓晚眺

袁爾欽

東城勝地喜相過天濶臺高閃綠蘿海氣蒼茫迷老
樹春光淡蕩逗輕波樓頭确斷詩痕少巖脚花殘鳥
跡多一望雲山神愈遠臨風把酒快如何

又

韓 鯨

岑樓縹緲接青雯躡屐登臨趁夕曛萬里山光迷海
氣十行樹色黯晴雲春腴負郭衡從見別浦歸帆遠

秦州志

卷之十

七十

近分何處鐘魚林外出文昌高閣暮氤氳

登望海樓

黃光岑

城上新開望海樓茫茫極目日光浮祠堂古樹風初
起欄檻疎簾雨乍收仙吏近沽桑落酒佳人遙載木
蘭舟留連永日難言別還訂花時續舊游

重修安定祠

杜光先

每到先生講學地劇憐荒落愴予情蒼髭白草迷三
徑寒月青山映一城何意虛堂端舊席依然老樹喚
新鶯美輪美奐烝嘗永好際清時翊 聖明
東南一鐸振蘇湖有宋人文戴斗樞自昔尊師扶正

脉於今傳道得吾徒吳陵壇墀連滄海安定宮牆接
泗洙廢墜重興司牧事同標青史仰鴻圖

胡安定先生祠

冒天庚

詞章競尚嘆經亡羣慶先生出海疆教設蘇湖崇體
用道援沉溺返虞唐淵源百世由來久桑梓千年沐
化長景仰情深來再拜巍巍雙樹正繁昌

胡安定先生祠

張 宸

蘇湖祠葺此爲新拜謁摳衣最感人左右書齋雖已
廢士民風俗較還醇千秋絕學今如昔東海名臣孰
與鄰拭目但看雙樹發豈同花草媚陽春

秦州志

卷之十

七十一

文星閣看桃花

王孫驤

城頭高閣倚烟霞挈伴登臨春正賒紅雨引來新燕
子清渠開出舊桃花人偕少長詩篇盛地接宮牆氣
象華醉罷不愁歸路晚隔溪燈火是貧家

上巳同友登泰山岳忠武祠 黃 達

岳王祠廟俯湖濱地是吳陵客旅人燕子欲增當口
壘秦頭能壓幾時春潮來瓜步奔如浙學長柴墟積
有憐柴墟武穆大敗敵人處離城三十里佳節采蘭渾不記思鄉弔古

兩傷神

芳學汀州可有蘭紫烟時節望臨安海邊山闕曾嫌

小城裏西湖那得寬菜圃花飛蝴蝶撲蘚碑血漬杜
鵲看英靈泪爲狂生落據檻高談宋事難

泰堂明月

沈龍翔

高堂俯一州去天纔尺五明月當空懸照徹窮簷苦

堂前極高廠向夕月圓州人士往往散步於此廉吏愛絃歌遍野蓋樂土也

駝嶺清風

千戶所後嶺古謂之駝峯清風何處來毋乃不易逢

州治西南平地隆起如駝峯昔人多有登眺徙倚者自千戶所置其前嶺遂湮沒無可考

貢院奎光

昔日衡文地今成耕牧場奎光猶的爍精氣未銷亡

泰州志

卷之十

七十二

在南山寺西宋紹聖間州守陸公佃建諸亭閣庵池共六十二處紹定二年陳公垓重開二池閣前建長堤東植華表今俱廢唯長堤尚在堤南北夾小河當爲名勝舊址然不可考矣

鳳池筆穎

舊聞學在西塔影映泮水遷學自何年椽筆閣不起

聞之故老學宮舊在西北方泮池橫其前故有南山塔影之異郡人李鵬碑記云浮圖在東側俯眺數十里日西影落泮池前明倭亂時改建兵道官署遷學在東遂失此景

西湖春雨

草堂邱壑奇收得錢湖巧祇今剩平田細雨春猶鬧

泰山墩之西有水爲宋州守陳公垓浚治名蹟島嶼縈迴沼池瀲灩前輩宮太史春雨草堂在焉土人皆以小西湖名之春花秋月細雨輕風遊人絡繹踞一州之勝近則日就荒蕪矣

天目晴嵐

天目本仙阜年來耕種平晴嵐杳何許井石自縱橫

天目本土山而基址甚高形家指為堰口後托山田屬學中管業近則居民占種四週掘斷山脉田幾與山平矣王治鹿女諸仙蹟盡廢唯丹井石欄在耳

董井寒泉

博興董孝子乃在東海濱至德泉源體隨訛亦有神

董孝子永乃青州府博興縣人車載湖廣德安府志流寓不知何故訛而為泰遂有縑絲井諸說存疑可也

范堤烟柳

東望捍海堰古蹟日坍踏新傳畚揭齊天恩何周匝

秦州志

卷之十

七十三

堤為文正公鹽官時所築古傳長堤烟柳橫隔河海民竈賴之歲久多成平地今則文正公後裔制府公總理兩江詢民疾苦力請於上修築之長堤完好如初補種楊柳頓復舊觀吾州之民被范公之澤何世世不竭也

八景詩昔有邱容五言絕暨諸前輩各體可以

不作余復贅者地形變遷今異於古小詩并註

殊有關係非敢漫附不朽也雍正六年戊申遯

叟沈龍翔記後

海陵觀徐神翁像

湯顯祖

色盡神移看寫生元都衫影罩空明滄桑欲換題愁去一種神仙世上情

檀像虛無兩像新
掉頭不識底傷神
千秋淚迹神光裏
愁看人間羅刹人

泰堂明月

褚世暄

霜風捲盡碧雲堆
處處秋蟄寶鑑開
獨有泰堂稱好月
想應暮夜没人來

駝嶺清風

涼飈舊在嶺西東
何事炎熇塵市同
廉吏歸來都兩袖
怪他嶺上少清風

鳳池筆穎

輝輝夕照綵雲邊
芹沼澄清埴影圓
驚起魚龍桃浪

秦州志

卷之十

七十四

暖迴瀾一柱本擎天

貢院奎光

奎院騰輝壓巨鼇
珊瑚鐵網捲風濤
海邊儻過孫莘老
不數珠光甃社高

范隄烟柳

陳水籠隄映遠莎
成行排列綠雲窠
若將召伯甘棠比
未必棠陰蔭許多

董井寒泉

天女長辭金井欄
至今泉水尚清寒
博興瀛海爭傳處
嘆煞從來孝子難

西湖春雨

鄂王遺廟映波紅
春雨淒涼一鏡中
莫把西湖作名
字
臨安南望泣孤忠

天目晴嵐

山嵐海氣一層層
仙跡峻嶒尚可登
金闕銀臺皆夢
想
讓他鹿女得飛昇

泰堂明月

劉九臯

九有長空一鏡懸
獨稱海甸自何年
冰心會見良司
牧
民仰餘光戴二天

駝嶺清風

泰州志

卷之十

七十五

駝峯突起一城中
幕府當年坐鎮雄
老樹時聞天籟
肅
今嶺畔有英風

鳳池筆穎

文峯高聳傍城頭
玉管擎天踞上流
桃李橋門春爛
漫
江花都趁筆尖收

范堤烟柳

鷗堤捍海舊綿延
百里春潮隔柳烟
歲歲鶯聲歌不
歇
口碑如見范公賢

董井寒泉

仙娃去後玉泉寒
天上機絲再見難
指點荒烟留舊

婺孝名如石不曾刊

西湖春雨

草堂聽雨坐來閒
瀲灩明湖水一灣
滿眼春光收不迭
起雲樓望隔江山

天目晴嵐

蜀岡來脉跨郊垆
嵐氣天光一色青
鹿女不還深洞鎖
尚看龍尾接滄溟

泰州志

卷之十

七十六

登天目山用工部西閣二首韻 陳 綬

得道眞仙去山空鳥語頻
鉄棺迷舊跡丹井秘長春
流水聲清耳斜陽影伴身
偶逢牛背女疑是鹿邊人
我欲最高處凌空置一亭
不逢人眼白長見海峰青
地脉蟠龍氣天文隱歲星
千年華表鶴應記此曾經

冬日登海陵陳晉老德香閣 王士正

檻外紅梅初吐萼千枝萬朶
壓簷低淮南斜日登高閣
目極寒蕪雪漲溪

步漁洋先生韻 陳晉吉

官閣梅花看未足高軒不礙
華門低隱囊紗帽隨歌

泰州志 卷之十 又七十六

側逸少風流落小悞

小西湖晚眺 陳秉鈞

尋幽閒過輞川莊爲愛清溪
短航堤上柳拖風細
細林間鳥語絮怵怵崩崖瀉
澗傾欹閣斷岫流雲補
廢岡溝眼滄桑春草碧斜陽
影裏舊山塘

春日遵

旨耕藉禮成喜逢時雨恭紀
十二韻 臣 褚世暄

南山森瑞彩淑氣遍芳阡
大典禮初洽東皇澤更先
甘霖飛紫漢葱翠發春田
麥秀雙岐美桑柔萬葉鮮
畫中遮箬笠花底叱烏犍
柳綠村村霧炊青戶戶烟

犁須努力耘耨漫遷延欲遂籌車祝還教蠹賊蠲
倉廩寧婦子報賽盛犧牲鼓腹時雍日含哺大有年
小臣賡

聖世兆姓樂

堯天上德宣無盡勤勞度勉旃

靖海樓秋望

江光樸

連城

涼風送我上高楼千疊雲山望裏收傍嶺樹喧知宿
鳥到城帆落識歸舟短機四處人催織長留一敢牧
放牛忽見沙汀征雁過憑空帶下海天秋

雪中靖海樓

朱式玉

閩成

泰州志

卷之十

七十七

衝寒踏雪到東城獨上高楼望遠坳郊外已鋪千點
白山頭猶露一峰青人沾柳絮歸茅屋雁帶蘆花唳
水汀不是幾回憑索酒朔風吹得醉還醒

泰山謁岳忠武廟

程端德

蓬根了不存軍情洵孔棘壘土崇高山神機未易測
金人甫撤圍追騎隨相逼旗翻晝日黃塵蔽春雲黑
忝民幸生全存裡而報德一時殫精忠千秋綿血食
英風亘古今浩氣天淵塞

重建靖海樓

程瑞禴

曩時良讎集高工猶記城端百尺樓極望西南連蜀

脉平臨淮海接瀛洲何年敗壁寒蟲絮一塢陰風野
樹秋賴得使君修廢墜竚看輪奐鞏金甌

謁王心齋祠

一代真儒草莽餘龍門曾赴洛陽車風流不改唯遺
像堂構猶存有著書花發兩楹春俎豆家居東海舊
樵漁種蓮歲歲清溪上好把祠前草更鋤

泰山謁岳忠武廟

張品邁

恢復全憑一戰中金牌偏廢十年功但知國事何辭
死不到今朝始是忠血淚滴殘湖上雨孤魂飛殺樹
頭風登臨休悵南朝事千古英雄覆轍同

秦州志

卷之十

又七十七

墓誌

舊刻有胡安定儲文懿王心齋三誌初黜之今益以唐荆川撰林東城誌共四首人則名賢文則名筆綦慎矣蔑以復加矣

胡安定先生墓誌

胡氏世居長安詢爲唐兵部尚書其孫蘊因亂留

秦州志

卷之十

七十八

蜀爲西蜀陵州刺史蜀平歸京師終衛尉卿于君爲曾祖生秦州司寇叅軍諱修已卒葬如臯司寇生寧海節度推官諱訥贈太子中允博學善屬文呂文靖公夷簡嘗薦其書備修國史君其長子也諱瑗字翼之少有氣節頗意經學兼通曆律之法力貧以撫兄弟之孤愛義良厚景祐中范文正公仲淹上書言君知古樂召見論樂拜試秘書省校書郎康定初元昊寇邊陝西帥臣辟爲丹州推官後移密州觀察推官丁父憂舉其族之亡於遠者九喪歸塋服除遷保寧軍節度推官治湖州州學

又召教授諸王宮以病辭免遂以太子中舍致仕
改殿中丞驛召會秘閣議樂除大理評事兼太常
主簿尋復解罷歲餘授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仍
與議樂樂成改大理寺丞賜緋魚嘉祐元年遷太
子中允充天章閣侍講既而疾不能朝拜太常博
士還官政從其子志康杭州節度推官以就養四
年六月六日終於杭州享年六十有七明年十月
五日葬於湖州烏程何山之原母隋氏贈京兆縣
太君娶王氏封長安縣君有子三人志康進士及
第杭州觀察推官志寧志正皆力學志寧永州知

秦州志

卷之十

七十九

州志正携父衣冠歸葬如臯太子中允墓左遂守
墓田于舊居君孤進獨立不恤權貴義以自信本
朝承用周樂其聲高不合中和太祖皇帝嘗詔下
一律而未遑制作天子命李照等修之君初得對
崇政殿辨照等所修樂非是詔令改作未幾報罷
及會秘閣議按周禮以正鍾律用上黨黍列爲九
等繫其中者爲尺尺定而律成驗之比舊下一律
於是徹前樂而新之天子臨紫宸鐘磬在庭天子
曰學者能通典故而不能知聲氣之元工者習其
聲傳而不知制器之理斯難能也先有議鑄鐘當

有大小今與黃鍾一之非古制 用倍半之法作
應鐘至是鐘成特小小者不堪備宮縣諸儒侍從
無議者天子可之用于郊廟又令作皇祐新樂圖
記布之天下蓋積二十年而後成其間同議論皆
貴官老儒相詆正者豈一二哉然君未始恤之也
尤患隋唐以來仕進尚文詞而遺經業苟趨祿利
及爲蘇湖二州教授嚴條約以身先之雖大暑必
公服終日以見諸生設師弟子之禮解經至有要
義懇懇爲諸生言其所以治已而後治乎人者學
徒千數日月刮劓爲文章皆傳經義必以理勝信

其師說敦尚行實後爲太學四方歸之庠舍不能
容旁拓步軍居署以廣之五經異論弟子記之目
爲胡氏口義侍邇英講不以諱忌爲避旣疾上數
遣中貴人就問安否蓋亦有所待矣比去京諸生
詣闕下乞留者累曰公卿祖送都門甚盛莫不惜
其行也君雖老于訓導在丹州實與府事建議更
陳法治兵器開廢地爲營田募土人爲兵給錢使
自市勁馬漸以代東兵之不任戰者雖軍校蕃酋
亭長廝役以事見輒飲之酒訪備邊利害以資帥
府府多武人初謂君徒能知古書耳旣觀君之所

爲不以異已又翕然稱之君事材而行篤卒艱勤以沒所著資聖集十三卷藏于家嗟乎士者之志于道以身法世莫不欲致之于用推之于遠然才德之士多亦蹇軋難通豈不有命乎君不鄙小官進不及用切于誨人其施博矣晚乃得侍天子左右若將有爲輒病以廢豈人事也哉謹誌

儲文懿公墓誌

喬

宇

太原人禮部尚書

巘先世毘陵人元末徙海陵曾祖諱宏以行義重於鄉祖諱玉隱居弗耀以巘貴贈戶部右侍郎父

泰州志

卷之十

八十一

諱信敦儉淳樸累封至戶部右侍郎母王氏繼母董氏俱贈淑人君生而秀穎五六歲時讀書過目卽成誦九歲善屬文弱冠名動場屋鄉會試俱第一 廷對賜第二甲進士第一名聲譽籍甚論者每以君未獲入翰林爲闕典太宰濟南尹公欲選爲屬巘懇求便養親授南京吏部考功主事尋陞郎中丁巳陞太僕少卿乙丑陞本寺卿正德丁卯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戊辰陞戶部右侍郎庚午春以疾乞休 詔慰惜之 賜乘傳歸冬十月以舊秩 召用辭不就壬申春復起

爲南京戶部左侍郎癸酉正月改南京吏部左侍郎時方望其大用而舊疾增劇遂不起矣嗚呼惜哉矐體貌若不勝衣簡重端默實具公輔之器其在考功時評品精當人材賢否未嘗輕有所遷就以獎恬退抑奔競爲已任鉅鹿公得其贊畫匡輔之功居多丙辰當黜陟天下官員矐詢訪旣精又能堅執公道不爲權要所屈撓是以人無異議其在太僕時蒐訪馬政得失剗革其蠹弊者修舉其所當興復者乃疏四事以聞 詔皆報可又上章請記 孝廟言動以示將來其總督糧儲首釐正

泰州志

卷之十

八十一

倉庾宿弊條陳應議數事省糧戶及京邑供給之費其在戶部時視錢穀數益耗憂形於色雖改官猶不置念其政跡之彰彰者如此平居事親至孝撫從子洵如已出爲擇師遣就學以進士顯爲文簡嚴有法度詩冲澹沉蔚有陶韋之風博覽羣書善于教人出其門者科第相望所著有柴墟文集駟野奏疏若干卷銘曰

淮海維揚 實生偉人 顯顯少宰 爲時蓋臣
發爲文章 簡雅典則 視古作者 闖入畛域
論官周士 舉賢漢科 哀然稱首 令譽孔多

有親在南	就養伊邇	移官金陵	山水樂只
柄衡考署	修政園司	品士相馬	精鑑攸宜
總計南臺	晉貳東省	軫恤憂民	心常耿耿
載遷銓部	允愜輿情	曾不閱歲	沉疴是嬰
凡今士風	口趨頹怠	持正敦廉	匪賢曷賴
人擬柄用	而止于斯	諸醫弗效	命也何爲
帝聞憫傷	諭哀賜葬	卹典駢蕃	光賁泉壤
海陵之堞	新墳隆然	銘文樹石	於千萬年
王心齋先生墓誌		趙貞吉	<small>內江人大學士</small>

明興八葉之世越中王守仁論學名世從游若泰州

泰州志

卷之十

八十二

王子稱最著王子名艮少先生十一歲先生歿王子論學如先生故學者亦稱王先生先生泰州安豐場人安豐俗負鹽無宿學者先生逮粗識論語孝經章句卽邈焉如古聖賢人信口談解如或啓之塾師無敢難者異日天甚寒至親所親方急驚盥冷水乃痛哭曰某爲人子令親天寒盥冷水而不知也尙得爲人乎自此遂出代親役入掃舍捧席哺二老晨省夜問如古禮惟謹時年二十矣先生孝出天成久益行純心明悟性無碍謝役秉禮爲儒者以經徵悟以悟釋經行卽悟處悟卽行處

如此有年人未之識也嘗一夕夢天墜壓身萬人奔號求救先生身托天起見日月列宿失序又手自整布如故萬人歡舞拜謝醒則汗溢如雨頓覺心量洞明天地萬物一體自此行住語默皆在覺中題其座曰正德六年間居仁三月半卽先生悟入之始已能如此是時越中王先生自龍場謫歸與學者盛論孔門求仁知行合一泥者方仇爭之至十四年王先生撫臨江西又極論良知自性本體內足大江之南學者翕然從信而先生顧奉親鶉居皆未及聞也有黃塾師者江西人也聞先生

論詫曰此絕類王巡撫之談學也先生喜曰有是哉雖然王公論良知某談格物如其同也是天以王公與天下後世如其異也是天以某與王公也其自信如此卽日往造江西蓋越兩月而先生再詣豫章城卒稱王公先覺者退就弟子間出格物論王先生曰待君他日自明之久之從王先生居越嘆曰風之未遠也是某之罪也辭還駕一蒲車二僕自隨北行所至化導人聳人聽觀無慮千百皆飽飫感動未至都下先一夕有老叟夢黃龍無首行雨至崇文門變爲人立晨起往候而先生適

應之先生風格既高古所爲又卓犖如此同志相顧驚愕共匿車勸止之先生留一月竟諧衆心而返然先生意終遠矣越五年戊子王先生卒於師先生迎哭於桐廬經紀其家而還開門授徒遠方皆至先生骨剛氣和性靈澄徹音咳盼顧使人意消卽學者意識稍疎漏不敢正以視先生引接人無問隸僕皆令有省雖顯貴至悍戾不悅者聞先生言皆對衆悔謝不及往往見人睂睫卽知其心別及他事以破本疑機應響疾精蘊畢露廓披聖途使人速進蓋先生之學以悟性爲宗以格物爲

要以孝弟爲實以太虛爲宅以古今爲旦暮以明學啓後爲重任以九二見龍爲正位以孔氏爲家法可謂契聖歸眞生知之亞者也獨不喜著述或酬應之作皆令門人兒子把筆口占授之能道其意所欲言而止晚作格物要旨勉仁方諸篇或百世不可易也卒配越中爲二王云問先生何不仕曰吾無往而不與二三子是某之仕也或謂先生爲隱曰吾無往而不與二三子某何敢隱也兩救海濱之荒活千萬人洪御史垣構舍居其徒吳御史悌抗疏薦之不報嘉靖庚子十二月八日卒銘

曰

越中良知 淮南格物 如車兩輪 實貫一轂
後有作者 來登此車 無以未覺 而空著書

林東城先生墓誌

唐順之

武進人
都御史

嗚呼吾友東城林君古所謂敦行君子也紛華盛
麗耳目之好一不膩乎其外猥巧慧辨機智之習
一不鉤乎其心潔以律乎其身一束脩之問畏之
若苞苴然謙以裕乎其人一輿臺之賤接之若賔
友然行必愜乎人之所安故不爲嵬崖嶄巖之行
言必衡乎力之所抵故不爲要眇浮濶之言嘉靖

秦州志

卷之十

八十六

辛丑十一月二十日以吏部文選司郎中卒於京
師年四十有四出其橐得銀四兩不能棺其寮友
爲之棺以歸歸不能葬郡守朱君州守黎君賻之
錢以葬而黎君又使君之友陸位等狀君之行來
請銘朱君黎君君在文選時所選廉平吏治其鄉
者也君諱春字子仁始號方城以其先福建福清
縣方城里人後改東城祖諱某父諱宏母某氏自
君幾世而上有諱閩者始自福清以從戎隸秦州
守禦所故君爲秦州人林氏自徙秦州未有以儒
顯者爲儒自君始後君貴始贈其父宏爲吏部文

選司主事而封母某氏爲太安人君始以窘故幾廢書者屢矣君讀書常以竹筩注膏繫衣帶間惟所適則出膏於筩燃火讀書君父爲漕卒君又獨與母妻織履讀書率終夜不睡嘗日中不能炊貰米於隣不得君行歌自若家人頗非恠之君自若已而受學於知州王君某與其鄉先生王君汝止兩王君故王陽明先生弟子君因此始聞致良知之說則心喜之至夜中睡醒無人處輒嘖嘖自喜不休遂欲以躬踐之則曰以朱墨筆點記其意向臧否醇雜以自攷鏡久之乃悟曰此治病於標者

也于是駸駸有意乎反本矣戊子舉鄉試壬辰舉會試第一登進士第選戶部廣西司主事調禮部主客司主事又自禮部調吏部文選司主事吏部故矜厓岸鎖門謝賓客雖親故人不往拜示自尊重而吏部以提熱柄故雖諸寮中率自羯羠相猜抵君色溫氣柔不以行能先人其在諸寮中恂恂下之唯謹其在同志中雖其名位絕不相埒者亦恂恂下之唯謹門無留賓日旰出部則徧走刺答諸賓客或羅致諸賓客講學意烝烝如也諸賓客人人自以林君親已其尤厚者則相與挾衾被櫛

具往宿觀寺中講學竟夕以爲常後爲郎中官重益多事矣然猶如此以此諸寮中雖其志行與君絕不入者亦謂君長者不復猜也而善類因君以聯者爲多君自束髮至蓋棺未嘗一日不講學然君本以長厚清苦繩墨自立其於學也亦因其質之所近君爲主事是時縉紳之士以講學會京師者數十人其聰明解悟能發揮師說者則多推山陰王君汝中其志行幅實則多推君與言水羅君達夫羅君於朋友中最沉密矣然君猶面疵羅君以其露才也君之自斂可知已王君汝中洒落而

君小心周慎畫尺寸不敢失兩人操行不同然君獨心敬王君爲主事久之轉驗封員外郎已而調文選司員外郎居一年母安人病癱臥君謝病歸養君居鄉則益恂恂謹甚如故儒生時家無一錢不以取於人家有一錢亦必以施於人侍母安人病病少間則出寓故所讀書處萬壽宮者與其故時友人及鄉之後生講學以其間走安豐就其故師王君叩所疑義每往必喜幸以爲聞所未聞君於師推王君汝中止於友推王君汝中君居官有未識王汝止者君與之言必曰吾師心齋說如是君

居鄉有未識王汝中者君與之言必曰吾友龍溪說如是居久之赴官補稽勳郎中調文選郎君自爲吏部主事泰州守某黷而虐君請於尚書黜之忝君鄉也尚書趨起曰某未有劾者奈何君曰不實則罷主事遂以其人調邊地頃之南御史劾章至則其人也竟黜之後君赴官汨淮淮守某以次謁諸過客舟始及君供張又薄若不知君爲吏部者後淮守入覲考下當遠調君爲稽勳郎具白尚書以過淮事薦其廉靜懇乞留之更得調永平內郡二者其一遠嫌者不敢爲其一怙勢者不能爲

秦州志

卷之十

八十九

而君爲吏部若此然君長者常護人短其請黜秦州守事則尤爲君所難君旣長選事益思薦進賢人慎擇監司守令洗刷奉其職然事有曳掣或不能盡如所欲爲則君出謂曰選曹之職欲上通於君與相冢宰之心下通於選人與天下人之心相冢宰之心未必選人與天下人之心選人與天下人之心未必相冢宰之心選曹居其間欲兩合焉難矣雖然求無負乎吾心足矣君始調文選會御史論君受牌坊銀事雖衆以爲妄然君獨自念束髮兢兢砥行遭點染居常引咎不愜欲解官又業

已爲之旣任事又曳掣縮縮不自得曹又多事君
日夜其間固甚瘁居無何病一夕卒卒之日猶在
曹不自知病病且革乃舁歸舍先是君嘗會朋友
講曾子啓手足意懇惻聞者皆怵惕未數日君遂
卒君問學幾二十年其膠解凍釋未知其何如也
然自同志中語質行者必歸君君娶李氏封安人
子四人曉暉曜昕曉樸而材能似君者也爲庠生
妻某氏暉聘某氏女一適王塋以卒之明年某月
某日墓在某所君不喜爲莖詞其舉第一應試文
字及後所爲詩古文務理道質而不艷如其人始

君幼不知書父故苦貧也不能資君以書以餘子
給事千戶王某所某奇君令與其子王烈同學書
君自是始學書後父所見君讀書且喜且嘔之曰
兒讀書固善然書可飽乎因取其書欲燒之君婉
詞跪謝乃解後君貴常恩王氏厚報之自王烈以
下禮節稱謂歲時起居一不改於故餘子時銘曰
君嘗有吉天然之門盎然出之不作好醜不爲我
偶不爲人綺大心之窟如彼日月光照四垂樓臺
殿闕糞壤鼠穴亦所不遺藏疾於藪有茹其垢蓄
德之資有如寶然玉金在前其耀不施君子若愚

巡撫福建都御史定山墓誌銘

宮夢仁字宗袞定山其別號又號覺幢子裔出南宮敬叔後祖籍靜海明初有諱智達者以孝廉判揚州府署泰州篆因家於泰數傳至贈員外諱景隆是爲公曾祖子諱繼蘭宗正丁丑進士歷官廣東兵備道副使是爲公祖子諱偉鏐宗正癸未會魁官翰林院檢討是爲公父也以公貴贈三世如公官曾祖母王氏祖母潘氏母袁氏俱太夫人方公之始誕也公祖夢自鄭太史某家肩一畫棟至故小字曰鄭六歲就外傳

泰州志

卷之十

九十一

十歲工屬文與弟昌宗號二妙始爲泰諸生後入籍靜海連應南北闈試及赴中翰選皆不售公益刻苦奮勵每入闈鍵戶旅舍日課數藝同舍生罕睹其面己酉登賢書庚戌會試主考柏鄉魏公合肥龔公俱天下重望得公卷驚喜珍重謂自明以來元燈相續不絕如綫至公乃克紹而忌者揭公冒籍事主考亦以檢舉具

題事下部議行南北巡撫查覆而公遂遲大對癸丑

殿試進呈第八入選庶吉士公嚴立程課工苦如

諸生文章詩賦每構二篇則館閣傳誦一時大典冊多以屬公而慷慨激發間論世事義形於色人謂公必以言路顯乙卯散館補授貴州道監察御史公甫入臺首拜疏論開礦事總憲及政府皆以危言沮公公弗恤疏上果奉旨飭行而公疏中所叅後以開礦不實率革職被譴公疏雖未行而

上固已心識之矣他如酌題補題留之例以杜奔競以清規避請湍河工責成以省虛糜以資國用酌銓選開復之例鼓舞捐輸實期足餉諸疏皆

秦州志

卷之十

九十一

奉

俞旨時黃淮水溢淮揚兩郡被禍尤劇公生長淮南熟知河道利弊又念切桑梓繪圖入告奉

旨該部確議具奏蓋公生平留意經濟大略凡所陳奏皆切中機務非以空言沽弋名譽者其巡視南城絕司坊饋獻嚴緝旗人橫行綱紀肅清奸宄屏息公在臺執法敢言人勸公稍斂鋒鏑可坐致公輔而公不願也丙辰年例出爲河南督糧道河南素苦兌運弁丁勒索官吏侵蝕交相爲害公親自驗兌積弊頓除會臺中孫君某條

陳糧折事下各省詳核公細加核減其節省銀
五萬兩奇

優旨議叙歲大旱公自爲文步禱白龍潭翌日大雨
四境沾足戊午丁內艱歸庚申復邁檢討公喪
癸亥服闋補授湖廣驛傳道乙丑擢山東提學
副使時滇南蕩平禁旅凱旋道經三楚督撫念
非公莫可倚辦者乃留題數月公編設船號親
臨驗勘以次撥給自都統以下皆爲歛戢地方
安堵十月始赴山左初公在楚豫時屢監文武
闈試士子感頌遍於兩省及是崑司文衡山左

秦州志

卷之十

九十二

之士歌舞踊躍謂今之視學吾地者

本朝名會元也爭自磨勵以思一當品題而公亦以
文風開闢士氣轉移爲已任歷試諸郡釐剔弊
竇破格憐才所識拔皆一時名宿丁卯文武兩
闈中式者非公歲科首列卽新進所得士也報
滿日巡撫疏薦公明 著奉

旨內擢借補通政司右叅議轉兵部督捕理事官辛
未遷大理寺少卿旋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壬
申擢通政司通政使辛未甲戌兩預武

殿試讀卷

賜茶坐

上注曰公者再又問公年齒籍貫公具以對

上深頷之蓋

上意漸柄用公矣丁丑擢授右副都御史巡撫福建
特賜內廐鞍馬公赴暢春苑恭請

聖訓

上言爾在外任日久外邊事體爾自知道公感激知
遇星馳赴閩預飭有司無設供帳在閩一年崇
文教厚風俗查臺灣之勒派盤通省之盈虛禁
人命之株連嚴兵餉之扣剋緝獲窩賭積盜數

泰州志

卷之十

九十四

十大計八法不以微員塞責人尤稱快每晨
起泣事午夜未寢鬚髮皆白而閩中地連山海
禁旅駐防粟資上遊折色本色兵民交累乃疏
陳兩便之法爲永遠之計格於部議公自分性
迂守拙不能隨人俯仰終不能久行其志擬自
具疏乞休會病未及上戊寅冬遂奉

旨解任公約裝就道樸被蕭然無所留戀巳卯冬
石赴永定河又分修南河高粱澗龍門壩高家堰諸
險要處癸未

上南巡閱視嘉公勞勩復原官癸巳三月恭祝

帝鄉身預更老榮非常翩然騎箕下大荒千秋石室
啟厥藏大羅同日歌霓裳爲公銘辭我涕滂

編修恕堂墓誌銘

公父偉鏐崇正癸未進士學者所稱紫陽先生
也紫陽公有子十一人公於次居八自少志尚
不凡大父奇之日是兒必能以學行顯吾族十
六遊鄉校旋食廩餼弘覽羣籍無不通貫雖諸
生名駸駸遍海內矣而屢困場屋人或勸以貲
郎進公毅然曰豈可使祖宗科目自我斷避人
屏居苦心淬厲有寒士所不堪比入就子舍則

秦州志

卷之十

九十六

愉愉怡怡娛侍紫陽公左右備極色養嘗冒風
濤歸省焦太夫人疾舟不沉者幾矣卒以克濟
州人士稱爲孝感壬午考授正紅旗漢軍教習
故事教習試北闈臨場例取本貫文書至爲
費公言於司成請以現在官學故勉其跋涉蓋
自是爲教習者食公之德乙酉春

聖祖巡幸蘇浙公上時巡觀河省耕詩四十首文辭

高古冠一時

聖祖覽公名卽顧侍臣曰此老學也蓋公之名徹

宸聽者人矣旋 賜白金及 御刻孝經同 欽

取人一例入都公分得南薰殿纂修方輿路程
是年秋領順天鄉薦冬

聖祖賜冬衣一襲松花容德硯一方 內製裘服明
年中式會試第二十五名 殿試賜二甲十八
名選翰材院庶吉士於時公向所纂合璧連珠
集及廿一史連珠集館閣咸來抄取資其膏潤
焉己丑散館 欽取第五名授翰林院編修辛
卯復移武英殿纂脩 御選唐詩注仍 賜松
花硯周易折中佩文韻府壬辰會試充同考試
官是年中式舉人奉

泰州志

卷之十

九十七

旨重加覆試而公所得皆宿名寒峻無一人覆落者
今內閣學士兼禮侍郎胡煦其首卷也甲午冬
命九卿各舉學問優長聲名茂著侍郎王公思軾首
以公對王公清節名臣不妄許可時論以爲允
公久在書局以才品爲

上所稔知及乙未春 召試 乾清宮

聖祖臨軒親閱遇有紕 雖資深官重者多從澄汰
而公獨蒙 溫語詢以年力及曾出外差與否
公奏對稱 旨

天顏甚霽公目念詞臣例不得建言而申抒所學以

庶幾古人陳詩納賈之意稍展報稱遂自譏策
略四卷其河隴荒政及治河議洞達古今尤爲
當世所重他如革督撫之規禮禁商賈之侈靡
重薦舉之令定吉凶名品之制皆策略中指畫
千數十年以前者而

今上龍飛新政海宇蒙恩與公言若合符節說者謂
天假公年得敷揚

聖天子勵精求治之美具本經術以利蒼生當不可
數計乃一官匏繫僅以詩人顯爲可惜也會丁
酉冬以爭議學臣開列事小失院長湯公意其

泰州志

卷之十

九十八

明年戊戌

聖祖有澄清侍從之旨院長卽綴公名其中院長者
公丙戌舉主也士論頗爲不平而公顧欣然就
道蓋公引疾去官之志固已久矣公抵家後尚
與故人從容文酒驩劇如平時及疾革諸子請
就醫于揚公曰人生亦各有定數揚醫豈盧扁
哉其達觀知命又如此公諱鴻曆字友鹿號恕
堂銘曰
門閥華茂而以學致身文譽燁赫而以直迕人
位不酬德將達而迤兼三不朽以芘後昆

書籍

柴墟集 儲燾著 凌海樓集 凌儒著 東城集 林春著

沈少司馬集 沈良才著 静敬堂詩文 宮壽著

敬止集 陳有傳 平賦錄 陳忠靖著 心齋文集 王良著

敬由錄 陳凝社著 庭聞州世說 春雨草堂集五十卷

宮偉鏐著 畫广詩集 王白紉著 南軒集 竹畦集 張廷霖著

明道大意 良知說 誠正解 遯庵集 田狩龍著

廣戒殺說 早嫁婢說 丁士毅著 西渚集 陸與齡著 醫滙

徐爾正著 翠屏集 石光霽著 方生詩集 方苞著 桐峯制義

涉園集 耐菴詩集 張琴著 雙虹堂集 陸舜著 杜楓

泰州志

卷之十

九十九

山制藝 楓山詩集 杜光先著 文苑英華選 英華粹

語 甘一史名臣言行錄 續南宮舊德錄 讀書

紀數畧 宮夢仁著 俞太羹制義 雲斤詩集 治河方

畧 歷朝詩雅 孔子家語訂正 白陸詩選 俞梅著

傳 瀛海策畧 宮鴻曆著 餘力集 仲蜀巖著 孔子家語左傳

分類 戰國異詞 十七史正訛 天文編 算法

編 陳厚耀著 經濟鴻書 志遠堂新編 桂籍軒詩

吳崇先著 俞子書三刻 三極易知錄 五經源流 俞楷著

著 詩觀全集 鄧漢儀著 陋軒集 吳嘉紀著 招雲閣集 袁爾著

有成傳 羅子全集 仁孝仕學訓 羅汝芳著 澄觀錄 王礪著

有傳 樂天堂稿十卷 田毓芝著 焚餘草 劉九臯著 潘子制藝

花月樓詩 潘昌類著 采山堂詩集 沈晉陽著 桐引樓集

七律分韻 五言詩鈔 黃雲著 涉園集 閒好軒

口吟六卷 宮鴻營著 禮記正詮 詩經指南 樊川草

堂詩集 戴恩著 清芬堂集二十卷 癸未房書啟秀

編 三科詩義 癸未小題啟秀編 遯叟書義

遯叟詩義 崇明縣志二十卷 沈龍翔著 沈以詩文

才胸襟瀟灑詩賦古文為一時宗匠以第 太乙閣詩

槐蔭堂草 劉靖著 靖為詩壇耆宿撰述最富吳陵

酌子陵者悉剪鐙鬪韻敦骨月好園蔬之

泰州志 卷之十 一百

綱鑑會通 南野草堂 陳志襄著 五朝詩選 陳綬著

茵花山房詩集 陳秉鈞著 杜詩選 陳鑛 明德篇 致知

論 俞宣人著 落落吟 俞為光著

藝文

奏疏

請嚴黨惡疏

王紀

明南京工科給事中王紀疏爲黨惡必除等事春秋嚴亂賊之黨國典重同叛之誅宸濠計不足以謀遠力不足以制勝實恃太監畢徵以爲應援徵在江西未踰年而遽有浙江之調正爲同逆計耳如先任御史范輅嘗劾宸濠之樂官矣徵則擠輅以快其心浙之巡捕者嘗獲宸濠之間諜矣徵則釋之以隱其迹舉宸濠之孝行以釋主疑賞宸濠之軍士以結心腹

泰州志

卷之十

五十六

又令都吏發官軍具器械期三更齊集候三司官四更入揖且收杭州各城門之鑰遂至城中軍民驚懼奔走哭聲震地若非巡按御史張縉破其姦預令三司擁兵自衛其夜不知何爲也又聞徵曾遣人齎金帛于宸濠府中賀壽驅弓匠十二人羿之今隨從親信者又皆江西之產其初至浙江盡出軍器堆積如山候江西調用又有周管家者凌虐軍士毒害人民勒取財物數踰十萬罪惡不可紀極况徵乃逆瑾餘黨積謀背叛今宸濠已就擒獲徵尚雄踞浙江伏乞械詣京師明正憲典以除逆黨以靖地方謹疏以聞

不無顧此失彼之憂或卽於淮揚兩府間
勅部別議一二事例上不病

國下不病民以助成功猶可幾幸萬一不然無論
已決者難期堵禦未決者必至懷襄卽幸而堰
堤得治而宜洩無由民生終無甦息之期
國計更無取盈之道卽目前軍需所倚辦先盡付
之空言猶且歲報災傷日冀蠲賑豈爲人臣者
實心任事體

國爲民之義所敢出哉臣蒿目時艱粗明水利不
敢緘默不言亦不忍隔膜相視爲此條陳字多

泰州志

卷之十

六十六

逾格並繪漕堤海口被水州縣土田圖進

呈如果臣言可伏乞

皇上俯賜全覽乾斷施行

康熙十五年六月二十九日具題七月初五日
奉

旨該部確議具奏圖併發

侵又何有於鹹水傷禾淡水傷鹽之說乎况濬而深之煮海者得不負戴而舟焉利當不在民後抑海而曰口僅取其爲出水之門勢不等於大洋帆檣難以競渡也無已更施品椿於上流杜其出入而建閘以時啓閉慮且萬全此誠千古不易之理而萬世永賴之休外此類皆因循補苴苟且塞責不則變通之術亦必不得已而後行者矣前聞總河臣王光裕由泰州有海口之行或亦逆料水之必來堤之難保雖康熙七年間畧經開濬而一地有一地之海口一口有舉耳乃數月以來未聞

一口之分流此之通不能代彼之塞故欲爲是題請保無難於慮始格於浮言可開可不開二者相持而卒未有定耶臣非不知此時而建此議或者笑其迂謂猶之饑而植禾渴而穿井雖疾無所及也顧今日勢縱等於燃眉計猶可以徙薪及此不治遂甘委之無及恐不至水患日甚一日故道年廢一年不止又或者謂諸逆雖漸蕩平餽饗尚煩經畫木石夫役之費於何取資兼以一面修築堰堤一面開濬海口諸工並舉

河堤岸之藩籬藩籬不用門戶因之失守固已殊不知昔人云射陽諸湖喉也高寶諸土田腹也海口尾閘也灌於喉而漲於腹所必至者况多其入少其出大於口小於尾閘而謂不洚洞滔天也有是理哉古今稱善治水者莫如禹禹貢一則曰入於海再則曰入於海孟子亦曰禹以四海爲壑是海之能受水而爲水所歸也明矣豈歷官河上諸臣獨不見不聞而故爲是泄泄從事乎歲久日湮漸積壅塞民之豪有力者盤踞其間滄海桑田每多安土重遷之慮因緣

爲奸煽惑衆聽謂此不可剏而開也開之將不利於商若竈且恐生奸人窺伺心固不自今日而多聚訟矣抑思黃淮入海以雲梯關爲首稱其自淮安廟灣海口以南有新興之匣子港鹽城有天妃口石碓口之新洋港伍佑之老人港興泰有劉莊之新團河白駒之牛灣河草堰小海之苦水洋溇河口丁溪馮家壩之龍開港以及車兒浦載在志秉舊跡可循而何云剏始也卽欲爲居人計獨不可就附近之地因下而別爲澤耶至民竈田在范公堤內豈海潮所能遽

澤湖淮水於此停蓄堰壩逆之西注會黃水以
滌淤沙下流爲白馬諸湖五湖之間皆爲漕渠
要害漕渠自清口對岸入天妃閘南下六十里
達於山陽折而西南經黃浦八十里達於寶應
逾汜水越清水潭百二十里達於高郵沿邵伯
湖堤折而西流歷金灣茱萸灣百有十里達於
江都又折而西南十里由三汊河分二派於瓜
洲儀真入江曰裏河亦曰上河自茱萸灣閘東
南從芒稻河百有十里訖於泰州曰鹽河自泰
州東西二壩過港口而北百四十里爲興化稍

折而西南八十里爲高郵再折而西北百二十
里爲寶應又折而東北九十里爲鹽城其間膏
腴錯綉阡陌比鄰草蕩鹽場星羅碁布周廻千
里祇憑舟楫爲往來而出廟灣白駒丁溪諸口
入海曰下河上下兩河惟恃一線河堤蜿蜒間
隔登堤而望內如釜底外若建瓴淮揚兩府數
十萬之田賦鰾利由茲出焉淮揚六七州縣數
百萬之戶口室廬由茲存焉故內開行水支河
無慮數十凡以串場達海道相絡也人知高寶
邵伯河堤爲下河州縣之門戶高堰翟壩又上

貴州道監察御史加一級臣 宮夢仁謹

題爲淮揚水患異常疏理海口宜急圖列情形乞
勅從長勘議務使一勞永逸實裨

國計民生事臣 本年正月間具有恭繹

恩詔專河工之責成一疏部覆請

勅總河會同總漕江南總督逐一詳議具題此特從
淮揚上流起見就平日而言也昨總漕臣帥顏
保恭報異常水災疏稱自揚至淮兩岸石土堤
工處處告急衝決多口河湖相連汪洋一望民
舍盡行倒卸田土皆沈水中又船從江南來者

秦州志

卷之十

六十一

云自揚至淮在常時不過三日程今且非半月
不能達輕舟如此則糧舟可知上河如此則下
河可知其關係輓運之咽喉東南之財力誠非
淺鮮此固不可以一日不治者治之而不審衆
水歸墟之勢徒爲逐節小補之謀等水衡之金
錢於泥沙化百姓之膏血爲藪澤旋衝旋塞再
塞再衝欲冀安瀾以紓

宵旰之焦勞殆亦必不得之數矣臣 請得而詳言之
天黃水視淮水爲通塞所以捍淮水使崑會黃
水者高堰翟壩一帶堤岸耳其上流爲阜陵洪

照施行欽等匍匐冒懇瞻望天恩不勝戰慄激切之
至奉聖旨已有旨了該撫按一併查奏該部知道

來猶望撐持再一加益并前担亦盡委仆者乃南倉張主事頃有復徵久停鳳米之請聞命之日老幼驚慌進退無路已復竊念年來水旱盜賊皆荷我皇上大德生全乃延今日堯舜在上何幽不燭何傷不軫萬不得已三千里跋涉上叩九閭萬一邀聖恩浩蕩而生猶愈於承加額敲朴而死也敢以四州縣鳳米加額顛末爲皇上陳之鳳陽倉米舊額高郵州壹千陸百壹拾叁石零泰州貳千貳百捌拾肆石零興化縣陸千壹百柒拾石零寶應縣貳千陸百壹拾石零歷年徵解止此耳嘉靖二十七年江南蘇州府偶值

秦州志

卷之十

六十

凶歉突將彼地應解鳳米貳萬捌千餘石飛派高秦興寶四州縣而欵等破身家累子孫之慘害始此矣嗟嗟沮洳水鄉膏血幾何漕米之外又徵鳳米也我皇上一則曰暫累一年再則曰始徵一半猶愀然其不寧焉欵等代人輸糧無田虛派歲供其見徵之半已屬偏枯併索以久停之半將見立斃此其便不便之分數當有惻然於皇衷者伏乞聖明俯念鳳米原係飛派災苦委屬頻仍鑒此實情徑行俞免抑或撫按見此酌畫併乞勅下查議照前停徵又臣等草野愚民泣陳災苦不識忌諱字稍逾額統惟聖恩垂

保妻子降罰之累上逮有司以致累死里長陳遵黃九龍等七十餘命里長韓陳姜等至今遣戍遐方其他剝肉醫瘡罄竹莫書萬曆年間南京巡倉陳御史痛悉此弊具疏積災郡邑賦重民疲等情奉旨停徵高興寶三州縣仍照舊原額獨泰州於原額外尚溢徵七千六百餘石彼時亦姑承認再俟呼籲迄今五十餘年頂戴國恩殫力勉輸惟以四方多事不敢求減今乃一旦議徵或亦未悉欽等李代桃僵之苦有如此耳據其大指謂足軍糈夫計缺額之糈必問全額之軍今日軍額安在卽云湊募兵勇夫旣用之募

泰州志

卷之十

五十九

新兵則非需以養額軍可知矣何幸我皇上天日照臨特於部覆撫按之疏惠頒軍民兩便之旨百萬生靈一綫實係於此夫卽請徵此米不需以養軍則今停徵此米必無不便於軍又可知矣或者曰議復非以議增豈今日之民力顧紓於昔日之民力又或者曰今日因糧溢地何者不事權宜然正從實糧實地起科不累窮民盡繇孔道而白馬射陽等湖刼掠蠹蠢欽等日派牽挽夜輪護送較他屬尤苦向非我皇上赫然命師刻期勦堵則欽等卽未破賊殺死亦久被賊累死此正如尪羸之人強支重担稍爲減輕將

官華秩恩賚逾常亦足酬矣况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亦臣子職分之常豈足爲勞哉臣等待罪言官不敢隱默伏乞聖明垂察

請停加鳳米疏

繆 欽

南直隸揚州府泰州等州縣里長繆欽等奏爲泣懇聖恩停減鳳米以安衝疲要地以救數十萬生靈事切爲揚州府屬爲國家咽喉要地水旱兵荒七年於此而高郵泰州興化寶應受害尤甚蓋揚屬南枕大江獨四州居其下流勢如建瓴西連淮泗北帶黃河東瀆大海所稱汗下瘠駁之區也欽等所居之屋所

泰州志

卷之十

五十八

種之田一堤之外與蛇龍爭窟而處崇正四年建義等口堤決興化盡沉水底高寶泰田土一望巨浸三歷年所向非我皇上慨允災民徐瑞等之請立勅修築欽等久被溺死又地形前高後低稍水則江儀等縣盡以爲壑稍旱則尾閭所注立洩湖海以故四年至七年無不苦水八年苦旱九年又苦水十年又苦旱卽今欽以四月離家又赤地千里蝗蝻叢生矣向非我皇上歷允災民楊元等之請立議蠲折則欽等久被餓死歷年流寇垂涎揚城戰守軍需屬邑敢不黽勉且水陸輸輓鳳米之後又加鳳米徵比之苦莫

正德十四年八月日題奉旨已有旨取畢徵回候至
目再議

請慎簡輔臣疏

沈良才

臣等於本月十五日伏覲勅吏部成國公朱希忠駙
馬崔元輔臣翟鑾大宗伯嚴嵩日侍朕躬忠勤罔懈
希忠元各加太保鑾加少傅兼謹身殿大學士嵩兼
武英殿大學士在內閣同鑾辦事仍且掌禮部事免
其奏事承旨餘官俱如故如勅奉行欽此欽遵臣等
照得簡命輔臣朝廷重典皆由聖明英斷非臣下所
敢輕議臣等竊惟內閣之職論道經邦調元弘化上

秦州志

卷之十

五十七

以表率臣工下以保安黎庶其任甚重必得人品心
術爲天下第一流者始克膺茲選陛下御極以來每
有員缺慎加推選未嘗輕授誠聖王進賢如不得已
之盛心也臣等查得禮部尚書嚴嵩叨掌南宮於今
六載其貪汙姦諂俱有指實屢經言官論劾章疏甚
多人品心術卽是可驗皆莫逃聖明洞察之下矣今
一旦驟膺簡命首率百僚不惟輕朝廷絲綸之寄亦
恐失天下仰望之心書曰官不備惟其人所以慎選
也伏乞陛下收回成命仍留禮部辦事使其勵忠正
之節庶可挽鼎餗之譏陛下若念其共侍之勤則

江南揚州府泰州冒死替父伸冤閨女臣妾蔡蕙

奏爲父抱不白之冤女發替死之愿泣訴哀情仰

瀆

宸聰事痛父蔡孕琦原係候選學正今爲叅革監犯本一介書生七歲亡父有兄異母附居三十餘年閉戶讀書南北應試七次迄今年近五旬尙未有子止生臣女數人可憐隻身獨自竟抱千載之奇冤臣爲生女能無鳴冤之切志禍緣康熙丙寅年有仇豪繆器暗砌訪單致奉 前撫

泰州志

卷之十

六十七

臣趙士麟於五月十三日拏究始則名號不對繼則檄州討欵查無劣蹟可揭因而出示招告繆器遂賄買族姪繆德等假僧海滿等捏詞夥鏹准批江蘇按察司轉發江寧南捕官詳解疊讞七堂犯僕共夾二十七夾棍所告一十九詞皆無一實審看有舊案翻爲新事張冠李戴借訪聳准等語旣屬無辜理應釋豁撫臣堅不認錯復摘六欵於十月初十日入告

欽件例發本處有司承審獨此案越批上元縣縣臣于述統豈述統惟知索賄全無官箴屢令吏書

至獄關說口稱上官要錢必須盈千累萬無奈
貧不飽慾遂爾任意定招

皇上好生如天重囚每邀

仁宥且屢

諭內外衙門問斷務期平允停刑之

詔屢頒緩獄之條日下誠視人命至重不忍傷生
之意未有事關三命問官不弔一卷不提一証
而卽置人以死罪至大辟法司不准一訴不駁
一詳而竟論人以斬泣思臣父旣無人命姦情
又不爲非造惡霹室坐以光棍黑冤從何得伸

泰州志

卷之十

六十八

卽

新例最嚴光棍原因惡棍無影生風嚇詐內外官
民故定此重例今如一欵繆德係拼茶場場司
衙役因苛斂不法被本場竈籍生員繆藩等公
呈爲官蠹苛斂等事奉有 巡鹽御史批鹽運
司通詳可據臣父在泰州相隔二百餘里生平
與德絕不識面屢審原屬予虛而定招忽栽爲
謀主如德果然賣房鬻女何不開明女係何名
鬻與何姓房坐何地賣與何人縣臣并不弔卷
任意誣爲拷打詐財如三欵楊玉田係田土交

易彼此契明價足楊欠衆債賣田清償當官交
價揚州知府批有印照并退出各家契券可據
如果有投獻之楊振宇何無到案親供果然逼
寫借約何無執筆原中縣臣并不弔閱任意誣
爲逼寫借約如四款顏民表家有僕身故與臣
僕阮男絕無瓜葛倘果冒認屍親有何呈詞投
何衙門是何經承原差一詢立剖且款開許爾
志過付并無其人到官縣臣明知是虛任意誣
爲圖賴取財以此三款捏作光棍誠不可解也
臬臣未駁一詳督臣未經一審改抹原供附會

泰州志

卷之十

六十九

成獄部臣據招閱奪情僞何從得知幸荷

天恩監候方得苟延性命

皇上仁過堯舜豈忍獄有冤囚伏乞

睿鑒前情俯賜矜憐准勅在京法司或批直隸巡撫
弔卷提誣秉公親鞫觀前後之矛盾則知輕重
之懸殊在昔緹縈女爲父鳴冤贖罪漢聖帝憐
而釋之載在史冊千古傳爲盛典臣妾父被仇
陷害擬以大辟自逮獄以來妾衣不解帶臥不
登牀棄紈綺而不御捐膏粉以無施日夜悲號

籲

天無路每夕遙望

宸闕禮拜千餘迄今三載寒暑未輟惟祝

玉輦南巡妾父盆冤見日今幸

駕臨是誠千載奇逢妾效緹縈之故事冒死鳴冤伏

望

天鑒原係辯訢冤枉未免字多逾格冒昧無知涕淚

上

奏

計提

一件官蠹苛斂等事泰州通詳併大使韓光俊

泰州志

卷之十

七十

訢呈紳士繆珏等息詞奉 巡鹽御史批結全

卷存兩淮鹽運司

一件前揚州知府批准翟氏清交田價手本存

泰州刑房繆翰林院等各家退出契券十紙臨

審呈閱

一件訪拏惡棍事撫臣批詳

一件納職兇殘等事全招以上俱存江蘇按察

司刑房

王幼瞻 申謙甫 楊振宇

康熙二十八年二月

日草野閨女

臣妾

蔡

蕙百叩具

錢糧論

宮偉鏐

泰郡自黎公均田分列金銀銅鐵使貧困之民免徵無田之賦奸豪之民難隱無賦之田其間沃瘠滄桑之變固與河渠海口相表裏非夫法之有未善也而有未盡者泰以折畝爲例者也郡邑折畝者比比是而吾泰先年易知一單必備列每石徵銀細數庶小民得以週知自細數不開奸欺百出方州牧是以有浮粟之設今以全書爲定所有里民封納簡明則例附載於書庶一見週知無所遁於單之內矣至金銀

秦州志

卷之十

七十一

銅鐵各有都圖地界今去其籍間有存者必須再爲刊布尤必以某鄉係某都某圖注於均田錄之後則高下較然此更爲與均田錄相發明也而其間有最不可解者譬如某鄉某則每畝正糧幾升幾合外又派帶繆糧幾合幾勺此劉大參論稅糧推本陳太僕諸論而有繆糧代輪積累之說也又如鳳糧之說陳太僕痛切言之實因嘉靖三十年間江南省屬凶荒將應納鳳陽糧米五萬四千石派本府各屬承辦以待豐年歸復本州派米一萬九千八百九十六石九斗三升逐年賠解累死厥遽陳遵黃九龍等七十餘

命萬曆二十一年巡按高公具題減免一半尙遺九千九百四十八石逐年徵解鳳陽戶部分司按此原屬權宜一時今遂久而不還豈當年凶荒地界至今尙未復耶此所亟宜歸復者也又如正兌改兌之說揚屬十州縣原額糧米共計二十一萬八千九百有零每年額設起運正兌米六萬石改兌米三萬七千石如泰州秋糧五萬六千三百石以數計之當一府總糧四分之一以兌運言之該派正兌一萬五千之多自嘉靖三十年後驟加泰州正兌米二萬九千六十一石不知何故再三通算始知爲興化盡行改兌

泰州志

卷之十

七十一

苦泰州盡坐正兌興化起運三萬有奇俱係改兌泰州起運四萬以上俱係正兌計每年二八輕齎泰州比興化多派至三千八百餘兩此陳太僕所以大聲疾呼旣具申各當事又於敬止集中詳切言之也今雖往事前人苦心不可不存留心民瘼者執成憲而問之其何說之辭至於水脚爲起解而設存留者無之例應分別而泰自海口不開頻年被水患蒙蠲蒙賑不一而足蠲賑於被災之後又必疏陳於未災之先治於後者止以爲民治於先者乃以爲國此非創舉也舊志凌陳二公疏文蹟事班班可考前人任怨

任勞力排浮議爲州民奠奕世安全坐令阻塞盡毀成功州民被切骨之害而莫之省憂究與國兩妨顧當事力行何如耳此又所謂沃瘠滄桑與河渠海口相表裏者也

河渠論

宮偉鏐

秦城內市河三支一中市河一東市河一西市河卽李公駿所開西河此三河風氣所關居民浥注之資亦南北運行之便也先年開通至崇正丙寅丁卯而湮沒幾不可問皆緣南北二關脚夫倡言水關不可開開或多盜以至歲久淤塞若是則城門亦將重閉

秦州志

卷之十

七十二

而後無事乎蓋河開則人物裝載小艇輕移河塞則凡水草貨物盤運脚夫得以索重價此輩之利居民之不利也來兵備陽伯在事廉知其實令在必行數十年葑合之地頓還舊觀惠莫大焉此河旣開南北二水關當依舊例以時早夜起閉庶開者不致復塞而諸美備焉三河川流而橫互其中者爲玉帶河在察院與州治形家以爲玉帶橫腰在道治與學宮形家以爲水纏元武而迤西居民亦若是當年開市河元知玉帶河當開而開止東一半彼時爲黃公宛懷書室所妨然非黃公意也劉大參舊志謂城內市河

南北逕直無滌洄之意惟舊蹟所謂玉帶河者東自太和橋入八字橋東止於淤塞而八字橋西古河舊蹟地形卑窪者皆是實爲泰之人文風氣攸關宋查周之盛多此焉出匪獨形家言也故首志云

水災六議

宮偉鏐

爲洪水浸沒州城饑民謀生無策急陳救荒首務通行以安地方事一請速委公廉以鎮地方本州人情洶洶有同鼎沸水鄉狂逞嘯聚時聞小舟荏苒漸薄城邑保釐彈壓全賴署官須得風力正印朝夕受事以安人心一請酌定時價以便貿易凡有穀之家照

泰州志

卷之十

七十四

常出糶牙人不得從中射利抬價尅價致起爭端務使交易公平各從民便仍卽給示發州穀價勅照府城早晚隨時長落如有故昂強買等情立行法究一請發賑稻以濟孤寒上年本州報災荷蒙督院發稻一千三百六十石分賑泰州現貯官倉未經發賑凶年得此可活多人合無檄行該州著令經承羅應舉先將此項發出交付委官賑恤四民之無告者備造清冊繳報再具詳請慨發公帑以備秋冬賚賑并檄本州印官勸諭紳士商民量力捐輸共襄義舉但能實心周恤勿吝給扁旌揚一請給明示以通販賣本

州積歲無收全賴豐稔地方客船往來可資糶糴無
奈東西兩路截船強買不容入城商賈視爲畏途州
民幾處絕地務給嚴示張掛各鎮市口凡遇稻麥等
船聽憑赴州發賣如有地棍欄阻許稟該管衙門立
行重處一請速開海口以洩水患竊照河埕東台白
駒丁溪草堰五場各有海口及今不開舖底瀦水何
由宣洩不但棲身無地將來佈種何期通勅興泰印
官親臨開導旦夕成工雖恐人力浩繁實救災首務
一請示息訟以杜擾害州民連遭水患謀食謀居救
死不暇詎有凶年多事借訟爲營以致地方擾攘合

泰州志

卷之十

七十五

無俯恤災荒嚴示息訟以儆刁頑以上六款仰候台
裁

五米五銀議

官偉鏐

前人立法必不留後人可加之端其謂法有未盡不
得不加皆罔上行私之爲也使罔上行私而一加遂
已焉吾復何責其意謂不有此一加則前人立法如
泰山不可撓而吾私何自而入故有一加而再加三
加始可因緣而起諸奸所利者勢必再加三加猶未
厭而必以一加爲有間甚矣前人立法之不可輕變
也五米五銀各省直或有或無或少或多或在額內

或在額外在泰言泰則童而習之無此名色也蓋上之人爲運軍計至周篤有屯田有運費立法甚厚一切名色已包舉於屯田運費中必不貽運軍不足之患自五米五銀之名立行之一二年浸假至十米十銀又一二年侵假至二十米二十銀矣至是始歸咎十米十銀二十米二十銀之厲而不知方五米五銀時識者早知有此患矣今欲一切報罷非不甚善無已姑就目前所奉刊立木榜懸示者五米五銀外分毫不許增益奉上法甦民困以稍稍厭服諸奸之心是亦不可以已乎而動則曰運軍跳梁噫未有五米

秦州志

卷之十

七十六

五銀不過如是跳梁也既有五米五銀而跳梁不稍殺則何故其弊不在運軍實經承奸里串同使然也此其要著在實使軍民不相見不相見則彼雖跳梁不見不聞無窮矣並且無所用其跳梁矣此五米五銀初時所議也行之數年弊復生弊動曰跳梁則使軍民得相見者誰乎故曰經承奸里串同使然也誠知運軍跳梁經承教之則以責任付經承而懸重法議其後運軍跳梁息矣否則猶之瓜儀闡夫究竟一加再加分毫於闡夫無益也

瓜儀闡夫議

宮偉鏐

一瓜儀闡夫載在全書瓜洲闡夫五十二名儀眞闡夫八十名每名每年給工食銀七兩二錢出自本州條鞭欵內額徵銀九百五十兩四錢解交河庫給散應役其來舊矣突於順治壬辰間夫頭朋比作奸勒里民自募以至額外私加一倍及至十八年間夫頭復串奸里又增一倍每名每年工食加至二十兩至歲加銀一千六百八十九兩六錢而闡夫闡開如故則當問當日所謂朋比串同者何人則經承奸里之所爲也據稱此項費用極多闡夫所得無幾情弊昭然矣但此皆九年後所加一人爲之護持因而專利

奸里經承且受其籠絡無甚實惠波及闡夫明矣今其人焉往而闡夫猶然闡開則經承與奸里謬欲以此肥己囊以至闡夫控告差提纍纍無虛日仍借里民自募爲名勒以不得不加之勢不知元是奸里朋比串同自控自名自提自身特借闡夫爲門面又云經承現蒙收禁誰爲收之又誰爲禁之卽經承朋比串同自收而自禁蓋此輩所欲有甚於此也嗟乎經承作奸上司所知而奸里作弊則上司所不知也今護持者已物故則是天之報施甚速此輩應喜色相告今而後莫予毒也已乃不自悔禍欲相繼專此不

義之利可不謂愚謬之極哉目今民困甚百凡望居高者痛除前弊而爪儀聞夫其一端也五米五銀諸欸項可類推焉

易知單議

宮偉鏐

易知單在泰爲難知單矣何則泰州有官民田地之名無官民田地之實自黎公均攤土分輕重田五等曰金銀銅鐵鉛各有陞科實係人丁民竈米麥豆桑起編丁地起存本折漕鳳錢糧俱刊全書之內所以當年易知單必開列應納細數每米一石該漕米若干該兵鳳徐淮米若干該銀若干每麥一石該銀若干

泰州志

卷之十

七十八

干每豆一石該銀若干每丁該銀若干其餘諸欸項又必顯明彰著爲畫然之論務令小人得以週知比年以來但開人丁米麥豆桑總數每畝起科而細數不開因而奸里蠹胥積書騎重騎輕無從究詰而易知單並已爲難知單矣康熙巳酉庚戌間州牧方公博采輿情開列應納細數設爲浮票此患稍息但宜申飭人給一單卽給一票單有未悉票無隱情此泰州易知單從來利弊之大端也乃今於十一年春所見大有異焉何異爾則以有流抵之故有流抵則奸輩欲盡數吞肥分毫不與小民沾惠之故七八九十

四年節奉蠲災不等其已征未征已解未解奉文清
算流抵約略總數硃簿與納簿存票不對納簿存票
不對則硃簿不可爲憑知硃簿從來不可憑必依納
簿存票而民始得沾實惠而奸里蠹胥積書者流動
曰數自上司派發夫上司安得而知今必當事者著
落七八九十四年催頭將各納戶納簿存票彙齊清
算而流抵數目始真流抵數目真而易知單始可無
誤此一弊也雜辦銀藩司扣數合將已征在庫未解
之銀作數流抵而此銀久爲奸蠹侵用輒稱原欸民
欠追補嗟乎雜辦真有民欠乎民欠可追以補雜辦

秦州志

卷之十

七十九

乎此又一弊也七年溢銀若干流抵八年八年溢銀
流抵九年九年溢銀流抵十年至十年溢銀旣因硃
簿不對納簿存票之數又扣雜辦若干兩虧而又虧
爲數無幾不及十分一二今又突稱無欸可抵相應
給還災民何處給還何人給還此又一弊也且所謂
民欠者係除蠲免外完未及額之銀今將奉蠲之先
溢完之數抵足未完合將未完追抵溢數流抵下年
非別項所可支銷此易明也民欠之不可支銷此一
說也且不特此也七八九十四年溢銀卽十一年正
項錢糧也七年兵米久已征完輒敢詳稱動支八年

溢銀買解曉船修造例於報數時正額開銷輒敢詳稱動支溢銀應解弊中之弊不一而足始知前稱無款可抵相應給還災民乃是如此給如此還如此而後爲有款可抵也目下兵米曉船二事已奉上駁其詳與駁一切不與里民得知計如此不與里民得知之事一年中又不知幾何也溢銀之不可動用此又一說也此皆專指夫一年所見言也昨見高寶各州縣將易知單貼之通衢獨泰州從來深藏閤固人莫得而窺非慮窺見則民受其利誠以有此諸弊慮種種根究大不便於作奸犯科之輩也去前所列硃簿

秦州志

卷之十

八十

雜辦給還災民之三大弊正目前偶爾敗露兵米曉船二事弊中之弊又知民欠之不可支銷溢銀之不可動用而因二事以例其餘爲畫然之論以防其後庶十一年分邀惠於上者涓滴皆恩矣其十一年後庶其有瘳乎至秦州全書有官民田地之名無官民田地之實最易朦溷作奸與各州縣不同若欲更張誠恐滋弊必於易知單內開列細數則前任方公浮票之設亦其大端其餘諸款項又必顯明彰著爲畫然之論民始易知在上焉者充類而力行之耳

國朝

懇速蠲逋揭

陳忠靖

刑科給事中陳忠靖謹

揭爲職鄉萬分饑饉顛懇速

蠲逋負以救倒懸以早沛

皇仁事竊照江北屢年奇災逐經督撫入

告職何容再贅惟是職係江北人所聞最真最確

有不敢不爲民命急請於

皇上者則以逋負有萬難並徵之勢惟速

賜蠲免以當

泰州志

卷之十

八十一

恩卹庶於殘黎有救也職聞江北貧民有一家數口

饑寒難忍竟相率而投繯者有父兄不能相顧

竟哭別而各自流離者至於賣子鬻妻抄化乞

食種種情形又有鄭圖難繪者矣民困如此卽

本年額賦尚折骨難完而猶欲追徵數年之積

逋則非驅之登鬼錄卽驅之入綠林矣興言及

此不覺有傾淚數斛者莫非

朝廷赤子頃者

畿輔受賑相慶更生江北一塊土不敢望

發帑之仁職請卽以

蠲數年之荒欠副

另行恩卹之

旨或亦

皇恩之所不靳也昨職辦事垣中見總漕臣沈文奎

江北極荒望救一疏求免八年以前積逋期以

九年爲舊欠每年帶徵二分情詞迫切業蒙

俞旨下部核議職實見江北九十兩年災荒更倍往

時兼以去冬積雪凝寒二麥凍傷今春夏苦旱

秋成尚未可知若再帶徵舊欠在有司深畏考

成勢必前後並徵極力追比敲朴徒殷積欠如

泰州志

卷之十

八十一

故職不知煢煢子遺將何所底止矣伏乞

勅部併議槩與

蠲免職不勝激切請

命除具

題外理合具揭須至揭帖者

伍月二十三日奉

聖旨該部議奏

重修安定講堂序

宮偉鏐

鄉國大祀有三曰從祀孔子廟庭曰鄉賢曰特祠近皆溷稱不知義有分屬無庸混而一之也如安定則崇祀孔子廟庭者也先時惟薛文清陳白沙胡敬齋王陽明諸公得與賢如心齋尚有俟論定此一祀也鄉賢崇祀鄉先哲固矣然非文學不與卽中葉粉飾太平士夫多以此尊其封公然皆封公曾列子衿者何則升堂入室以理學登進僅文藻可觀猶鯁鯁慮有遺行李暎碧公嘗謂魯論及門有四科今兩廡獨崇理學欲取漢唐宋明諸臣以道德勳名節義著者

秦州志

卷之十

八十二

倣四科以配慮其狹也而律以四科必嚴必慎蓋可知矣此一祀也至特祠義加重而途實稍寬或文藻可觀誼行茂著及有功德於民者皆與焉然必題請而後行非謂祀之賢祠卽可爲特祠以祀此又一祀也俗流失世敗壞冒濫僭越比比而然不知何年溷而無別似乎鄉賢一席是人皆可因緣而升又似以賢祀於其鄉卽不妨設特祠於鄉者失禮之中又失禮焉其爲天下後世笑可勝道哉安定泰之如臯鄉人旣從祀孔子廟庭爲特祠於如臯如臯隸秦州州城內東察院故址其特祠也後焚於火又鬻於官泰

山墩前舊有安定講堂則宋陳公垓李公駿承有宋崇儒理學倡明之後爲郡大夫都人士講學行禮之地非專祠也因安定講書東魯泰山得家書平安字卽不復視故署講堂於此前有二杏則於杏壇之義有取焉又以岳忠武知泰州軍立祠其巔前人用意何其篤厚而溫文也哉先年竝祀范文正公王心齋公後奉文正入名宦祠奉心齋入鄉賢祠而安定巋然獨存卽以爲安定專祠可也變亂以後不逞之徒附公後人盤踞其中飲博爲非學使張公玉甲廉其實因別求安定後人而泰無堪此者移如臯得胡生

秦州志

卷之十

八十四

其遠茂年讀書無忝厥祀又其講田轉轉質人張公捐俸歸田於其遠以供祀事此與陳公李公均之用意篤厚而溫文者也講堂西北隅卽先曾理學公祠爲萬曆時學使孫公六吉題建在當年典章至重以理學公生平秦志傳述者彰彰已如斯矣後予大父明經公予父中憲公雖卓行弘文叨入鄉賢曾不敢入主其間何則典章所不載也而所爲特祠之重又可知矣每春秋上丁次日郡大夫及廣文先生博士弟子員講學行禮其間覩遺書考其蹟事不勝古處之慕焉實鄉國之上儀衣冠之盛節後生之模範也

諸公志安定之志學安定之學際此鞠爲茂草其能漠然無所動於中乎予愧不文止以稍聞習事述其初末俾後之君子勿替所自云

淮南十場志序

江西督糧道

王相說

畫天下鹺運而六之兩淮處其中畫兩淮鹺政而三之海陵處其中畫海陵鹺地而十之則東臺處其中焉故分政於海陵者其署在東臺今姑蔑徐公實爲之牧以十場之未志也而志之語具所爲序中旣竣事乃魏生公輔走書過余而問所以序焉其言曰徐公之爲政三年矣百廢具舉罔弗飭於度而協於中

秦州志

卷之十

八十五

其大者在屏絕一切若昔之附益常賦而陰獻之者公旣以酌水懸魚自勵於是亭戶之淳頑行政之緩急咸獨裁於心次第布之賦不失額而民不病肆初有奸僧藉訟以蔓及閭閻者公輟屏不省兩造質成或不能舉其要要在示誠而已不爲猛也曰嗟今之民愁苦甚矣奈之何其又溼薪束之也間則以兩河苦澀亟請疏之諸祠失葺亟爲鳩之以時按部則又申明比閭族黨之誼肅將祖訓而孳孳焉爲之條誠雖公職專催科而居然撫字矣雖古之循吏何加焉茲亭戶之別業畝畝而名藉州邑者屢請諸臺使者

以公爲興化令董斯役發三州夫治之旣成民享其利興化民往往以范爲姓又名范公隄由宋而元詹士龍爲興化宰發九郡夫并力築之歷明歲久飛澇相礮激勢相切維揚之田半齧於鹵淺闢庸種田家作苦萬曆乙卯粵潮惠萊謝君中吉以名柱史奉天子命巡鹽淮揚行役海上巡行范隄睹洪濤瀾汗萬里無際長波滔筵迤延兩郡乃檄觀察豐城熊君周遭詳視畫地分工命掘港守備管大藩督理浹月告成會計費金三千兩有奇費石二千條有奇費畚鍤夫十萬工有奇起自呂四場訖於草堰場合之共八

泰州志

卷之十

一百五

百里有奇夫巨壑之濱宛若長虹鵬溟鮫室之畔鬱焉聚窟隄以內輕土弱土之野一易再易田直庇句庇利發之畦有遂有徑有溝有畛有洫有澮有道有川有路卽有洪濤豈能飛衝卽有苦水豈能闌入易斥鹵之鄉盡爲原隰護确薄之地歲得耕穫微獨文正千載之遺烈未墜於地卽天子南顧維揚之蒼赤盡登於岸矣柱史君不遠數千里遣使函書請記其事於石夫猶之水也河之水也奚以甘海之水奚以苦也嘗近取諸身吾身一小天地也腎氣沉爲前溺聚溺煮爲丹石味勝於鹽口水上升其甘如飴天地

願就公輸賦昔則畏而跳去棄本業而靡恤今顧睽而就之強所非屬而附離焉則公之爲政可知已諸場謂公蹟可紀將圖所以不朽則辟謝弗皇而王生則謂十場故無志籍錯出於郡乘雅多濶畧宰場者或不及睹胡以示之觀哉公謂是吾責也乃并以屬公輔今幸藉手告成事願一言引其端余初謝不敏曰郡有之矣彼要此詳則諸君子多矣余何容贅生復爲書請曰今軍國之餉強半資於鹽筴兩淮於海不足當一襟帶而逼處六轉運之中以賦之無藝日夕不支而虞有他此其勢豈特寢處積薪而厝之火

秦州志

卷之十

八十六

哉徐公分政適丁其中之中將式於境而是則是倣由此其推矣毋寧俾海堦一席地猶可安枕也先生之闕閱相望而洽比其鄰寧無賴焉其以辭也先生毋讓余不獲諉乃受而卒業爰述魏生之論如此若志之寓託始而嚴裁覈則公與生卽辨之矣

別沈國望年兄序

張琴

朋友難聚而易散余與沈子國望少同里長同學甲午沈子貢京師試吏部入中翰數年以太夫人憂歸里門服闋復補官去余甲辰公車至都而沈子又以隨征西山不得見復數年遷括蒼府倅歸烹榆肉餉同人而余與焉官括蒼四年沈子遷保定太守是年余適有事邗上而沈子至餞之河干癸丑余又公車成進士五月始過上谷候之人署病相聚甚久方沈子之官括蒼也多異政不能殫述處之城居萬山巖巖之中素多虎踰城入爲民患沈子艷然曰虎暴於

秦州志

卷之十

八十七

城而縱之烏在其爲民上也每夜獨率衙丁往逐之將曉虎又踰城出卒無得遂下令百姓登城守授以意虎又將踰城出一人火城者盡火虎畏多避入民家一日而獲五虎虎患息虎之外尤多盜有盜斫傷人而挾其貲以去其子弟訴於縣而令以爲讐弗問也沈子遽命役緝之二役出城東南行數里有巨鰲如釜趨之鰲入河二役睨焉見一屍縛石而沉沈子訊其地之居人無所明因覈寺僧而寺有鍵門無僧者遂得僧一訊而服其同謀則僧之昆弟也他日又得僧之昆弟訊之初不知其爲同謀也以爲因盜而

擒遽又自服其爲盜一境歎其神其他異政多類是
當其官於處也余不知也至上谷署中而始聞之今
天氣少涼病痊余可以歸而沈子之爲保定方廉介
自守與民休息清靜而畫一其異政將不勝書余歸
相隔二千外又不知聚晤何時復得聞之而復爲紀
之也故於其別也爲之序

育嬰堂募捐序

州判 魏徐寬

蓋聞天地以生物爲心而人爲萬物之最靈昆虫草木撮土寸水莫不有以生之而未嘗曠則天地之生氣爲之也飛者潛者走者蠕而動者微如針鏹網如芥子至無所識知矣而皆護惜其子而所生者眈眈之間卽隨母而恐須臾失也則稟天地之生氣爲性而有莫知其然而然者矧賦五常之全得陰陽之正爲人而生子而棄之忍乎嗟乎呱呱者何知而擲之通衢委之巷陌牛羊之踐霜雪之侵立而視其死歟日貧不能養也多不欲舉也或以女不能嫁也夫

秦州志

卷之十

又八十八

天下殘忍刻薄之事多始於計校利害之私而不慈不孝有不可推極而言者矣余嘗見顯達素封之家百無不遂而箕裘乏人花晨月夕雨夜霜朝悲從中來無可告語未幾而腴田華屋盡屬他人人生無所依鬼其餒而淫畋漁者曰暴殄自戕其兒女者其孽竟無報乎近時俗多溺女剛離血腹旋入寒波不見陽光已爲怨鬼生我殺我恩讐在頃刻之間赤子何知豈自願其爲女而取死於瞬息耶嗟乎其呼號於覆水之下者有知無知不可知也

聖天子明詔屢下賢上憲嚴檄示禁而棄子溺女往

往不改良可疾惡而尤堪哀憫者矣育嬰堂之建爲此輩也通都大邑莫不有之吾泰之設育嬰堂由來已久蓋此鄉之仁人義士體天地之心發父母之念不吝解囊捐金而活赤子於奄奄一息呼號無路之時其後之積善而昌固未暇論而卽此一念中覺大地皆春風舉世皆作黃金色矣奈日入漸弛費用無措雖捐助之舉屢行而畫一之模不著不足垂久遠利百世也余以末秩饑河之役猶覺皇皇但簿書之餘有不能忍者敬果 堂翁上谷褚公議設簿以募欲繼前哲之踪而斟酌之以某項爲置某田以某項

秦州志

卷之十

八十九前

雇覓孔媪某項爲小兒衣食某項葺補房舍載入定冊各不容褻月有稽歲有考人不得侵於其來出不得蝕於某往圖其至全而度其可久而血團而白骨而黃口而赤子而壯夫而生生不窮者皆我善良之賜夫捐茂樹之一葉便是濃陰分巨海之細流卽成甘澤余徽官寄也他日歸故里聞海陵生息之繁拯救之廣固足以樂而此邦仁人君子土著於茲歌頌銘戴之聲將世世聽之而綿延福祿之休其世世享之乎是爲序

重新秦州城隍廟記

褚世暄

城隍之有神猶州郡之有守牧也吏職明神職幽古先聖王設教之義至微妙矣惕民於王法所不至之地而有司之賢不肖者對神而快然而赦然焉是以崇廟貌潔享祀以使人是廟者之憬然自問也秦州之忠祐侯素稱靈顯水旱呼籲悉應綠殿宇未葺者近一甲子頽壁陟椽無復巍煥余甫至泰宿於廟輒爲周章嗣是道正司李正芳以募蠲請因亟許之而里生張仁定捐貲二百餘金修前廳五楹耆民宮自禮捐千餘金修大殿五楹余聞兩人者天資篤厚

秦州志

卷之十

八十九

人也秦城街市甃石日久谿訝參差人艱於步張倡而平之城東迎春橋圯宮獨力重建之關聖廟墮亦倡而新之兩人者善行種種難更僕書且兩人又非擁厚貲者或罄其橐輒粥田以足之旣不封殖以累其子孫又非諂媚以憂夫譴罰更不肥堅以習柱侈縱而所爲皆篤實不求名譽如是非明達義理有鉅識者能之哉仁定子歲貢生名甲士自禮子大學生名珩克順親志諸善舉不但無阻塞之意而承旨贊助亦可謂箕裘之允肖者矣廟功竟予周覽而喜之爰爲之記

育嬰堂碑記

褚世暄

天地之大德曰生而嬰兒甫脫子胞胎如百果草木之勾萌而甲拆也生理渾涵元氣充溢尤足以見天地大德之盎然流布而鬯發其機爲父母者因天地之生而生之乳育顧復保抱携持生機日舒發榮滋長以至於成人生者人也而生之者天地也天地生之而全其生者則在於人然則以人而全嬰兒之生豈非所以體天地之心而成其生物之德乎哉夫天地以生物爲心而人能體是心以成其德是乃所謂仁也

秦州志

卷之十

九十

體仁足以長人人亦一天地矣我

聖天子仁育萬物有生之屬肖翹蠢類跂行喙息各遂其生而猶恐海宇之廣億人兆人之衆有不能體天地之心以全嬰兒之生者是以既有拋棄赤子之禁而又設立育嬰堂徧行直省府州縣擇空閒祠宇爲育嬰之處其日給之費則守牧酌捐紳衿協助務須實心奉行載在現行則例所以爲天下嬰兒計者至爲愷惻至爲諄嚴此元化之所以周流至和之所以翔洽而老耆以壽終幼孤得遂長極千古治平之盛無一物

失所之傷也書云如保赤子言保民也而于保民之中行保赤之事不又駕周天子之誥而尚之乎月令仲春之月安萌芽養少幼存諸孤蓋亦體天地生物之心而布行春令育之于孩穉之時以暢其生機于此見王者之仁焉然未嘗著爲令甲謂所以安之養之存之者何如則仁心立而仁術疎矣我

朝育嬰堂之設仁術周備而仁心益得以推暨于無窮屬在臣民敢不奉行之惟謹暄膺

特簡來牧泰州問所謂育嬰堂者則虛有共地而資

泰州志

卷之十

九十一

用不充乳嫗莫給此州拋棄之赤子將何恃以爲生深可憫傷特爲之設簿勸損而紳衿之中能體乎生物之心者不乏其人則相與議置山畝以給乳嫗之口糧以備嬰兒之襁褓庖湏有地洒掃有工簿籍有稽領養有據必使羣嬰得所如其父母之自爲乳育顧復而保抱携持也庶有以全嬰兒之生成天地之德以廣我

聖天子代天育物之仁乎暄居京師日久見

崇文門外育嬰堂之盛全活嬰兒動以千計而京西之普濟堂又有育嬰之所蓋

皇恩浩蕩方且視萬國之憶人兆人皆如初生之赤子而盡所以保之之道必不忍於赤子之初生者轉或見遺於仁覆之外也故保之之術又如

是其周備使直省府州縣之廣奉此仁術而皆實心以行之則天地之大德不益以舒邇而海宇同春乎哉暄恐此州奉行者之久而經費之出於捐募者難常繼也與同僚魏君滋厚再四周章求爲可久之策通有民人周鬲絕田壹分久荒無穫糧寄里戶賠累者衆有佃者則又爭訟不已今議官出銀若干兩條築成熟以里民

泰州志

卷之十

九十一

戚樹寧經理其事召人領佃庶由此多歷年所不致有募捐之擾而嬰兒自無失所之患矣所有糧銀租稅數目以及修築成熟之費臚列于後俾後之人可按籍而稽云

- 一 每歲完納秋糧肆石捌斗肆升玖合
- 一 華陀港田捌拾畝
- 一 陸家墩北圩田壹百陸拾畝
- 一 陸家墩南圩田壹百叁拾畝
- 一 場基壹畝伍分 以上共田叁佰柒拾壹畝伍分
- 一 每年應納租稻陸百貳拾秤永爲定例

一小租陸拾貳石做每年加做岍缺等費

一本田拋荒已久今開成熟共費銀 百 拾

兩存案

一三項田地共風車貳部 石礮貳條 碌碡貳

條 草屋五間 脚車貳部

泰州志

卷之十

又九十二

形勝盛衰關係秩官人物記

宮偉鏐

郡先達大中丞李公順衡精形勝之論鄔驥山其共事者而泰郡有桑華萍西洋人則兵備來陽伯公復延至來公蓋爲泰形勝延也先時大參劉公忠孕屢以市河請當道置若罔聞一二百年前人因循墮壞之要務至來公始毅然從事於其間來公賢矣哉歲久占越官民混淆賴公恩威竝用卒底於成是科丁卯鄉薦二人紀孝廉廷薦劉孝廉懋賢戊辰會榜一人徐都憲燿官是地者來公陞河南廉使旋陞山西方伯州牧李公自滋陞戶曹蓋已事之彰彰者也比

秦州志

卷之十

九十二

鄭公二陽爲兵備徐公日升爲州牧萬公濯爲學博劉公復以形勝請修復則今之尊經閣望海樓南山寺塏鐘鼓二樓光孝禪院諸處悉無不坡起岡縈風迴水聚生其時者不覺今屈指計之丁丑會榜家大夫儲年伯堪二人巳卯則田毓蕙而余亦副車庚辰會試徐公燿以都垣分闈黃公太玄自戶曹陞儀郎提調會試長安士夫莫不謂吾泰一時之盛徐尋以館卿陞僉院黃陞監司壬午余與季師來之俞同年鐸三人癸未余叨一第此後亦遂繩繩繼繼不絕而兵備鄭公陞安撫黃公家瑞陞鹽撫州牧徐公陞戶

萬壽預養老盛典

賜宴暢春苑又

召至

御榻前 賜酒一卮及袍帽等物蓋千

公得

躬逢其盛論者以爲榮五月

陛辭歸未一月而公卒公起家翰林敷歷中外
致位開府文章學問爲世宗工而直節 尤
爲朝野所矜式鄉國所倚賴顧其所自矢者尤
以不欺此心爲本故一生無不可告人之事爲
巡撫

泰州志

卷之十

九十五

陛辭日嘗奏言臣性情迂戇學識疎庸恐行事未
盡合宜所恃以報稱者祇此心耳嗚呼此可識
公居官行已之大略已銘曰

制科百代尊王唐元燈斷續爭微茫公後百載
遙相望高文典冊多輝煌一冠柱後清臺網翮
儀鳳鳴朝陽檐帷繡節照路光荆河江漢留甘
棠大風表海何泱泱冰壺高懸玉鑑張銀臺棘
寺看廻翔

特簡節鉞臨巖疆閩海萬里塵不揚歸來泉石恣徜徉
鴻文百軸垂琳琅祝釐重來謁

曹學博萬公陞國學尋陞戶曹當其時士服詩書之訓民安樂利之遺商賈驚趨財貨駢集陵暴不作忤亂無聞三時順成百穀蕃植親族有酒醴之洽門巷匙逋賦之呼致足樂也厥後兵備王公爾祿周公亮工尚洵陟亞卿州牧劉公孔中亦擢監司去學博褚公承愚錢公化洪俱遷大令不可謂非數十年來元氣培護蘊崇之所致也最關係者爲望海樓始於破敗中於傾頽終於鼠竊狗偷無一存者此時兵備不駐泰知泰者卽如鍾公人鏡田公作澤劉公佑方公樹程故賢大夫也亦與王邵諸人同其淪棄一時士

秦州志

卷之十

九十四

夫俞天木鐸張詞臣幼學田樹百顯吉卒於任李爾孚嘉亂艾服遽折陳鴈羣志紀出關徐望侯我達誣累家食者又無論矣一二在仕籍者應無不期許遠大愛鼎寶躬及今修復已遲可不汲汲從事哉夫官之於紳紳之於士士之於民吉凶同其憂患者也官之利卽紳之利士之利民之利也乃謂其間有利有不利利於此不利於彼豈通論哉抑予更有進焉望海樓一郡大觀也不壯不麗不足稱形勝當年凌大中丞歲當決科必餞諸士其上樓之高下濶狹淺深與夫棟梁薨檻礎柱皆有尺寸見徐小石公碑記今

議修復必如前製廓而大之庶乎無愧巨觀又近日
吾泰精此理者不乏人僉謂城外東南隅綽子灣一
帶爲水去之處是以士夫家城中者多清貧往往蓄
而不聚居民富厚者多聚北關之外水去則宜有以
鎮之而東南隅又城之巽位望海樓告成於綽子灣
一帶建一浮圖高出南山塏之上數年之間官斯地
生斯地者必有公侯將相之器出乎其間因論形勢
竝及之至市河當時時疏通南北水關不宜閉玉帶
河故道宜濬安定講堂此時不葺將來不可問諸書
已及人人能言之此不再贅

秦州志

卷之十

九十五

社稷壇記

宮偉鏐

秦志社稷壇在州治北門外西北五里洪武二十三
年知州陳宗建舊正門北向今南向者後門也後門
進有影牆祀神俱南向拜蓋以神在北向也先有神
厨庫宰牲宿齋房各三間今廢予按宋志紹定元年
守陳垓將以久雨禱於社甫涓日草祝文而晴遂不
果陳侯嘗令興化禱水旱必在社皆遂應義正詞直
神不得而辭其責云予又按癸酉志書今廢者謂神
厨庫宰牲宿齋房各三間歲久傾圮不存故書曰今
廢非謂壇壝可廢也康熙甲辰乙巳間不知何人建

都天廟其上祀都天可也乃卽於壇壝之上志所謂正門北向後門南向者有無妨礙否乎夫社稷大祀也任人之譁張爲幻而莫之省憂若此其他侵牟僭越可知何惑乎水土不平百穀不殖此司風教者之事敬書其畧以俟釐正焉

春雨草堂記

顏光祚

土之負勝而久者不得人焉以葺之則其勝不顯顯矣不得人焉以居之則其勝不傳吳陵治中土阜隆然而高者曰小泰山山有岳武穆祠焉山之右有水一泓淳流澗廣畧似越之西湖名曰小西湖歲久崩

秦州志

卷之十

九十六

迫摧頽雜逕農賈僦其居狐兔穴其處而湖之勝日以浸湮進士官公見而惜之課奴搜剔糞壤焚剪朽木纍石爲山引水經其中架竹爲橋由橋而往迨極蔽虧隱伏之勢稍折而東乃構屋數楹名其堂曰春雨草堂蓋取杜甫浣谿草堂之義堂成凡向之蒙叢而高者迴然以出沮洳而卑者淵然以清名卉雜置奇石林立而吳陵之勝於斯爲最矣由是四方名士大夫咸得會於其所而公時出樽罍相對岸幘嘯咏若將終身焉昔杜甫自方禹稷乃憩息於浣谿之上與嚴武輩策蹇招尋以垂勝蹟於不泯今公亦輕去

簪紱泉石爲伍樂與二三子論道著書千載下聞風而起者誰不曰浣谿春雨無以異哉

泰州新修儒學記

宮夢仁

從來人材之盛關乎學校而形勝實司之吾泰稱淮南鉅州州有學蓋自唐置吳州始宋慶曆紹興中屢移建於城內東南更於學東南城上建海陽樓左右兩麗譙屹若三峯鼎峙精形家說者莫不以巽爲天地文章之府虎踞龍蟠而樓又學之文峯文峯得其地地靈人傑應若桴鼓由宋元明迄我

朝歷考志乘所載其生斯土官斯土者高科膺仕代

泰州志

卷之十

九十七

不乏顯庸之人而理學經濟節義文章率多後先輝映談者艷之蒸蒸乎稱極盛矣中間歲月旣多成毀不一識者深以爲慮而人材視昔亦少衰先大夫纂修泰志時所以有形勝盛衰關係秩官人物記也嗣余校士山左下車卽葺學宮復書院製祭器設樂舞生一時煥然維新念梓桑廢墜先人有心修舉而未遑屈指如城內之三市河玉帶河及海陽樓形勝皆於學宮爲表裏而最急者莫如樓樓成則學宮之形勝得不特可以挽回氣機將學宮亦必有鼎新之候而諸形勝皆可次第以望有成因捐俸寓書於州牧

施潯江公及一二同志親友起數十百年巨廢甫將落成潯江公旋膺

特擢行而士氣亦稍稍振焉議者僉曰此一驗矣其如聖人之宮剪焉弗治何遲之未久學博汪君來不覺奮髯抵几慨然大息曰每見士大夫之家修治其俎豆者其裔必昌童蒙之子灑掃其家塾者其人必慧十夫之聚農功既畢歲時伏臘必葺其所常祀況於

國家立學設官崇教育才之地吾實當之而顧任其風雨不除鞠爲茂草釋奠講禮登降無從曾二氏紺

秦州志

卷之十

九十八

宇琳宮之不若何官之爲也會柯君以三輔治行擢牧吾州謁

廟之次不介而同遂各捐俸爲先聲而登高一呼州人士不少好義者得緡錢若干鳩匠度材諸以楹計凡爲正殿者九爲東西廡者二十有八爲戟門者五爲名宦鄉賢祠者各三爲櫺星門者三爲斯文在茲坊者一爲西鬻門躍龍門者各三爲明倫堂者五爲東西齋房者十有八以及垣墉唐道莫不敝者撤撓者易傾者築隘者闢穢者通華檐廣衍翼翼言言始事於康熙四十年月之日竣工於康熙四十

年 月之 日爰立貞珉於學屬余序而記之
余謂天下無不可興之役無不可就之功特不得實
心任事之人則勞而寡效前乎此者未嘗不有事於
斯往往傳舍其官秦越其事一委之吏胥之手上下
塗飾旋葺旋圯今專遴弟子員之幹力而有行者量
能分任而汪君潔清自好日莊涖公所不少間每募
金必令署名籍記隨給工價絕留滯杜侵漁出入瑣
褻筦鑰互掌有一不至汪君不啓視也甚至竹頭木
屑亦儲待以待公用無纖毫破冒弊以故費較減於
前而告成則倍速而且堅焉時當癸未南宮之捷吾

泰州志

卷之十

九十九

州列正魁者三人他邑莫能及卽此觀之得不謂形
勝之說信而可徵乎且學故有田幾爲覬覦者所奪
汪君出全力爭之而柯君亦樂與爲恢復自今以往
諸弟子以時肄業其中出田所耕穫之餘購書籍贍
餼廩賑貧乏以造就多士盛更有踰於今日佇見兩
君子令聞廣譽一歲九遷
先師實式相之應形勝而起又寧使潯江公獨專美
於前哉而凡諸形勝之宜次第修舉者余更不無厚
望焉

泰州捐修試院記

宮夢仁

今之試院昔鳳撫軍使院也撫使者移撤不常後遂得爲校士之所每學使者按揚必泣止焉匪一日矣蓋以地當十屬之中道里均而往來便也無如傳舍視之有司不暇顧問而典守者因緣作奸中間風雨之飄飄城社之狐鼠日甚一日其不淪爲瓦礫之場者幾希及此不修無論行部校士時處非適中則文移期會動需時日而呼應不前所居不高大弘敞則不能除燥濕遠塵囂而繙閱難以怡情在應校之士舟車跋涉館舍飲食之所費頗大不貲舍逸就勞旣爲吾州之士之憂而辭近卽遠更爲九屬之士之憂

秦州志

卷之十

一百

然此猶其小者也從來一邑之建置實關一邑之形勝而生斯土官斯土者輒相與爲盛衰之運此而莫之省憂甘聽其與前此之鼓樓道署同歸烏有市河玉帶河漸盡汙萊試一登高而望按圖經質之青烏家宜乎不宜乎記曰有其舉之不可廢也歲丙戌會學使者檄至州牧柯君時欲以病去置之漠然紳士倉皇無所出不得已創捐修議不煩在官之設法請於州又不得請於府乃得之當是時視府事者實維東粵左公以清卿之貳

特旨留刺揚州公視民如子知無不爲而愛士憐才

於文章尤有篤嗜一聞紳士言獎勸備至往時諸童子應府試咸詣郡彙十屬分場如學使者故事公又借箸而籌止泰邑童子勿西免其束裝就道之用得十一可以襄盛舉於是九屬旣試卜日減從扁舟野次於州之南津屏去一切供帳黎明城扉啓而入集多士於學宮試之法加嚴畢試而返纔兩日耳以故人心歡悅莫不踴躍爭趨收諸童子捐金合之闔邑紳士所欣助供若干金汪學博姜僉判董其事而庠之諸子分督之其爲大門二門也各三爲大堂穿堂內堂也各五爲東西樓也十有二內而廊廡祠竈外

秦州志

卷之十

一百一

而轅門坊牌大而垣墉唐道細而戶牖屏欄之屬或創或葺次第完好不五旬而旣圯之試院煥然改觀使其時公亦旁委不問則紳士之議寢寢則棚場無措勢必涉江而南一試已不堪後再因之爲例暑雨祁寒輒數往返關津道路間其荼苦伊於胡底公蓋不特爲今日士計且爲士之子若孫計竝爲九屬士之子若孫計而更爲吾州億萬戶計至深遠也吾州疊罹水患凋敝已久公復計及三年兩試中僦居有邸閣之貲列肆有奇贏之泰泰之人利可百千焉以三十年之通計則百萬可致爲民興利孰大於此而

况此校士之所尤關一邑之形勝乎哉落成之日有起而言者曰茲役也既爲事先之慮必有善後之圖倘試竣而蠹蝕之弊又生修猶不修也仍當請於公碑榜嚴飭勿毀墻宇勿肆芻牧勿作吏局雜場卽旌節至止亦必稟命於州於學隨啓隨閉隨捐隨修著爲甲令責在耑司庶自茲以往闔郡之力不致敗於一二人而司牧之仁不致替於數十載行將勒之貞珉以誌不朽屬余爲文記之余邁齡却掃不問外事久矣特以占籍瀛州子姓中猶多在南者禦聽之人聞斯言也不覺欣然喜其入耳謂一舉而數善備焉

泰州志

卷之十

一百一

則今日之樂於觀成者名爲試院實召伯之甘棠也爰操不聿而書以寓勿剪勿伐之意且以示後之官斯土生斯土者使知所取則進而講求典故安見修舉廢墜無一不與爲復古也哉

范文正公祠堂記

小海

盧楫

予奉勅提督兩淮鹽課寓揚州明年二月九日出接小海草堰二場皆泰州分司所隸者有監生宗部宗節生員盧木宗邾朱軌唐滿謁予曰兩淮運司三分司三十鹽場皆臨海民竈雜居東有范公隄宋文正范公於天聖間宰興化因民苦海潮泛漲爲之築隄

捍而民害去凡屋廬以居畊稼以食桑麻以衣至今賴之然今之遺德在民感而建祠所以致崇報意也年久兵火十存其一舊址在草堰者陝隘小海場東坦口高曠足以繼妥侑之忱顧材用之備僅三分之一餘則力不能爲矣若成而廣之竊有所望焉予嘉其義舉且關風化付運使胡軒區畫仍委判官聞人韶督同小海大使王鐸相地集材經始於六月甲寅落成於七月甲午諸生復進曰是役也人心樂從材用易舉蓋有不期然而然者請刻石以紀始末夫文正公築隄捍海爲當世之民也安居奠業於數百

載之下感之者尚如此則在當時者又何如耶是知士之遭際於時心之存者不正學之得者不純間有純且正者行之於身而措之於事不力且堅則一事之偶令於理而他事多乖貧窮或能講論而富貴則移處常或易爲而遇變則改其節見利趨見害避若此可望其樹功當時遺澤後世來人心之感乎我范文正公窮居益自刻苦有先憂後樂之志大通六經本聖賢仁義之說未遇時心正學純所以在興化而決意築隄居臺諫而爭執充待制而抗相經畧邊方而西羌畏條對大廷而忠亮存常變窮達間不顧利

害皆由於心心學純故見之設施而力且堅此其所
以久大之功業著於後世致人心之感自有不容已
也今日感捍海之恩者特一隅之祀耳噫祠宇旣成
丹堊旣飾公之像儼然如在諸生崇報之忱遂而貪
夫懦子過此以晉謁覩公之遺像追公之往事未必
不生景慕淬勵之心以爲興起也夫豈斯日斯人之
私耶是爲記

鹽院謝公重修范公隄記

東臺

郭子章

兵部侍郎

古之論水者海爲大其次江河而利患參半江河之
水或以佐耕或以通漕白公引涇嚴安遵洛而農利

泰州志

卷之十

一百四

宇公疏流韋堅堰渭而漕利至瓠子興歌閭碑爲河
而河之患貽於閭海之利或以煮鹺亦或以通漕夙
沙煮海管子富齊而鹽利元末張朱海輸明初因之
而漕利至海濤齧隄冒民畝畝而海之患貽於田予
讀河渠書溝洫志等傳所以防河患者無所不修而
防海之計未之前聞及讀李燾通鑑長編泰州海堰
久廢沿海潮水浸淫城下田土斥鹵亦不稼穡范文
正公監西溪鹽倉上書運司張公綸謂當移隄勢而
西稍避其衝仍築堤以固其外迤邐如波不與水爭
乃築捍海隄於高寶泰三州境以衛民田張聞於朝

之水人身之血升者甘沉者苦類皆如是微獨海也
河爲海支而亢於海海爲百谷王而庠於河故河水
爲田福海水爲田菑無足異者能福吾田者吾引之
人能災吾田者吾禦之出此范公隄所爲築於宋而
謝柱史所爲支其壞其功埒矣中吉昔與予講學潮
陽秀才時以希文自期今爲朝廷耳目爲禁中頗牧
予期中吉寧止復一捍海隄已耶柱史名正蒙字子
聖潮州惠萊人觀察名尚文字益中江西豐城人

三賢堂記

東臺

泰州

張

文解元

大賢君子出爲世用也未嘗不以膏澤斯民勲業當

泰州志

卷之十

一百六

代爲已任然志有在焉而力或不逮則能相其力而
成其志者斯亦大賢君子之徒與宋有天下三百年
元岳所鍾奇才疊出而議者則以范文正公爲稱首
觀其言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此其立志之高固與一世同其休戚而凡所以膏澤
斯民勲業當代者豈故誇世而要譽也耶仁宗天聖
初公監泰州西溪鹽倉時海堰久廢民苦朝夕良田
不可耕稼公具書白發運副使張綸綸奏上以公知
興化縣用董修築之役而曾大雨雪波濤洶湧役夫
散走旋濘而死者百餘人於是羣相謹言以爲堰不

可成朝廷遣中使安之將罷其役又詔轉運使胡令儀同公度其可否而令儀嘗宰海陵熟知潮患於是力主公議而不可奪未幾公以憂去綸表請身自董役踰年堰成民卒享其利夫海潮之爲斯患前此之爲守宰者凡歷幾人而公以鹽職之卑了不相係乃獨身任其責而昔之所謂先憂後樂者言豈妄乎哉當是時公有欲爲之志而無可爲之柄不有張公爲之薦達欲圖斯役難矣役事方殷議欲中輟不有胡公爲之主張又安望其成功哉范公倡之二公和之蓋皆有功於斯堰有惠於吾民報本追遠百世目不

可忘者此三賢堂所以建也歷載旣邈堂不可復存巡宰關右李君誠來蒞茲土慨然有重新之志乃按故趾而經營焉中作一堂十有七尺廣長稱之外繚以垣東西南北五十餘丈朴而不華完而孔固肇工於天順辛巳仲夏落成於明年孟春李君不鄙請文諸石以紀歲月予惟三君子之深仁霈澤灌溉民心與海波不息仰高山而遵景行者蓋不多見也君能新其廟貌表厥勳德以垂示將來其中之所存固異乎人矣且聞君嘗白州司修繕運鹽河隄百餘里殆聞范公之風而興起者與昔者范公築堰時有張胡

二公贊其成而李君之所未成尚有望於後之君子焉併記以俟

徐神翁畫像記

田雲鶴

余自嶺南歸抱幽憂疾獨喜談神仙幻詭之事城西道院徐神翁遺像尤可怪幅長三尺許濶尺餘像竟紙傳是自畫形容并書數贊於其顛墨光奕奕如新脫手幾不知爲宋代物鬚眉蒼鬱有煙霞氣所謂隨所視而瞭然若相對者語不虛也仁靖先生曹道冲贊云奇氣通神冰容清瑩明世式模仙宗總領傳像掖廷永爲瞻敬檢討劉谷贊云咄嗟神翁何處有神

秦州志

卷之十

一百八

通指南話北說西道東雲縷霞衣不肯着灰頭土面塵蒙蒙埽不空驀然握筭背面去霜淒月白清松風樞密蔣之奇贊云神翁不作人間見灰心萬事皆甘賤夏無輕葛寒無裘口絕膏梁塵土面手持篠筭幾多時歷數上天星宿遍自贊云神色不自在猶如脆瓦坯色盡還歸土神移別授胎藉如空裡月輪轉幾千迴換頭不識面原作阿誰來字跡端凝秀濯是一手書因搜神翁逸事宋高宗爲藩王叩以事翁與一詩云牡蠣灘頭一艇橫夕陽西下待潮生與君不負登臨約同上金鰲背上行後高宗避金兵入海爲淺

灘所滯待晚潮方行問此何地曰牡蠣灘也遂登岸
問此何山曰金鰲山也憶神翁語乃屏去警蹕易衣
入臨濟寺見此詩新書於壁墨跡未乾似此幻怪已
極則此像爲仙筆無疑何以詩畫精妙若斯而世第
傳其執箒力役天慶觀未聞以詩畫名豈仙家踪跡
秘異不願如世之人自衒其長耶抑如雲龍之片甲
一爪不肯多出稍露其奇以驚盲瞶耶此像一再轉
徙復還海陵初失於燕市吏部林公春購得之繼失
於質庫叅議王公相說贖還之豈神翁靈爽惓惓於
此幅護持之歷久遠耶獨是王叅議公曾創集仙樓

秦州志

卷之十

一百九

於萬壽宮以奉之其後觀已燬集仙樓幾迷其處所
而此像巍然獨存千年神物完整不異初時余尚及
見之未必非遭逢之幸又懼後來湮泐或至失所皆
不可知神翁名守信徽宗時賜號虛靜冲和先生祓
餘居士田雲鶴爲之記

覆高念侶兵備書

宮偉鏐

承問市河乃州城血脉猶人身然宜流通不宜阻滯
歷來當事明知當開而聽其阻滯者傳係夫頭賄買
工房作法阻撓蓋河開則城中舟楫可通糧草俱用
小船裝運小民最便夫頭但欲搬運取利夫頭之利

小民不利也。昨同人謂市河當年水關不當閉似也。而此爲蛇足之論。何則？市河有四道：中河、東河、西河，而橫互其中者爲玉帶河。今但云市河當開，則三河及玉帶東一半現通，畧疏濬之便足不謂之開。至水關因市河不通，少經行者，故不以時啓閉，非有所奉行而閉也。惟玉帶河西畔來陽伯公欲開，未開則以黃氏別業在今，没人官，故謂爲此時最便不意占業者交通簧鼓，其中又賄買園丁，梗上令當事爲所惑，輒復報罷，則不能不推服來公之人爲不可及也。今不他論，論其軼事當來公之開諸河也。先太岳觀察

秦州志

卷之十

一百十

袁九滌公園跨河之半，不惜數千金移而東，何則？侵官道湮，河渠律有明文，特以流傳非一日有所受之，猶或可原。若更肆意把持罪之中，又罪矣。此已事之一說也。中河自北而南，欲稍折而西西爲陳氏園田，則以廢棄官地易之，究竟所易者未嘗遂損於其地。陳氏稱便此已事之又一說也。從前而言法有所不貸，從後而言情有所可通，二者盡之矣。至於諸河宜開不宜塞，且勿遠論，查周近自鄭潛庵兵備徐海樹州牧萬行遠學正已蒙其效，形家能言之而不然者，其害又與城守相關，蓋泰形前高後下，若旄邱而水

自南至北建瓴而下恃有東西兩壩當掘注之衝城
之人賴以爲饜饴之用者惟此一線此可默喻不俟
喋喋也

泰州學記

張符驤

自有宋慶曆四年盡天下州縣皆爲宮以祀孔
子至於今不異而

本朝

聖祖臨廟登拜之禮視前代爲尤隆

今上改元復追王啟聖以上五世嗚呼何其盛也獨
是天下之學良楛不一雖以時修葺而吏攘工

泰州志

卷之十

一百十一

偷百物難久泰州當康熙四十二三年間宣城
湯君采尹來爲學官先太史公時以鄉貢進士
協謀勸率而後學之堂廡以及啟聖祠尊經閣
一時蔚然改觀乃天道不數周而朽蠹洵告華
亭徐君大中偕寮曹君濬慮其久而愈壞也亟
號於衆而新之衆志式孚會安東分司宗人涵
來署州事慨然割俸增修浴沂亭鳳凰墩諸勝
益闢左右鬻門而後廟貌巍鬱視昔有加徐君
使諸生景際英屬予爲記而予於是重有感也
予揖讓進反其中越五十年之多近雖告休於

家何嘗一日忘俎豆馨香之地顧追維昔友或仕或亡竟無幾人在者而徐君名士教人有術予雖老馬陳人而衰病之餘舊學遺忘又何以稱其啟牖承學以光大半壁之盛心哉亦舉

聖祖

今上之所以風厲天下者爲吾鄉後進瀆告之而已聖祖升朱子於十哲之次而

今上進范文正於兩廡則朱子之所學貴於講求而文正之所志貴於素定也得朱子之是矣又必不惑於旁岐如陸子靜之雜禪陳同父之雜霸

泰州志

卷之十

一百十二

皆如淫樂慝禮以弭之而後可進於聖人也以文正自期待矣又必不役於聲利如王介甫之執拗蘇子瞻之縱橫皆如洪水猛獸以遠之而後可擬於聖人之徒也畔朱子者王陽明爲最而學朱子之所學者前之薛文清羅整菴近之陸稼書其選也不便文正者一時僥僥之小人而志文正之所志者前之兩江于山于公後之工尚書睢州湯公禮尚書儀封張公亦其選也兩江兩尚書前官江南皆有惠政感人心脾而陸先生篤信考亭有遺書照人耳目者也儀封

公事功至偉不必以講學著故使爲學而不假途于陸以求朱子之心傳則陽儒陰異無所取衷而聖人之門牆不可得而入矣使人仕而不彷彿兩江兩尚書以副文正之志向則生心害政不可究詰而弄筆墨以弋身家之腹徒爲孔孟之罪人也已矣此予之所大懼故自爲諸生時卽與李樗公先生及亳州李民先辦之後備官於

朝又與前輩光山胡公嶧陽李君同年金谿馮君辦之今雖老憊而由朱子以求明聖人之道此志

泰州志

卷之十

一百十二

未嘗一日少變卽乞閒四載非敢慕箕穎而薄唐虞而頃者被

召出山縱不能抗志希文亦未必與屑屑往來一轍要於進退綽綽有義以自處卽爲質先聖後聖而無慚將糜三歲之粟以從徐君及諸生講學於此徐君其亦然吾言而鋟於石以爲徵乎

重修崇儒祠記

沈龍翔

理學莫盛於宋而開之安定胡先生宋以後明儒疊興姚江倡良知之宗心齋起而應之安定心齋皆泰產也學術卽不無異同要皆振古人傑哉兩先生舊

有祠南北相望久俱頽安定祠間一葺胥吏爲之旋
大壞而崇儒祠今乃獲修先是議修不一人皆不果
壬午春長白殷公特布權揚州關始捐俸獨任公素
奉教關中李二曲徵君及是二曲弟子孫君長階來
力贊之遂就役又捐金爲歸其祭田之他屬者詳載
家憲副碑記中於是崇儒祠復完可更數百年此固
理學之緒之長而殷公好善不倦孫子衛道獨勤皆
足傳之不朽也世教日就衰微諸生家居讀書已不
識仕宦外更有何急一旦得志甘心俗吏而不悔守
吾土者不乏文人矣方且茫然安定心齋之名氏而

秦州志

卷之十

一百十四

又何知向學而又何知毅然以先賢之流風餘韻爲
已責也耶殷公軒冕中人顧一意儒先聞孫子之言
而略無留滯斯其篤於從善非真有得於良知之學
者不能也獨念吾秦胡王兩先生皆以理學傳而揆
諸祭川之義胡公尤所當急今崇儒祠巍然而安定
祠竟鞠爲茂草能無慨與抑余聞辨學術者多於心
致微辭安定則莫不誦其實學無間然也心齋祠
旣修安定祠顧反可緩乎然則余之記此非但爲王
氏之徒慶所望有志實學者竭力而向安定祠謀生

新修崇儒祠碑記

沈喬生

王心齋先生崇儒祠建自有明萬曆初距今百餘年棟宇漸傾門墻漸圯祭田半屬他姓余適自秦中請老歸詣祠肅拜慨焉太息謀所以新之而吾州復歲患澇議遂寢至是則又十年棟宇之傾者日益墮門墻之圯者日益廢遺像及主且剝落斲拆無以妥先生之靈先生裔孫鳴謙日號於人人莫之應也辛巳冬富平孫子長階遊邗上客權部殷公所乃有茲役孫子者整屋李二曲徵君高第弟子也徵君倡道關中常誦述心齋先生孫子慕之壬申遊泰禮先生祠與吾族子壯猷之子龍翔遴輩交先是殷公官西安

秦州志

卷之十

又一百十四

好學問雅重李徵君因延孫子訓其兄子後內遷旋以銓部權揚州關而孫子適至至則呼小舟趨泰重拜祠下仰視而嘆聚故人議曰王先生祠乃至是乎今權部殷公理學干城也吾當力請以報殷公素仰王先生又重孫子言乃分百金俸修之工始前六月迄八月而竣物良材備人勸程速殷公復捐二十金歸其祭田之他屬者於是心齋先生之祠巋然復完堂廡巍煥俎豆豐潔無復前之荒廢矣州人士過而頌之羣曰斯舉也不可以忘乃爲樹碑志德屬余記焉余謂昔之建祠也以道學方盛之時諸公淵源之

近其爲事也易今則吾道日微士大夫溺於名利歲月逾遠聞心齋之號則嘻然笑而走蓋斯人之失學久矣而况其祠已圯肯損有限之俸擲之迂濶之地哉殷公一聞孫子言毅然自任無所回惑非實有得力於心性天資良而信道篤不能也而孫子以書生數言感動當事幾廢之祠一旦修舉使見者皆有所觀感激發則孫子之裨於人心風俗豈淺鮮乎哉是役也督其事者爲汪司訓偉業鳩工則詣生俞子之驊鮑子鎔及余族子壯猷猷之子龍翔遴咸敬乃事殫厥心昔年倡始者爲黃處士雲張遊戎升肥鄉令

秦州志

卷之十

一百十五

如臯范子大士皆好義人也例得附書

范文正公祠記

沈龍翔

范文正公祠在州東北百二十里西溪塲中按志宋天聖初公始仕爲西溪鹽官時海潮壞民亭竈公力謀築堤捍之功成民立祠以祀水旱疾厲必禱焉攷公傳誌行狀皆不載此事惟見於宋史河渠志楊實夫云揜於其大而略之愚謂公發轍之始又官此未久或不及詳與間一過西溪尋公故堤則長虹蜿蜒南北不可際居人植柳其上夾岸皆老樹每烟雨迷離望之如圖畫爲秦邑勝境云父老因導余謁公祠

余爲正衣冠肅拜穆然久之屈指有宋迄今已七百餘年而公之澤久而益長乃不禁慨焉以歎也公於古今爲殊絕之人物於宋爲傑出之名臣而方其在秦之西溪不過一鹽官耳位卑祿薄事權眇小非有民社重寄必不可辭之責也旁諉之時勢則亦無有罪之者而公獨惻然不忍吾民之失所力防其害以就其利卒使通秦輿化數百里之遠長堤橫亙海潮不侵而民得遂其田廬衣食之樂嗚呼可不謂賢哉且夫天下事亦惟其人自爲之耳居大位握大權而漠然不一思有利於民民固無如之何也卑官散秩

秦州志

卷之十

一百十六

而必思何以不負斯官何以不負斯職則事之利於民者多矣方公未蒞西溪時鹽官豈少其人哉乃無一爲民禦災捍患者而必待公至而後圖之則公愛民之念切而盡職之意誠也余嘗謂天下之治亂其故專在於有司有司與民近者也利害得失纖悉必見之凡大吏之所不能爲不及爲者有司皆可以爲天下之有司各愛其民各盡其職而天下治矣公以一鹽官寄跡西溪西溪四境之民卽食公無窮之利天下有司皆如公之愛民盡職是得千百公治天下也天下之民之利其可勝數哉今秦民歲困於水饑

餓疾病之後老幼之獲保其生者鮮矣假以公處此必且倉皇措置撫恤噢咻之不暇有什伯於鹽官時者而惜乎公之不可復作也庶幾賴公之靈默庇吾民使吾民卒免於水以漸復其田廬衣食之舊則泰民之享公之利不惟及公之生而且邀福於公之身後泰民之尸祝公其有既乎爰與父老持辨香再拜而禱之退次其語以爲之記

朱陸同異辨

韓 敏

先儒云研窮義理精微辨析古今同異此二語足盡格致之要矣竊謂精微極致不易研窮而同異之說

泰州志

卷之十

一百十七

不可不先辨同異之易混而實相懸絕其途者尤宜早析焉以正所趨而不致悞於所從然則朱陸之辨其可緩乎朱子大儒也學者宗之陸子名儒也後世亦有述焉而朱陸之學實未嘗同也宗陸氏之學者多背朱子說以別立門戶或又欲參和考亭以爲中立計而不知其非也夫天下之理是與非耳非者不可以爲是猶是者不可以爲非也孟子辨楊墨之言至加以無父無君之罪而所以駁告子者侃侃焉不少假如謂朱陸同異而可無辨則孟子之闢楊墨爲多事而孟告並稱當如後世之朱陸矣而可乎夫朱

者孟之嫡嗣而陸者告之肖子也玩弄精神而謬託先立乎大之說與告子強制其心同厭薄語言文字而以講學窮理爲支離與告子不得勿求同特其強詞奪理有甚於告子者安得與朱子侔哉夫先知後行自古聖賢無不然者惟精惟一肇於虞書多聞擇善孔子諄諄焉學問思辨中庸之條目甚詳而孟子有博學詳說之語皆如太學所謂格致必先者也何獨以考亭爲支離爲意見耶鷺湖之會見有道而不得就正之益其亦難言好學矣夫象山者不可謂非賢豪也所作義利講義深中學者膏肓朱子深有取

泰州志

卷之十

一百十八

焉惜其畧見大意而不復以研窮辨析爲事也且不知研窮精微而強爲辨析則愈辨而愈失其宜無極太極朱子之解甚明矣而反覆爭論終不相下朱子亦無如之何而謂學者各遵所聞行所知無望其必同也後人謂朱子道學問意多陸子尊德性意多此叅和之說耳考亭未嘗偏勝而象山精微不盡德性必有悞焉則尊其所尊而非朱子所謂尊也安得謂同者在德性異者在學問耶伊川云講學不同無害但緊要處不可不同程朱未嘗無小異而指歸則一朱陸則相懸絕其途而必不可合轍也朱子語類

明云象山之學決是異端某老矣恐後人疑某學與相似不得不爲學者指破噫朱子自言如此而姚江乃顛倒日月著爲晚年定論謂朱陸始異終同豈非晚村呂子所謂欺天罔人者耶且某老之言彰彰如是又安在非晚年語而謂始異終同之說可欺天下後世也

維

康熙六十年歲次辛丑六月辛卯朔越祭日丁酉奉直大夫知揚州府泰州事魏錫祚謹以剛鬣柔毛香醴庶羞之儀致祭於

泰州志

卷之十

一百十九

皇清

敕賜建坊旌表貞烈儲母陳孺人之靈曰嗚呼星名婺女並日月以經天竹號湘妃凜冰霜而照地葩經倡化首紀共姜之貞麟筆表微特書伯姬之逝蓋臨危授命忠臣恒不二以盟心而殺身成仁節婦亦從一以見志惟孺人者原任刑科給事中 念共先生之孫候選別駕自肩公之女前朝少宰文懿公之裔孫濯婦也邗水名家海陵望族問賢媛之邑里生來安定之鄉詢淑女之宗支人是太邱之後天資貞靜性質幽閒原

夫待字之初以及於于歸之日鉛華不事女子而居然丈夫之風名節素矜巾幗而大有鬚眉之氣無何而歌悲黃鵠未幾而鏡泣青鸞蓋孺人之稱未亡人也廿有七歲而其撫藐諸孤也將及十年擬吹簫以共去爲哺雛而勉留可不謂閩內程嬰女中苟息者乎奈何噩夢方醒忽而終風暴至冰操難犯幾同罵賊之杲卿矢志不回大類殉國之伍相斯時也慘踰斷臂酷擬屠腸甘就死以如歸血襟淋瀝樂捐軀而不卹指顧從容殉死不爲難所最難者向爲保孤而

不死今日之一死死愈於生守貞本無奇所更奇者卒能畢命以全貞貞而且烈芳聲自此不朽大節於焉無虧此立懦廉頑維風化者之所以殷殷而揚清激濁職封疆者之所以亟亟也當紅顏盡節之日國人聞而增悲及彤庭上達之時

天子爲之動色 九重巽命來天上之褒嘉一派歡聲盡人間之贊嘆今者凶徒授首快心早遍於途人逆僕伏誅遺恨應消於地下矣錫祚八年匏繫景古道於名邦兩世蘭交叨情好於舊譜仰

清貞之鍾於德里婦女而克樹綱常喜正氣之
萃於高門閨閣而獨存名教凡濱海之地均藉
增光况守土之官寧無生色幸逢表章大典貞
魂烈魄定知含笑於重泉倘或門戶堪憂搖雨
飄風尚期効綿於異日聊陳薄祭敬撰蕪詞庶
神靈之匪遙或籩豆之來格尙

饗

演化坊免飛差木榜詳文

泰州知州武柱國署州同任日昇州判姜鵬吏目顏
景崧爲無辜受炮炙之慘懇 憲憐救一坊戴德事

泰州志

卷之十

一百二十一

七月初十日奉 本府批據演化坊坊民周純熙王
仁甫楊介庵紀漢臺仲卉國張調臣等公呈前事詞
稱本坊地居極北三面臨河疊罹水災苦不堪述前
奉 劉憲准立木榜將本坊倉宿飛差永行豁免木
榜併卷案星炳詎意坊民災厄未滿本坊近於檢屍
場以前凡遇檢屍糟醋等項出自屍主棚廠供應出
自兇犯毫無波及坊民近有刑房申同差役得受兇
犯之賄併不由官親詣屍所相驗撥弔屍場相驗着
令坊民看守屍棺一切棚廠公案應用等物俱着仍
辦額外勒索票禮少有拂意卽誣鋪蓋不好擺設不

全非鎖項拷打卽鳴官究處半月廿天卽有屍到坊民前費之所逋未清又累今此之所費無措魂飛膽落一坊不寧切思所檢驗之屍乃兇犯致死之人非坊民致死之屍也安得以有罪之兇犯袖手旁觀而無罪之坊民牛殃羊替前州在任畏不敢呼今值離任誠恐奸胥弄爲成例伏乞 憲恩准飭泰州嗣後看屍應着原報屍親其屍場檢驗一切棚廠供應等物永行豁免並飭各房取具遵依甘結永無遺累則闔坊免炮炙之災一州戴不朽之德矣連名上呈等情具呈於本年七月初三日 本寺府正堂左

泰州志

卷之十

一百二十一

臺下呈准奉批仰泰州查禁報奉此該卑職於六月廿七日泣任茲牧靡不竭力殫心用晷休息愛養黎元查演化一坊原屬從前被災低窪之區曾經 憲恤豁免差徭誠與各坊不同近因前任司事者弔驗命案屍棺一節不無滋擾以致坊民周純熙等赴 憲有籲恩請免之控但查檢驗屍傷原爲冤民昭雪起見豈可因事累害無辜今奉前因傳諭該坊坊民併鄉城庄鎮知悉凡報檢報驗立時減從親臨驗明訊供定奪不許搭蓋棚廠鋪設行館併一切供膳食物等項經胥借端需索必行重處業經大張告示曉

諭飭知併行各房取有遵依在卷擬合詳覆爲此備
由具申伏乞照詳施行康熙四十六年八月廿日詳
九月初二日奉 太常寺少卿仍管揚州府正堂事
左批仰速飭禁毋再滋擾取咎繳

演化坊免飛差木榜文

江南揚州府攝泰州事通州正堂加三級周 爲
民難應空差公籲 憲恩亟免以救一坊事奉 本
府批據演化坊坊民周純熙仲斗乾仲彥公王承遠
江春瀛等呈前事詞稱泰州一邑二十一坊獨^熙等
所居之演化坊爲最下者也蓋此坊居北關末尾湖

泰州志

卷之十

一百二十三

水一至首當巨浪風暴一起屋倒牆傾自康熙三十
五年以來連滄五載斃斃子遺日食不周更有累者
州前有倉一所禁繫輕犯在內不知始自何司着令
本坊撥夫支更名曰倉宿兼之周圍墻垣着令本坊
修固名曰飛差一有踈虞卽加重刑以致衙蠹奸胥
等人勾串壞棍包攬支更着令坊民供應工食矚有
溫飽值月卽勒令本民應役欲不應役任索無休尤
可恨者惡等乘窺天色一變乍陰小雨卽將牆垣推
倒工刑兩房出簽拏脩勒令包與惡等代打土墻以
一苛十慘苦萬端^熙等前具公呈號州亟免現在批

仰捕衙查議酌免今蒙 憲臨查恤災民舟臨本坊
眞屬千載奇逢懇飭州廉將 應倉宿飛差盡行豁
免庶坊民得以安枕皆沐仁庥所致也爲此連名望
恩上呈等情具狀於康熙三十九年六月初六日前
赴 本府正堂劉臺下控准蒙批演化坊地處窪下
居民倍苦豈堪責以應差卽仰一槩豁免嗣後倉宿
等差該州設法防守支應不得仍累坊民取遵依報
查繳等因遵行在案今於本月初二日奉 本府信
票爲恭謝憲仁永戴天恩事開具周純熙等稟前事
緣由到府備行仰州卽將原詞詳批查明刊榜豎立

秦州志

卷之十

一百二十四

演化坊永行豁免諸差取具地保不致損壞甘結報
府存查毋違等因奉此擬合刊榜永免嗣後倉宿
諸差仰遵 憲飭永行豁免不得派累坊民如敢故
違許被害坊民人等赴州呈稟以憑立拿究處詳解
法在必行決不寬貸凜之愼之須至榜者康熙四十
年十月十六日豎立演化坊橋口通衢

維

康熙四十二年歲次癸未秋八月甲戌朔越初四日丁丑江南揚州府泰州知州柯榮庚謹以瓣香束帛清酌時食之儀敢昭告於

皇清勅旌上書救父孝女蔡大姑之神曰惟蔡大姑至孝極天精誠貫日祈禱救父欣逢

翠蓋南巡匍匐上書致動

天顏色霽回生起死久矣緹縈之願方仲竭力傷心哀哉曹娥之軀旋殞閨閣罕覩大吏爲之奏請古今僅見

泰州志

卷之十

又一百二十四

特旨准其表揚苦志堪型芳風足式孝貫五倫百行之先四序之烝嘗宜肅事千風俗人心之大千秋之俎豆攸光值茲春秋陳薦庶其靈爽來歆尚

饗

旌表儲烈婦徵詩啟

王晉原

海陵儲烈婦陳氏丁亥進士給諫曉堂先生之
孫女前丁丑進士龍游令中由先生之孫婦文
學濯之妻也性生凝重姿稟誠莊幼侍薇垣咏
恥謝家之雪長垂蘭佩粧羞人日之梅玉暎清
心動循禮法金鎔粹質不苟笑言迄乎冰泮春
池鳴雁聞於旭日星明秋夜飛鳧弋於霜臯奉
贄寢門棗珍心赤薦馨內則桂取香辛議著蘭
房愛聽忠貞嘉話織依書幌傾聞義烈芳聲乃
藍田之雙璧初輝而紫府之尺書奄至秦樓鳳

泰州志

卷之十

一百二十五

逝玉管霄沉漢鏡鸞孤寶釵晨碎腐心同穴矢
死靡他鄙邑無依痛叔姬之大去維摩堪托悲
月上之旋歸別館孤棲衣麻似雪兩兒置膝茹
檠如飴響寒夜之杼機凍膚折裂稅廢園之桑
柘愁緒矜嫵然且手執遺經口傳先訓丸熊子
味自忘長藿之蔬倒鳳兒衣獨綴懸鶉之結年
甫踰于三十衰已等于二毛画篋塵封憔悴飛
蓬之槁羅衣蛛網蕭條病鶴之孤不意逆豎生
心狡童犯上觸藩野鹿欲殘皎素之技婪腹妖
墓期掩清輝之魄偵穉兒之就塾陵偏簾幃窺

保姆之離堂傾翻寶瑟隻身排闥毒手操戈陳
氏義凜冰霜心堅鐵石呼天罵賊任刳衛演之
肝視死如歸寧灑萇弘之血髮膚碎裂無慚全
受之貞軀骨肉淋漓不挫常伸之正氣已而變
驚內外駭集姻親已垂絕于須臾復淹留于一
息吞聲飲泣直呼凶手之名透爪持衣明白完
貞之狀然後撫兒一慟瞑目而終此洵巾幗偉
人璇閨烈士較諸斷臂剖心之女同一潔清比
于芻容截耳之媛尤爲剛毅直與睢陽碎齒並
生色于山河太尉捐生共增輝于星日者也幸

泰州志

卷之十

一百二十六

我伯魏公奮霹靂手表冰雪心命忤伯以繫囚
銜刑曹而定辟枷脰械手白罪狀于中丞按律
行誅請大刑于司寇明彰

國法肅奉

天威早因公惡之同藁街正典立作市朝之肆輿論
快心又爲陳氏申請

綸音榮旌宅里瓣香再拜祀等神明清酌三觴酬茲
血性盤桓雙植同華表之巍崇棹楔高懸作中
流之砥柱信屬表烈明貞之至意維風礪俗之
盛心也我等近仰貞徽親瞻

褒命宜有表彰之撰述用昭懿好之公心敬望慧業
文人菥麻名宿筆紹麟史詳書魯女之焚風續
葩經備載共姜之殞長篇短製分明烈骨香心
儷句散行淅瀝風號雨泣豈但星歸婺女高吳
越之風聲抑且臺紀懷清備輜軒之採擇烈婦
之節操彌著遂垂不朽于千秋

盛朝之威勸胥彰益廣敬敷于五教矣恭陳稗引傾
聽德音

昔漢董永以粥身葬父稱孝感召天女傳誦至今瀛海有天宮村博興有孝子里而海陵復有縑絲井三地相去各數千里皆爭爲郡邑光甚哉孝難言孝子難得也然則孝子守身身可粥乎以葬父故可粥也然則父沒而身殉之孝乎然則父病而先死之孝乎然則使父生而啣悲終身孝乎雖然彼不圖父之生也彼不圖身之殞也彼不圖身殞而父存也彼不圖父存而爲己悲也父存而身殞甘矣身殞而父悲不能知矣以吾親爲頃刻難留之親以吾身爲精神不

泰州志

卷之十

一百二十八

敝之身知父而已烏知有身迨至白首愴然旣喜有如是之子旋悲其有如是之子斯孝慈兩得矣孝子黃顥以親九清病劇百計倉皇搥膺呼籲日夜勞瘁致疾親賴其勞而生親生而子死子死而親悲之而一家悲之而族之人悲之而鄉之人悲之嗚呼是其不知有身者較董孝子爲可悲而將從之泯而不彰也尤可悲也余司鐸此邦亦聞而悲之爲之傳

孝女蔡蕙傳

黃 達

蔡氏女蕙江南揚之泰州人父孕琦以明經授學正未仕將五十所生唯蕙解字義寡言笑知勤勞父母

殊忘無子會孕琦爲讐家所搆有司械治之蕙聞逮
踉蹌虞不可測搶天觸地日夜禱於所奉之斗母位
前叩頭出血溽暑濱海多蚊蚋蕙不解衣不執扇不
張帷不布枕蓆設繩榻於斗母位前寢則曲肱其上
不復歸寢飯惟惡草服唯木棉髮唯就握盥唯去垢
困憊殊甚哭禱不已孕琦旣就獄讐家又相與羅織
分黨交訟累牘盈案琦不善辭又觸鞫者事皆罪之
非琦者謂琦謀論光棍大惡例當斬疏上改緩刑蕙
前後聞之暈死者數強起自持蓋不欲死也先死亂
父心先死無人治家事日遣人詣囹圄而飯也誓父

泰州志

卷之十

一百二十九

死俱死先死非徒無益也卽爲厲鬼未必能救人殺
人而目眞有所不瞑其母氣鬱傷目呻吟臥牀席事
無巨細蕙主之父繫四載供給拮据出入顧恤者悉
書簿冀父脫罪而報之寒暑迭更寢處不覆不藉戊

辰冬

聖祖議閱河 親幸淮揚蕙聞之竊喜爲叩

閩計里人覘其志白州尉尉大懼懼犯 蹕罪株及令

保甲隣里伺之撓其行已巳春

駕果南巡將至揚蕙佯不出伺者以蕙怯弛防蕙乃偕

女使一囑母弟王買舟潛出至郡

駕已渡江時孕琦尚在郡獄始遣人致命於父父大驚
亟阻之蕙誓以必死無復還理有僕阮南石林見之
皆泣下不止願冒死隨行往返再四父乃許始爲蕙
草奏疏蕙受之迎無錫值微雨

駕從九龍山回卽御小龍舟如飛萬姓環瞻蕙捧疏伏
而號而龍舟已過倉間忽聞紛傳

萬歲問何事蕙急躍入一小舟舟子懼不敢前遙見黃
衣侍衛立船頭招左右手舟子乃前

聖祖從龍舟開窓俯視命受其疏坐覽一二行輟而起
蕙俯伏驚訝

秦州志

卷之十

一百三十

聖祖更衣復坐執疏覽畢問此本孰爲汝作奏係臣父
聖祖復覽又問跪汝旁者何人奏係臣家生子問女使
奏係臣奶子

聖祖婚語親王大臣語不能辨舟尾之而行傳
旨令蕙暫回乃下扈從大臣直隸巡撫于議于以扈從
北去奏勅兩江總督傅因檄揚州府施再檄按察司
高前後鞠皆得其實平反同辭制憲復親鞠如所議
疏上罪誣者孕琦得釋遠近聞之傳爲異事以爲緹
縈之後又一見云

記蔡蕙事

成都費密

志有所篤盤鬱沈結而不移常有不可爲者決爲之
爲之獲以終就移山步地擊虎搏蛟與一切訟冤雪
恨之事方萌兆也衆人疑殫難成安退遏止之意生
焉志果而遂氣完氣完而遂勇出鬼神避之天道助
之其事明白顯著者皆古之奇偉丈夫也女子矣少
則閉之帷簾之中織紝蚕刺是事衣侈袂裳襞緝擇
地而行舍齒而語非父母兄嫂不見非庭階庖漏不
過柔纖婉弱天下寧有如女子耶然從軍也難苦莫
勝而本蘭代父殺人也惕懾難前而陸氏報仇至荀
菘之女劉遐之妻不自以爲帑幙不可得也堅定自

秦州志

卷之十

一百三十一

決卒以遂志賦咏紀載歷世不絕苟毅烈善斷咸足
以立乎古人所見古人書之以至於今吾所見若蔡
蕙不可令後世遂泯泯也蔡蕙秦州女子父學正蔡
孕琦爲仇家所陷下獄論死蕙奏書覆鞠父得生還

父還踰年乃嫁夫 昭陽李麟爲之長歌

歌附載	蔡氏有女名曰蕙弱質盈盈四德備桃
天將賦年及笄	父罹奇禍園扉繫百兩來迎中心
煩矢志不嫁	理父冤欲叩帝閭阻虎豹花貌
終朝滴淚痕	有牀不眠眠草土有穀不衣衣藍縷
蓬首垢面跪	中庭夜禮斗月巳到午三年不改志
彌堅惟冀格	天我憐歲在巳巳中春月官
家南祀禹廟	旋樓船百丈下武林東沿吳會入蘭
陵慧山寺前	馳羽騎春申祠畔颺龍旌有女匍匐
持寃狀一葉	獨進重瞳乍見爲愕然左右傳呼命
不移情相向	

之前汝言無恐怖沉寃獄願沒為婢將父贖
曰汝言無恐怖沉寃獄願沒為婢將父贖
呼伏惟曰賢孝女矜不辜情辭慘惻動當宁
帝顧歎曰賢女矜不辜情辭慘惻動當宁
死脫桎梏嗚呼賢女不來只兩人生勝男實可欽後
有蔡蕙前緹縈二千年來只兩人生勝男實可欽後
事不愧殺子人緹縈二千年來只兩人生勝男實可欽後
間不愧殺子人緹縈二千年來只兩人生勝男實可欽後

泰州志

卷之十

又一百三十一

泰州散里碑

古今來鉅公偉人敷歷中外承流宣化不獨一
邑受其賜而一邑之父老子弟獨有所感激于
心者惟其有剝膚之災不與他邑同而賴此鉅
公偉人爲之明彰德威芟蕪平治是以稱舉姓
字傳說事蹟則拱手加額坐者起行者止歌思
感泣非他郡邑比也如我泰州里遞之害所謂
剝膚之災也里遞者前代之敝政損下以益上
而不恤者也秋米三十三石爲一甲十甲爲一
圖歲輸一甲爲里長銀米輸納惟里長是問有

泰州志

卷之十

一百三十一

不足則鞭笞又不足則賠補富厚有力者傾橐
以畢事貧且懦者最上鬻田產其次鬻兒女其
次鬻妻孥最下則逃死于四方而累及于同差
之人故凡輪差者穀觫如就湯火而因以爲利
者則吏胥也有管年有小總有櫃書有比費有
票禮應比之日繚緲林立酒食淋漓風雪滿空
吏胥重裘呼叱其間里長衣懸鶉受杖溽淖仰
視吏胥若鬼神然往往叩頭乞哀以邀一言之
揅然吏胥之害視年月爲更換無定甲無定人
而長子孫于其中爲十甲之司命者則書手也

書手有缺價其多者至數百金十甲之中無歲不供奉無事不周旋田糧之隱現惟命則例之多寡惟命輸納之後先惟命銀米之人與不人歸農粟之給與不給亦惟命又有所謂里催單差者狼狽爲奸鄉民輸值大差書催工食每圖以百金計較正供爲倍重小民逡巡畏恐自知綿力不足以支持萬一也則皆乞靈於書手而奉之以重金日包差銀父母凍饑妻子啼號不暇顧卽正供亦不暇顧惟包差銀之是亟小不如意則書手委而去之吏胥受其指麾駢集而

咆哮于鄉民之家家且立破書手乃復出僞爲排解糜費必十倍于前支分而節解之以饜其貪饕蓋書手之威尊而小民之命賤如此數百年來雖各郡邑之受害或不盡如秦州而秦州之害則膚親受之談虎而色變者也我

聖祖仁皇帝知臨萬方洞察前弊

特命天下直省百姓田糧自行輸納或不以時至則罪坐本人與他人無與舉所謂里長書手者一切革除深仁厚澤跨越前代新制既定天下久奉行矣而秦州獨寢不行蓋前之因以爲利與

子孫于其中者造言搖惑多方聳怵謂行之且不便于官而泰州剝膚之災于是乎獨不可解康熙六十一年

大司馬查公奉

命總制兩江開誠布公弘宣

德意吏畏民懷泰州之民以不散里之故相率赴訴於轅門而公聞之愕然曰革除里役乃

聖主特恩天下誰敢有不行者泰州獨寢不行謂國法何則檄藩司又檄臬司及維揚郡守取供狀來而吏胥陰相比周仍遷延不行雍正元年

泰州志

卷之十

一百三十四

藩伯鄂公典試雲南還京復

命晉陟旬宣蒞任方新一意爲民除弊泰州之民以爲里役不散沮格

恩綸弊無大於此者據實以告公則歷稽案牘見有制府之檄已嘗震電憑怒大聲疾呼刻期俟散里之報而吏胥敢持其柄窟宅憑依具如泰民之所言也復以檄下府州趣令遵

旨散里且謂制府前檄兼及臬司原以寢命不行律應重比門罰飭法刑章具存散里之行不可須臾緩而窟宅者仍復左右支吾企幸于歲

月之展轉公知其不可以德化也因秦民之屢
控而震明雷電迅厲以奮擊之咨約于

臬憲請命于

制臺符簡霆飛執三尺以隨其後維時窟宅之輩
乃始震恐喪魄駢首服辜於桁棘之下而秦州
數百年來剝膚之災于是乎頓解旣解而秦民
之輸賦於官者如流水之源浩浩而來滔滔四
集踴躍歡欣前歌後舞不待督責期約而自然
麇至蓋省私費卽以裕公儲而姓名各達於官
則無所推諉惟恐已賦之或逋而譴阿及之也

秦州志

卷之十

一百二十五

多寡重輕各如其分之所應辦者爭先輸納以
免於罪戾而專力於耕耘且小民非甚無良也
仰見我

聖朝禁革苛政以安民生而

賢公卿大人又爲之除去梗頑勤施惠澤所以爲
民計者至深且厚我小民食德服疇涓埃莫報
維茲租庸幾何顧猶或緩于輓輸致煩執事之
憂勞其何以自立於高厚之內是以發徵期會
有所不事而納賦以時小民于此有天性焉而
前者乃必欲責成于里長之一身而蕩覆之不

恤亦見其誤也是舉也維

聖天子聰明睿知早有以深燭乎萬姓之忠勤而因以編解乎天下輪差之困阨創制立法廻異煩苛然非

查鄂兩公仰體

宸衷威照並行德刑兼用則亦無以解一邑之災而俾得與天下之民並受生成於大造也夫兩公之勲業爲傳霖爲郇雨潤澤遐邇襄贊

昇平受其恩者不獨一州而一州之父老子弟獨感激于不忘者散里一事解其膚受之痛楚而

秦州志

卷之十

一百二十六

與他邑不同也昔者韓忠獻公范文正公爲宋賢相功在天下矣而秦州至今獨父母思之神明祀之者興教勸學自韓公始而築堤捍海皆范公經畫之所貽也魯叔孫穆子之言曰最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是之謂不朽如

查鄂兩公功德之及于秦州者可與韓范二公並垂不朽是以秦州之民旣勒諸珉碣又詳書其事于志乘昭示永久云

補載

重修試院記

仲鼎龍

今上嗣位元年覃敷文教開科以進四方之士四月臨
雍講學祭

先師興秩節環橋門而觀聽者萬人得與此典者悉
有賞復 諭各省大吏學臣凡直隸郡縣量地小
大酌增入學名數有差由是薄海內外無大無小
爭自濯磨以赴功名之會吾州士大夫踴躍興起
重新試院譬天將時雨農夫先修封疆以待大澤
之至於以知聖人之德過化存神能使海邦下邑
鼓舞赴公而忘其勞也夫國家根本在人才人才

泰州志

卷之十

一百三十七

進途由考校天下治平百年矣仁漸義摩禮陶樂
淑士皆得涵煦陶冶以成其材文治駸駸日進於
古邇來司文章之柄者率皆

天子親信大臣苞苴請托岸然屏絕故凡有所挾持者
皆能有以表見然必居有寧宇持衡者乃可息心
澄慮辨黑白而較分劑而士之搦觚就試者亦得
聚精會神從容以殫一日之長此吾州試院之修
爲汲汲也吾泰地居揚屬中權舟車之所會地大
物衆穀芻素饒魚鹽蜃蛤日鬻於市赴試者稱便
焉初州治東有察院明萬曆問海氛不靖關西李

公道吾秉鉞吾州張而大之規矩較前宏濶
本朝德威遠播海波不興數十年來銷烽灌燧無鷄
鳴狗吠之警撫軍歸併吳門此署留爲試院蓋維
有歷年矣但燥濕不時堂楹傾側靡靡入於衰壞
廣文徐南村先生憂之乃亟請於邑侯魏公曰此
屋不修勢將廢新之便估工度材爲費甚夥計無
所出二公謀曰童子例應郡試舟寓悉有所需請
命太守發匙鎖院以卷繳閱省往來之費作修葺
之資此不費之惠也乃酌其人力之所能者斂
之得若干緡又移會江臯諸邑並州之紳士皆量

秦州志

卷之十

一百二十八

出貲以襄之且恐吏胥之侵漁工役之怠曠愼延
紳矜之廉能者董其事或鳩工或庀材或注記出
入併力經營舉棟梁板檻之撓析蛀朽者易之蓋
瓦敏輒之腐敗者更之期月門堂堂室宇復完如初
夫頽廢幾何年一旦釐然就理然則物之興廢雖
日有時豈不以其人哉吾又聞之利不百不變法
害不百不易制堂下東西文場向無定宇督學至
植木覆茅卒辦臨時故試日一遇陰霾上雨旁風
污損卷牘至考案坐具盡取給市肆胥役不謹苟
且塞責机隄欹側以竹牽之一生欠申舉號騷動

故與試者恭然難以終日今皆掃除其迹而更張之新構瓦棚高朗爽塏牢固而不可動試器皆專造寬平堅厚不移而具故士之入號作文者一如其在私室焉工既訖二公集州之士夫而落之酒半而起而請者曰此地向爲公署今修之得無類鵲之營巢者乎二公曰否否試院之重葺皆屬各邑諸生膏火館餼辛苦之資後之貴人達官乘軒而入吾境者知爲督學之專舍校士之公所猶欲聚族而托處焉必不然矣雖然事之垂久遠而不朽者初非一手足之烈將來官是上者能體

泰州志

卷之十

一百二十九

子作人之意念二公及里人締造之勤爲之似續而綢繆焉則吾郡士之得沐廣廈之庇者正未有艾也是爲記

育嬰堂碑記

杜光先

州之有牧也歷代名賢指不勝屈有以治績著美有以風雅流芳各見所長而已未有兼衆善而集其成廣好生而爲其創如我萊蕪魏公者公山左世胄以名進士出宰中州恭膺特簡撫我泰邑莅政以來留心民瘼凡生聚教養之道興利除害之方委曲講求辛勤撫字剖俸以修城廓設法以浚溝渠先賢之

祠宇重新東海之疆園日固祈晴禱雨拯溺救饑施醫藥而閭巷春回葺浮香而梅花句夥折獄期於無獄恤刑可以措刑仁政仁心難以枚舉民歌愷悌野樂桑麻九年如一日也久矣夫保民如保赤矣壬寅秋復念泰邑隸在海濱休養旣久生齒日繁其間窮通不一時命難齊遺嬰道路往往有之公惻然興思穆然遠慮於是育嬰堂之建首捐清俸爲士民倡司馬黎公更爲贊助不辭勞瘁不惜已貲以共襄乃事一時同城文武紳矜士民踴躍爭先萃爲善舉不兩月而堂告成延碩德紳耆以董其事置衣物備工

秦州志

卷之十

一百四十

價出入度支條分縷悉具有成規無容紊亂更欲置膳田立恒產次第經營周詳盡善俾斯堂得垂久遠羣嬰有所依附皆公好生之德有以成之也行見蒼生戴德襁褓沾恩沛合邑無疆之福開萬嬰再造之天其深仁厚德較歷代名賢可謂集大成而廣好生矣豈區區衢歌巷祝足以頌公之德於萬一也耶是爲記

與志館友論甘烈女書

海陵學正 徐大中

百年軼事重費先生春秋之筆此誠海陵盛舉也聞州之北城外招賢鄉有烈女甘氏許字冷姓子兩家皆村農冷子病女請於父母意欲往侍湯藥父母不許及冷氏子卒三日後女卽從容自經相從地下時州太守段玉川先生聞之親造其廬並偕寅寮及州之紳士往薦蘋蘩且致賻焉併爲歌詩以咏其事烈女誠賢矣段公維持世教激勸人心之意尤不可沒也未知曾入志否特字相詢又吳野人先生不但人品高不可及而詩亦直宗工部想當作傳入志以存

泰州志

卷之十

一百四十一

風雅於荒烟蔓草之餘也併乞清照不宣